

笑林廣記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舊



# 序

宇宙內形形色色。何莫非行樂之資。天壤間見見聞聞。孰不是賞心之具。僕自束髮受書。於今更數十寒葛矣。嗒馬齒之加長。志空伏櫪。望鵬程而莫及。身阻登梯。造鳳無才。不克和聲而鳴盛。續貂乏技。安能大筆以起衰。胸內悉蘊。穢磊塊。端須洗酒三杯。眼前多變幻。烟雲輒自填。詩一曲。用效莊周之幻化。聊全曼倩之談諧。遂不覺轉然成喜。破涕爲歡矣。爰自杜門謝客。假余歲月寬閒。閉戶著書。讀彼光陰迅速。抒胸中所記憶。必教盡相窮。形佐捫唇成文章。原屬耳聞目見。倘或逢人說鬼。對客解頰。有時拍案叫奇。供余口。遂使敵盧。頓作爲安樂窩。鼓大塊。盡成爲歡笑場。豈非一時快意事哉。乃到門多請事鈔。傳書直會。夫紙貴爰入市。以付剗鬪買。奚需以爭爭。世有同我以譏刺勸諷。有關名教者。非余之知音也。世有謂我以喜笑怒罵皆成文章者。則余之知己也。

光緒二十有五年歲次己亥仲夏平江程世爵序

# 笑林廣記目次

老斗.....一

套詩.....一

述夢.....一

盜官.....二

斗銘.....二

驗鴨.....三

捏風.....三

問心.....四

畫影.....四

爵諱.....四

捉鬼.....五

念書.....五

問字.....五

題真.....六

耳語.....六

酒品.....六

代庖.....七

伶兒.....七

謝媳.....八

半魯.....八

訟諱.....八

頭紅.....九

儒醫.....九

湯圓.....一〇

咏鐘.....一〇

屁精.....一一

背送.....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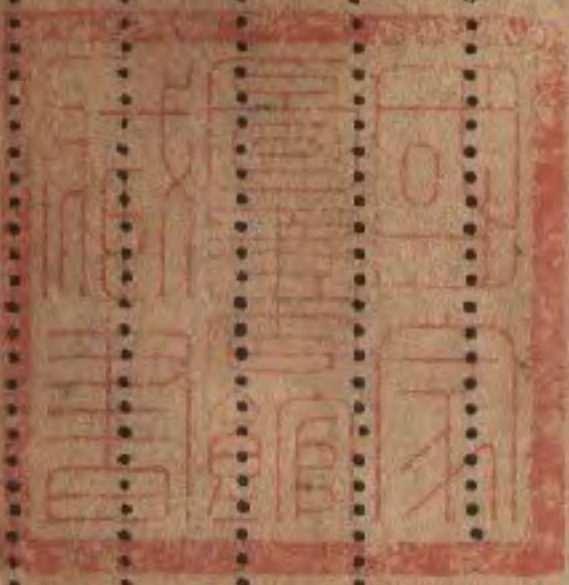
刻板.....一二

偷酒.....一二

拋文.....一三

試對	頭鳴	遺茄	冰人	吃齋	再醮	老婆	疑卵	論扇	問年	大蚊	粗心	疑糞	問猴	削尖	驗封	怕雷
.....	.....	.....	.....	.....	.....	.....	.....	.....	.....	.....	.....	.....	.....	.....	.....	.....
一三	一三	一四	一四	一四	一四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六	一六	一六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八	一八

認鞋	恍惚	量小	搽藥	借馬	警嫖	破傘	好睡	驗毛	潔癖	諧譚	談天	謬誤	諧通	捻繩	鼻硬	卵變
.....	.....	.....	.....	.....	.....	.....	.....	.....	.....	.....	.....	.....	.....	.....	.....	.....
一八	一九	一九	一九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二	二二	二三	二三	二三	二四	二四



酒誓……………二五

懶婦……………二五

梭胡……………二五

醉鬼……………二六

驢雲……………二六

戲謔……………二七

幹令……………二七

優三……………二七

天祐……………二八

盤語……………二八

醫詩……………二九

脫褲……………二九

債精傳……………三〇

聖賢愁……………三四

請分子……………三五

嗇刻鬼……………三五

鬼擇主……………三五

死要錢……………三六

嘲探戰……………三六

包工活……………三七

聽笑話……………三七

打手式……………三七

小親家……………三八

嘲馮姓……………三八

龜蛇對……………三八

蛛絲襖……………三八

乾親家……………三九

不懂眼……………三九

嘲中人……………三九

萬花盆……………四〇

口頭語……………四一

不利語……………四一

聞鼻煙……………四二

喫麻團……………四二

856.8  
7655  
24

妾吟詩	四二
歇後詩	四三
破承題	四三
縮脚詩	四四
嘲笑姓	四四
名讀書	四四
炒筍肉	四四
三笑詩	四五
睡鞋詞	四五
便壺賦	四五
登坑詩	四五
悼妓詩	四六
童生文	四六
偶戲對	四六
部院詩	四七
教官對	四七
蘿蔔對	四七

竹苞堂	四八
万字信	四八
五臟神	四八
賴節禮	四九
錯用醋	四九
養百齡	五〇
關一關	五〇
賣古董	五〇
攔刀攔	五一
上臺口	五一
爭上下	五一
我不去	五二
嘲舉子	五二
嘲大字	五二
嘲看表	五三
鬼怕色	五三
丐換形	五四



1350843

老前輩	五四
喜寫字	五五
嘲通品	五五
新姑娘	五六
棋譜銘	五六
生員對	五七
嘲時事	五七
鬼挑擔	五七
嘲土娼	五七
聞洋煙	五八
搭拉酥	五八
強出頭	五九
臭烏龜	五九
聞鼻烟	六〇
拜把子	六〇
鼻頭官	六〇
嘲武弁	六一

水酒詩	六一
看上了	六一
厚臉鬼	六一
犬識字	六二
牛聯宗	六二
千金子	六三
魂作闊	六三
三生鏡	六四
避首度	六四
醉了來	六四
誘誘誘	六五
問靴價	六五
嘲州同	六五
嘲州縣	六六
三不看	六六
權內令	六六
嘲戳記	六七



嘲場官	六七
耍光棍	六八
嘲狀元	六八
糊塗蟲	六九
弄功名	六九
六品御	六九
讚老手	七〇
嘲候補	七〇
嘲現任	七一
扁四嫂	七一
不識貨	七一
讀白字	七二
蘇空頭	七二
我何在	七二
插草標	七三
騾馬市	七三
看不見	七三

嘲禿子	七四
嘲禿子	七四
寫別字	七四
癡疑生	七四
刮地皮	七五
黃鼠狼	七五
嫖妓詩	七五
十萬富	七六
喜奉承	七六
硬賊官	七六
嘲京官	七七
首縣對	七七
酒樓題壁	七七
丫環聯句	七八
醫生祭文	七八
聯字酒令	七九
羅浮論道	七九

吟詩受辱.....八〇

廚子能詩.....八〇

詩客留宿.....八一

小試冒籍.....八二

不離本行.....八二

嘲館膳詩.....八二

丐妓對聯.....八三

負固不服.....八三

門葉園序.....八三

詩翁治病.....八三

蒙師問風.....八五

先生晝寢.....八五

學師讚禮.....八六

先生妙喻.....八六

數官保升.....八六

白字先生.....八七

唆卵先生.....八七

小恭五兩.....八八

辭館對聯.....八八

廣文懼內.....八九

陰間秀才.....八九

晝寢講章.....八九

蘇杭二州.....九〇

我也擠他.....九〇

夫妻反目.....九一

被窩風大.....九一

打上頭來.....九一

上轎大哭.....九一

饑婦看雪.....九二

雙鈎撓起.....九二

妻拒物小.....九二

嘲張姓詩.....九二

姑娘說妙.....九三

相約相誘.....九三

恭喜也罷	九三
死後怕風	九四
學究批文	九四
上下倒置	九四
待詔追影	九五
夢擲骰子	九五
陰陽學台	九五
人情若魚	九六
鯉魚討封	九七
百鳥朝鳳	九七
家人匾對	九七
萬壽無疆	九八
龜雀結盟	九八
黃王連宗	九八
二匠駮富	九九
蒼蠅結拜	九九
口鼻相誦	一〇〇

怕考生員	一〇〇
木雕泥塑	一〇〇
虛有其表	一〇〇
窮人借債	一〇一
兩人同嫖	一〇二
偷兒賣杏	一〇二
船家交運	一〇三
紙糊褲子	一〇三
弟弟躲帳	一〇四
窮人娶親	一〇四
新立行規	一〇五
窮人遇賊	一〇五
窮鬼借債	一〇五
家當一文	一〇六
窮神借餉	一〇六
利水學台	一〇七
庸醫治痢	一〇七

姑嫂站門.....一〇八

和尚抱鼓.....一〇八

僧入魚腹.....一〇八

一字笑話.....一〇九

一摸之緣.....一〇九

畫士問答.....一〇〇

鏡裏人心.....一〇〇

獸醫治喘.....一一一

烟酒並嘲.....一一二

顯者緩頰.....一一二

虱蚤結拜.....一一二

孝廉方正.....一一三

官場妙喻.....一一三

五大天地.....一一四

蚊蟲結拜.....一一四

繩道觀風.....一一五

不改父業.....一一五

七字左鈎.....一一五

有你沒我.....一一六

小班喝道.....一一六

和尚嫖妓.....一一六

化子叫城.....一一七

犬像老爺.....一一七

武弁看戲.....一一八

堂屬問答.....一一八

費郎納官.....一一八

嘲候補道.....一一九

選補並朝.....一一九

京官慳吝.....一二〇

大人遺澤.....一二〇

後庭博金.....一二一

幫辦公事.....一二二

臨陣脫逃.....一二二

聽訟異同.....一二二

望氣識官	一二三
武弁拋文	一二三
土包作闊	一二三
翁嫗向火	一二四
妄自尊大	一二四
大騙小騙	一二五
送父上學	一二五
鄉人進城	一二六
鬍子漱口	一二六
南北兩謊	一二六
大小相錯	一二七
豈敢豈敢	一二七
合事老人	一二七
弟兄兩謊	一二八
譬莖相爭	一二八
正花居士	一二八
相士言痣	一二九

上下相同	一二九
老民保養	一三〇
龜蛇轉生	一三〇
土地還願	一三〇
護月善求	一三一
偷肉偷油	一三一
夫妻頂嘴	一三一
魁星教讀	一三一
送行笑話	一三三
蜂雀結拜	一三三
耍打就罵	一三四
鬍鬚過人	一三四
陶人生子	一三四
罕譬奇喻	一三五
這就難了	一三五
富翁求鬚	一三五
老翁四耍	一三六

笑林廣記 目次

何至如此	一三六
蕩囊善謔	一三七
龜蛇結拜	一三七
水族過年	一三七
物大物小	一三八

傻子赴席	一三八
瞎子吃魚	一三九
獸子成家	一三九
懼內啣骨	一三九

# 笑林廣記

## 老斗

一鄉下老。力田致富。酷慕城中人看戲。下館子。叫相公。惟恐其不在行。逢人便領教。或告之曰。你要叫相公。先去下館子。須要極貴之菜。至於如何看戲。怎樣叫相公。他必一一告之。鄉下老如其言。先下館子。堂官問用何菜。鄉下老說。什甚貴。拏什麼。堂官揀一極貴之菜與之。又問如何看戲。怎樣叫相公。堂官一聞此言。卽知是個中老斗。唯之曰。你要看戲。我去占坐。你要叫相公。快跟我來。把個老斗帶至僻靜之處。扒把褲。玩了一個不亦樂乎。鄉下老甚覺高興說。想不到叫相公如此舒服。會了鈔。忙去看戲。看到下午。見人帶相公去吃飯。他也帶相公下館子。覓一雅座。先要極貴之菜。後說要叫相公。相公在旁。甚覺詫異。說我就是相公。因何又叫。想必因我不應酬之故。忙脫褲以臀就之。鄉下老大怒。說你別來哄我。你當是我沒叫過相公呢。我花錢不能叫你舒服。

## 套詩

一僧帽被大風吹去。或套黃鶴詩誦之曰。帽子已隨大風去。此地空餘和尚頭。帽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悠悠。悠悠。

## 述夢

來。有人愛作日記。夜作一夢甚奇。亦記之。並作述夢詩四句云。夢境亦奇哉。糞門一道開。髣髴要拉屎。越拉越進來。

### 盜官

一盜爲里黨所逐。攜賊竄跡他省。遂捐官焉。勢利者。以女妻之。伊在需次。恣意揮霍。所用甚奢。未測其財所自來。暮出曉歸。形殊詭秘。妻問之。惟以夜宴對。妻終疑之。一夕華夜出。妻躡其後。見其入敗寺。易短衣。悄步而行。至僻菴。出斧鑿壁。俄成一洞。蛇行而進。妻急歸。集婢媼易男裝。僞爲巡夜者。伺於洞側。俟夫出。齊捉之。俯伏不敢仰視。曳下重責二十。提褲而起。四顧無人。不知尋役輩何往矣。易華服。叩門而歸。妻問昨夜何往。伊以夜宴看劇對。問演何劇。答曰。長生殿全本。妻曰。吾聞昨夜止演的雜劇。開場是燕子箋。鑽狗洞。末場是勘皮鞭。打竹篋耳。伊知敗露。紅漲於面。不敢措一詞。妻指天劃地而罵曰。汝乃穿窬之輩。溷跡於衣冠之中。廉恥已經喪盡。不意既仕之後。復萌故態。仍不改昏夜之行。以此知貪黷兇殘之吏。皆昏夜乞憐。白晝驕人之徒耳。夫也不良。終身失望。吾甯爲丐婦。恥爲盜妻也。言訖。出門而逝。

### 斗銘

日用各物以斗名者甚多。都中挾優者亦謂之斗。且謂之老斗。不知何所取意。蓋挾優之斗。人類不同。日用之斗。情形各異。今時將日用之斗。撰以斗銘。竟有與挾優之斗相肖者。錄之以博一粲。

旗杆斗。比假澗極窮老斗。高高乎妄自尊。空空兮窮措大。望之不可及。有名而無實。



量米斗。比客商老斗。富貴大商。氣慨端方。滿則終覆。傾盡糟糠。  
熨衣斗。比跟官老斗。有錢熱斗。執熱怕涼。吹噓用人。浮躁飛揚。  
烏烟斗。比愛吹妝虛老斗。滿腹盡屎。一竅不通。烏烟瘴氣。執迷一生。  
香斗。比喫鑲邊老斗。紙糊老斗。滿腹盡灰。愛吃鑲邊。口是心非。  
門上斗。比下等老斗。下等相公。抱關小吏。既卑且污。左右並肩。鬱壘神荼。  
魁星斗。比窮舉人老斗。甫掇一第。暫借文光。空空妙手。傀儡戲場。  
墨綫斗。比各部經承老斗。虛有墨瀋。吐絲抽毫。要人牽引。不拔一毛。  
老斗。比窮老斗。本不像斗。亦要妝虛。淋漓有限。點點滴滴。  
剃頭擔上斗。比應試舉子老斗。頭戴金頂。東走西跑。局面不大。眼孔更小。

### 驗鴨

主人請客。酒菜淡薄。鴨子瘦而小硬。一生客誚之曰。我昨日下鄉。遇一官相驗。乃是一隻死鴨。主人曰。豈有驗鴨之理。客曰。親見填爲屍格。驗得已死鴨子一隻。仰面面色黃。眼閉口開。肚腹塌陷。兩肩聳。兩腿伸。項下有刀一處。寬三分。深抵骨。骨未損。乃係生前挨餓。病後受傷身死。

### 捏虱

一人脖子上。一虱子。用手捏下。恐人嫌賸。忙擲地曰。我當是一個虱子。原來不是虱子。一人在地檢起。譏之曰。

我當不是虱子。原來是一個虱子。

### 問心

六弟兄同居旅店。老大登廁。見糞坑內。有一柿子。訝之曰。是誰的心落在這裏。適店東看見。亦誤認是心。來問老大。老大說。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黑的。不能那樣。亦又問老二。老二說。也不是我的心。我的心不在胸中。現在脅下。又問老三。老三說。更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兩個聯在一處。人人常說我有二心。我何嘗是一個心。又問老四。老四說。我的早已丟了。至今尙未去尋。所謂有放心而不知求者。卽是我。問老五。老五說。我的心早壞了。若不是胆包着。早掉了。又問老六。老六說。我生下來。就沒有心。故人常罵我天生來沒良心。我何曾有過心。

### 畫影

一老陝驥富。欲畫影像懸之祠堂。託一鄉下人去辦。竟誤買春冊一幅。老陝不知也。到祭祀之期。男婦咸集。老陝打開一看。謂衆人曰。你大家等等再來。咱的祖宗還在那裏睡覺呢。

### 爵誦

爵有五等。公侯伯子男。功在五等以上者。乃封王。想當初寵錫功勛。何等尊貴。到而今代遠年湮。式微日甚。其窮不敦品。更有甚於閒散之人者。有人以同音不同字之語嘲之曰。何謂公。了頭老婆硬上弓。何謂侯。一毛不拔白喫狗。何謂伯。胡吹亂撈。何謂子。寡廉鮮恥無賴子。何謂男。少喫無穿實在難。何謂王。窮凶極惡等閑亡。

## 捉鬼

玉皇命鍾馗至陽世捉鬼。鍾馗領旨。帶領鬼卒。到下界。仗劍捉之。誰知陽世之鬼。比陰間多。而且兇。衆鬼見鍾馗來捉。那冒失鬼上前奪劍。伶俐鬼搬腿抽腰。討賤鬼拉靴摘帽。下作鬼解帶脫袍。無二鬼掀鬚掠眉。窮命鬼竊劍偷刀。陶氣鬼掘鼻碗眼。釀臉鬼嘮俚嘮叨。衆鬼跌倒身上。色鬼雙手抱住。這鍾馗有法無法。衆惡鬼既號且吡。鍾馗正在爲難。忽見一胖大和尚。幡幡大腹。嘻嘻而來。將鍾馗扶起。說伏魔將軍。爲何這樣狼狽。鍾馗說。想不到陽世之鬼。如此難捉。和尚說。不妨。等我替你捉來。這和尚見了衆鬼。呵呵大笑。張巨口咽喉一聲。把衆鬼全吞在肚內。鍾馗大驚。說師傅實在神通廣大。和尚說。你不知道。這等孽鬼。世上最多。也合他論不得道理。講不得人情。只用大肚皮裝了就是了。

## 念書

一少年落夜船。有人挨至身邊。將陽物插入臀眼內。少年駭問何爲。答曰。人多擠進去了。又問爲何只管亂動。答曰。他生來就愛搖晃。少年曰。愛搖晃。想來是一個念書的。

## 問字

一和尚問秀才曰。禿字如何寫。答曰。不過我的馬鞭彎過來就是了。和尚說。因何要彎。答曰。好打你的禿屎。一太爺問書辦曰。大字如何寫。答曰。太爺的卵子。挪在肩頭就是了。太爺說。爲何要挪。答曰。太爺的卵子。六親不認。

擲在肩頭。免得惹禍。

### 題真

一秀才善譏諛。一老翁寫真乞題。秀才題畫工真彩。老貌堂皇。烏巾白髮。龜雀呈祥。老翁大喜。後有讀之者曰。橫讀則畫老烏龜也。老翁毀之。有隸卒乞書門聯。秀才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隸卒大喜。其酒饌乞卒成之。遂書曰。英雄手執貓竹板。豪傑頭帶野雞毛。隸含怒。秀才後因談諛。黜儒爲吏。作口占自嘲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繖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翎。

### 耳語

呂新吾先生云。天下事無不可對人言。若不可對人言。其事可知也。士大夫磊落光明。正言讜論。侃侃而對。無所謂耳語者。近今世風日澆。竟有賓客宴會之際。每每攜友離坐。另覓無人之處。其咕囁小語。宛似女兒。挽頭交語。一如伉儷。良可慨也。然世間亦有因耳語之人。更有應私語之事。譬如偷情。月下星前。夜半私語。香口密約。惟手言私。此應耳語之人。譬如優伶。一見相知。百般親密。左右並肩。攜也。此應恐人知私語之事也。試問喜耳語者。果其人乎。果其事乎。予曰。不然。

### 酒品

人事皆有品。惟酒品不一。花間月下。曲水流觴。一杯輕醉。酒入詩腸。此之謂儒飲。如雅人蘊藉一般。二三良友。

月夕花晨。名姝四座。低唱淺斟。此之謂仙飲。如瑤池醉月一般。禮席豐筵。繁文縟節。終日拘攣。惟恐僭越。此之謂凶飲。如拘禁罪囚一般。杯不厭大。酒要滿斟。持籌呼馬。大肆鯨吞。此之謂驢飲。如行路渴驢一般。冠袍帶履。坐分昭穆。讓箸舉杯。納身軌物。此之謂葬飲。如衣冠斂葬一般。倒地漫罵。嘔噦成渠。僵臥不醒。人事不知。此之謂尸飲。如餓孳倒臥一般。友人田飲詩曰。邨酒香甜魚稻肥。幾人暢飲到斜暉。天寬地闊知何有。家家扶得醉人歸。此又飲中逸品。

## 代庖

一富翁六旬無子。姬妾雖多。實因才力不及之故。友勸之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蜾蠃且然。何況於人。老兄何不覓一強幹有爲之人。暗中代庖。既可藏拙。又可息力。並可坐享其成。若生子猶勝於螟蛉也。翁然之。即託其友爲之。斡旋友覓一禿頭隻眼之人代之。事畢。翁見而怪之曰。你因何覓一六根不全之人。即有子亦非我族類也。立飭其妾擠而出之。誰知用力太猛。精尿一齊擠出。流入溝中。冲出一個耗子來。翁悔之曰。想不道此人有這樣好種。竟是一個反穿灰鼠褂子的先生。少頃。又爬出一個烏龜來。翁又轉悔爲喜曰。虧得有此一擠。敢情是一個披甲兵丁。

## 伶兒

一翁富而不仁。老而無子。當在神前獻戲。虔求生子。夢神告之曰。爾刻薄成家。理應絕嗣。念汝一片志成。賜汝一子。後果生子。因唱戲而生。即名之曰伶兒。及長大有瘋疾。每發。必須唱戲。戲作則病止。戲止則病發。老夫婦溺

愛情深。只得日事聲歌。仰承色笑而已。孰知卜其晝未卜其夜。忽於夜間。其瘋大發。兩夫妻驚惶失措。乃安慰其子曰。夜半無處覓戲。我二人作戲你看。於是脫衣上床。翻雲覆雨。倒鳳顛鸞。真是聚精會神。有聲有色之戲場也。其子呼且罵曰。我不看這個戲。我要看那個戲。這個戲無行頭。無鑼鼓。我不看。其父一聞此言。大怒說。你這娃娃也太豈有此理了。皆因夜間沒得戲。我二人纔作這個戲。你不看這個戲。那要看那個戲。個戲乃是求你之戲。這一個戲乃是生你之戲。我二人當初如不作這個戲。你今還看不見那個戲呢。

謝媳

一翁偷媳。媳不從而訴於姑。姑曰。這老烏龜很像他的老子。都有這個毛病。媳知是世襲。從之。事畢。翁與媳曰。多謝娘子美情。媳曰。爹爹休得如此客氣。自己家裏現成的東西。又不費事。那裏謝得許多。

半魯

把弟兄善談諧。把兄具帖請把弟吃酒。上寫某日某時半魯候敘。把弟看帖。不解所謂。至日赴約。桌上只有魚一盤。至終席別無他菜。把弟曰。不識尚有別味否。把兄曰。帖上寫明半魯候敘。魚者魯之半也。照帖治席。夫復何求。把弟拂然而去。翌日。把弟請把兄。亦寫半魯候敘。把兄赴約。只見院中設擺桌椅。桌上毫無一物。讓坐後。但見赤日堂空。晒不可當。把兄謂把弟曰。今日拜領厚賜。因何酒菜俱無。即半魯之魚。亦我所欲也。把弟曰。你昨日用的。是上半魯。我今日用的是下半魯。上半魯魚也。下半魯日也。吾兄自好晒晒日頭罷。

訟謹

雞帽頂。與扁四嫂口角鬪毆。打的雞帽頂垂頭不語。身受內傷。同赴肚大老爺案下。喊空當堂質訊。兩造各執一詞。不能結案。飭壯頭流紅。傳四鄰質訊。衆鄰證到案。先問近隣。卯老二說。你乃貼鄰。與帽頂聲氣相通。痛癢相關。你必看見。老二說。雞帽頂在裏頭打捶。小的在門口擠不進去。又問遠鄰。毛老八說。你乃聚族而居。非不毛之地。亦應披髮而往救。老八說。小的毛姓。分爲兩家。一住毛家灣。一居毛家塔院。同姓聯宗。二毛常到一處。被雞帽頂兒。時常折挫揉磨。蹭的七零八落。小的出身微末。何敢與他相抗。又問後街住的。肛老二說。你家與他家後庭相近。你該聽見。老二說。小的與他家只隔一溝。雞帽頂乃兇惡棍徒。若惹他。打到小的門裏來。又要大老爺費事。官問何故。答曰。要用雞蛋驗傷。又問對門住的。馬兵齊布。伸泰說。你常在他們上該班。你總曉得。馬兵說。小的實在沒有看見。小的下了班。他們才打捶的。又問雞帽頂的乾兒子。精額布說。你跟你老子在儘裏面。定然看見。精娃子訴曰。小的出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打完了。

### ■頭紅

秀才小便。一相士見之。大讚曰。相公必然高發。定作大官。生問何以知之。相士曰。適見龜頭有痣。痣甚大。相書云。龜頭有痣。終須發。以此知之。生日。何以知定作大官。相士曰。他頭上都紅了。不是大官是什麼。

### ■儒醫

一人讀書。未成學醫。自稱儒醫。一日下鄉看病。行至中途。甚覺口渴。令轎夫覓茶。轎夫說來此荒郊。無處覓茶。惟有邨外有一學堂。頗可往來。但是那教書先生性怪僻。有人到伊書房。先要講道學。講對了。豈止喫茶。連酒飯

都有。若不對。立時揮之門外。醫生曰。我乃儒醫。滿腹諸書。鄉下究何足道哉。遂乘轎而往。叩門而入。見一先生。岸然道貌。欠身微讓。拱手而言曰。足下此來。莫非講道乎。醫生曰。特來借茶。先生曰。且慢。我先出對你說。試試你學問何如。對曰。碧桃滿樹柳千條。醫生對曰。紅棗二枚薑一片。先生喜曰。語不忘本。是儒醫也。捧香茶與之。醫生暢飲。覺風生兩腋。詩思益清矣。謝之而去。至夏日。醫生又下鄉看病。路經書房。不見先生。乃因夏日炎熱。移居竹林深處。訪之始見。先生曰。別來無恙乎。我再出對你對。對曰。避暑最宜深竹院。醫生對曰。傷寒應用小柴胡。先生甚讚。送點心與他喫。喫畢而去。至秋天下鄉。又來拜訪。先生又出對曰。丹桂飄香遍滿三千界。醫生對曰。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九。先生甚喜。以酒觴之。飲畢而去。至冬日下午鄉。又來相見。正值大雪。先生又出對曰。大地無分南北。遍洒梅花。醫生尋思良久。乃對曰。小妾有件東西。倒懸藥碾。先生一聞此言。掀髯大笑曰。足下奇才妙想。竟將令妾那件東西。拏出來。與人作對。可謂現身說法。大公無我矣。設盛意款之。醫生滿飲三杯。既醉且飽。拜謝而別。行至中途。在轎中甚覺高興。乃吟詩曰。乘醉歸來喜可知。正是吾儕得對時。此去誰人還出對。閒時遣興與吟詩。博來腹內三杯酒。全仗家中兩片皮。從此門前懸人碾。個中居士是儒醫。

湯圓

一鄉下先生。挈子赴館。來至城中。見賣湯圓者。指問其父曰。此是何物。父怒其不爭氣。回曰。卵子。及到館。東家整衣冠。治酒款待。東家帶六品虛銜。子拍掌大笑曰。想不到他家的卵子。要帶在頭上。

咏鐘



有四人自負能詩。一日同遊寺中。見殿角懸鐘一口。各人詩興勃然。遂聯句一首。其一曰。寺裏一口鐘。次日。本質原是銅。三日。覆起像隻碗。四日。敲來噲噲噲。吟畢。互相讚美不置。自以爲詩中敏捷。無出其右者。但天地造化之氣。已洩盡無遺。定奪我輩壽算矣。四人憂疑相聚而泣。傍有一掏糞者。共之覘哭。四人問曰。你因何也。哭。答曰。我哭你四人一凡屎。怎麼掏。四人大怒。聚衆而毆。一老者勸曰。四位不必動氣。這是掏糞的不是。此乃屁之故。非糞之故也。雖與糞無礙。但各要患奇病。四十九日。衆問何病。答曰。屁放多了。屁股眼兒疼。

### ■ 屁精

人之氣血。下行爲順。上行爲逆。屁者。殺氣下泄也。打胡說者。謂之屁。作謬文者。亦謂之屁。腐氣上行也。近今打胡說者。滿天下。作謬文者。遍人寰。於是積衆屁。以成大屁。年深日久。竟成了一個屁精。這屁精在幽谷中。養氣息。聲千有餘年。偶撒一屁。聲震山谷。氣貫雲霄。人觸之則靡。物遇之則摧。蕩蕩乎。人在屁中。屁塞天外也。閻君知屁精爲虐。差人捉之。衆鬼來至谷口。正值放屁之時。被屁一冲。翻筋斗。仍折回森羅殿前。閻君不勝駭異。判官曰。曷不請布袋僧收之。王請布袋僧至。以布袋堵谷口。將屁精攝之袋中。來閻君殿前覆命。閻君看那布袋。鼓蓬蓬如假名士。外柔內虛。中無一物。突見一股黑氣。破袋而出。投入輪迴。脫生一教書人家去矣。及長大。那有書香。滿臉屁氣。依然說屁話。作屁文。由屁童中屁生。值大屁之年。入大腸。坐屎號。出譬如爲山題。作了三篇屁文。一首屁詩。遇一屁房師。薦之屁主考。中了屁舉人。挑一屁縣令。坐堂滿口放屁。考試專取屁文。屁聲洋溢。聲聞於憲。究出屁精一斷因果。竟置諸大辟焉。

### ■ 背送

教書先生開館日久。未見有送學生者。遂將三字經掛在竿頭。懸之門外。爲招學之望。懸之許久。仍未見送。私心自揣。必因學館路遠。恐學生跋涉之故。只得又出招貼。上寫學生年少力微。難堪往來勞動。如有肯送來學。情願背接背送。此貼一出。送學者接踵而來。一日先生背學生行至中途。背上學生遇一同窗者。在先生背上呼曰。恕罪恕罪。我就不下先生了。

### 刻板

一先生最愛放屁。將椅子挖一窟窿。爲放屁出氣之所。東家見而問之。先生因述其所以然。東家曰。放屁只管放屁。何必刻板。

### 偷酒

一先生好飲酒。館童愛偷酒。偷的先生不敢用人。自謂必要用一不會吃酒者。方不偷酒。然更要一不認得酒者。乃真不吃。始不偷也。一日友人薦一僕至。以黃酒問之。僕以陳紹對。先生曰。連酒之別名都知。豈止會飲。遂違之。又爲一僕至。問酒如初。僕以花雕對。先生曰。連酒佳品竟知。斷非不飲之人。又違之。後又薦一僕以黃酒示之。不識。以燒酒示之。亦不識。先生大喜。以爲不喫酒無疑矣。遂用之。一日先生將出門。留此僕看館。囑之曰。牆掛火腿。院養肥雞。小心看守。屋內有兩瓶。一瓶白砒。一瓶紅砒。萬萬不可動。若喫了腸胃崩裂。一定身亡。叮囑再三而去。先生走後。僕殺雞煮腿。將兩瓶紅白燒酒。次第飲完。不覺大醉。先生回來。推門一看。見僕人躺臥在地。酒氣薰人。又見雞腿皆無。大怒。將僕人踢醒。再三究詰。僕人哭訴曰。主人走後。小的在館。小心看守。忽來一貓。將火腿嚼

去。又來一犬。將雞逐至隣家。小的情急。忿不欲生。因思主人所囑紅白二砵。頗可致命。小的先將白砵吃盡。不見動靜。又將紅砵用完。未能身亡。現在頭暈腦悶。不死不活。躺在這裏掙命呢。

### 拋文

一先生喜拋文。夜間有賊。犬吠不止。忙呼館童曰。小子盍興乎。厖也吠。館童不解。又呼之曰。其有穿窬之盜也歟。館童更不解。既至賊已入室。又呼之曰。速興速興。其有穿窬之盜也。館童仍不解。竟被賊人偷去。先生大怒罵曰。我先說其有穿窬之盜也歟。歟者疑詞也。尙在有無之間。既而曰。其有穿窬之盜也。也決詞也。一定必有之詞。汝因何不興。汝因何不興。

### 試對

教讀先生與東家云。令郎如今善對。一日請先生喫酒。東家當面出對試之曰。盤中魚。學生苦思不得。先生見壁中掛酒一壺。潛以嘴面牆而動。學生對曰。先生嘴。東家大怒罵曰。你媽的辰。

### 頭鳴

一學使按臨。有一生員入場時。置一蟬於儒巾中。巾內蟬鳴。同坐者聞其聲。自儒巾出。無不大笑。宗師以犯規喚至。究其致笑之由。皆曰。某號生員儒巾內有聲。故笑。宗師喚其人至前。欲責之。生員大聲呼曰。今日生員入場時。父親喚住。將蟬置於巾內。爬跳難受。生員以父命不敢擲去。宗師怒問其置蟬於巾之故。答曰。取頭鳴之意。

### 遣茄

一蒙師夏日偶思食茄。因詠詩曰。東家茄子滿園開。未與先生當一餐。其徒歸述於母。遂朝夕以茄爲供。先生又覺甚苦。續云。不料一茄茄到底。呼茄容易遣茄難。

### 冰人

執柯冰人。敬爲上賓。自古皆然。然有幸有不幸者。新夫婦合盞之後。燕爾新婚。如魚得水。喜而相告曰。今日若非冰人。我二人焉能成其佳耦。何能有此快活。皆大冰撮合之力也。不可不酬其勞。我欲畫一小照。晨昏供養可乎。妻甚然之。年復一年。生了許多兒女。非惟不能養膳。而且屎尿滿室。臊臭難堪。又互相怨之曰。若不是冰人。我兩人如何受這罪孽。如何至此貧窮。賭氣將小照扯爲粉碎。一塊一塊。給娃娃擦屎。

### 吃齋

小兩口與一老太太。同院居住。初一夜。小兩口吵嘴。整鬧了一夜。第二日。男人出門。老太太過來問曰。你夫婦因何昨夜吵鬧。婦人一味支吾。不肯實說。老太太說。我這樣年紀。又是同院。只管說。何必瞞我。婦人說。我們當家的。實在沒出息。更鬧得不像了。忽然昨夜他要叫我給他銜之。那話我不肯。他與我直鬧了一夜。老太太說。多年夫婦。你就給他銜一銜。有什麼要緊。婦人說。並非我不肯耳。而且我也常銜。偏偏我昨天是喫齋。

### 再醮

有娶後婚者。初夜交合。夫將那話放入。而婦不覺也。問夫曰。進去否。夫曰。早進去了。婦遂假蹙眉曰。怪不得我此時有些疼。

### 老娶

一老人欲娶後婚。媽媽見他鬚髮皆白。未必能事。不肯嫁之。老者囑媒人曰。如他夜夜有事。如一夜無事。罰我掏溝一次。媽媽許之。初晚上床。就到門未入。親拜掛號而已。媽媽甚怒。將老兒牽到陽溝裏。令他掏完。才準上來吃飯。老兒謂媽媽曰。我不上去了。求你把飯菜給我。送到溝裏來罷。媽媽說是這爲何。答曰。我實對你說了罷。我豈止不能夜夜有事。我檢直的。永遠不會有事。免得我上來下去費事。

### 疑卵

一窮老斗叫一老相公。雖是一老一窮。亦要作後庭之戲。誰知這老斗既窮且兇。裸其根。兩手掬小腹。盡納之。覺胯間之物。昂然特立。與己物相似。自謂必是由後達前之故。以手握之。較己物更覺豐偉。訝而問之曰。這是誰的。相公曰。是我的。老斗說。是你的。我的那裏去了。

### 論扇

扇有書畫。則人受累於扇。而扇亦受累於書畫。吾輩搨扇。須用白紙扇。或用鵝毛扇。芭蕉扇。破蒲扇。打狗扇。斷不可用書畫扇。當此赤日行天。揮汗若雨。一入賓朋。廣座之中。解衣脫帽。揮扇納涼。尤覺不快。而彼鵝行鴨步者。

至前見扇上書畫。不曰請教法書。則曰借觀華筵。不得已而與之。不過尋常書畫。而拍掌搖頭。誦聲大作。合座傳觀。品評其字。曰八行。曰合錦。誇講其扇骨。曰湘妃。曰棕竹。目中一扇。手中一扇。而左手執人之扇。右手搖己之扇。竟不知人之搨扇而來。本爲自便之扇。而不料爲衆人傳觀之扇。以致人有扇。我無扇。有扇而無扇。自必痛恨於扇。更痛恨於有書與我履。何如紙扇。毛扇。蕉扇。蒲扇。優游自便也。并不如粗紙厚骨之打狗扇。堅樸耐久。狗見之而懼。人自不喜也。如此人何累於扇。而扇又何累於書畫。

### 問年

一官嫖妓。問妓青春幾何。妓曰十八。越數年。升了官。過其家。問其年。則曰十七。又過數年。升了官。入其家。問之。則曰十六。官感歎不止。妓問其故。官曰。你的年紀畫之扇。歷歲數一樣。不見其加。則見其少。妓曰。你的官職與我此物一樣。日見其大。更見其貪。

### 大蚊

一人遠出回家。對妻曰。我到燕子磯。蚊蟲大如雞。後過巫山峽。蚊子大如鴨。妻曰。我不信有這樣大蚊子。夫曰。那夜我在帳裏睡覺。來一蚊子。將頭鑽入帳中。我一把攔住脖子不放。那蚊子在帳外兩個翅兒。直搨了一夜。好不涼快。妻曰。你既攔住。何不帶回來我吃。夫曰。他不吃我就夠了。你還想要吃他。

### 粗心

一粗心人過年。門前橫披上。寫春光明媚四字。隨後完婚。又寫五世其昌四字。貼於其上。因紙裁小。儘前一貼。露出媚字女旁。湊成了五世其娼四字。貽笑大方。粗心人往往如此。

### 疑糞

一京人善談諧而多疑。家住屎大院胡同。門前有一大院。爲衆人出恭之所。每日清晨。必親到大院。擇粗大堅長之糞。盡行檢去。友見而訝之曰。吾兄家稱小康。何至作此齷齪營生。其人曰。我家與此地甚近。我若不把粗大堅長之糞檢去。人或疑是我拉的。我可就不夠朋友了。

### 問猴

一縣官謁見大憲。談畢公事。大憲閒談問曰。聞得貴縣出猴子。不知都有多大。答曰。大的有大人那麼大。既而覺其失言。乃惶悚欠身而復言曰。小的有卑職那麼大。

### 削尖

有一姑娘已許人家。尙未出嫁。母親溺愛。不能教之以正。遂與人私。只瞞母親一人。嫂嫂頗知其事。這日婆家通信要娶。姑娘害怕。商之於嫂。嫂曰。無妨。我當初亦是如此。臨時或自有妙法。吉期已到。嫂子暗將印色盒子交與姑娘。到臨時。將盒內之紅抹之。姑娘遵囑。如法備用。母親知姑爺胖大。姑娘瘦弱。恐難招架。親身送至婆家。是夜姑娘暗將印紅抹上。不想太抹多了。事畢。姑爺只覺身上黏滯難堪。不知何物。候至天明。到後院解衣一看。大

驚。趕緊用小刀刮洗。文母見姑娘房門一開。卽進房查看。見女兒下身滿褥通紅。說可不好了。我女兒被姑爺弄大發了。連忙尋找姑爺。尋至後院。見姑爺背着身子。不知所作何事。進前一看。大怒說。好一個沒良心人。你把我女兒弄成那個樣子。你還不解恨。你還在這裏削尖兒呢。

### 驗封

一捕役名張仁。其妻愛偷人。張仁要出遠差。甚不放心。用封條將婦人陰戶封好。上寫張仁封三字。張仁走後。妻仍偷人。將封皮扯去半邊。只臍長一寸三字。張仁回家一驗。原封短了一半。大打之下。說我走後偷人。情尙可恕。你不該另寫長二寸三字。貼在上面。明明嫌我之短。喜人之長。豈不該打。

### 怕雷

有一鄉下老來蘆溝橋賣貨。被稅局官人捉住。要罰漏稅。鄉下老害怕問曰。你老怎樣罰法。官人與他玩笑說。我們要玩玩。鄉下老不肯。官人說。你不教玩。要天打雷劈的。鄉下老最怕雷。說任憑你老。官人將鄉下老帶至橋下。剛要動手。只聽橋上車聲震動。鄉下老害怕。去之曰。你老快玩罷。雷來了。

### 認鞋

一婦夜與鄰人有私。夫適歸。隣人踰牆而去。夫拾得鞋一隻。罵妻不已。因枕鞋而臥。謂妻曰。且待天明。認出是何人之鞋。再與你算賬。妻乘其睡熟。以夫鞋易之。夫早起復罵其妻。認鞋一看。是自己的。乃大悔曰。我錯怪了你。



原來昨夜跳窗的倒是我。

### 恍惚

一人錯穿靴子。一隻底兒厚。一隻底兒薄。走路一脚高。一脚低。甚不合式。其人詫異曰。我今日的腿。因何一長一短。想是道路不平之故。或告之曰。足下想是錯穿了靴子。忙令人回家去取。家人去了良久。空手而回。謂主人曰。不必換了。家裏那兩隻也是一薄一厚。

### 量小

甲乙兩人。不能飲酒。恐人勸其飲酒。遂起一號。以狀其極不能飲。一稱眠端公。一稱聞讓公。甲謂乙曰。我昨日與人同席。人家喫酒我醉了。乙曰。爲何。答曰。被人薰醉了。乙曰。我昨日喫饅頭喫醉了。甲曰。饅頭如何喫得醉。乙曰。饅頭內有酒糟。甲曰。我見了和尚就醉了。乙曰。見和尚如何醉。甲曰。和尚是吃饅頭的。乙曰。我見尼姑就醉了。甲曰。見尼姑如何醉。乙曰。和尚不是尼姑養的嗎。

### 搽藥

一呆子之婦。陰內生瘡。癢甚。請外科治之。醫生知其夫之呆也。乃曰。宜用紅玉膏搽之。然必須我親搽。方知瘡之深淺。夫曰。悉聽尊便。乃以紅玉膏抹龜頭上。與婦行事。夫在旁觀之。點頭曰。若不是這點紅在龜頭上。我就要疑心了。

借馬

一富翁不通文。有借馬者。致信於富翁云。偶欲他出。祈假駿足一乘。翁大怒曰。我就是兩隻脚。如何借得人。我的朋友最多。都要借起來。還要把我大解八塊呢。友在傍解曰。所謂駿足者馬足也。翁益怒曰。我的足是馬足。他的腿是驢腿。他的頭是狗頭呢。友大笑而去。

警嫖

一闖客攜千金來嫖。妓貪其財。百般貼戀。曲盡綢繆。不憶芳心未艾。私囊已空。猶自依依不捨。鵝兒罵妓曰。我家全靠你這一棵搖錢樹。你戀此無益之客。使他客不能進門。老娘豈喝風所能度日耶。速遣之。毋自貽戚也。妓以鵝兒之言告之。闖客曰。我與你如此恩愛。豈能驟捨。我如今這般檻縷。有家難歸。妓曰。這有何難。現在我家更夫辭工。你且暫權此席。既在我家。相見甚易。闖客曰。打更乃在外之事。何能入內。妓曰。梆子早晚一領一交。藉此可以相見。闖客從之。自此日間撈毛。夜晚擊柝。此亦喜嫖者之下場頭也。一日有富翁來嫖。見妓貌美。出重貲。不許再接他客。與妓正在情趣綢繆之際。忽見一檻縷之人。手執木梆。入妓房私語。商大怒。叱之曰。何物狼狽。膽敢至此。闖客棄梆而逃。富商指梆子大罵不休。妓在旁問曰。梆子是無知之物。罵他何故。富商曰。我豈但罵他。將來我還要打他呢。

破傘

夫妻交合。夫在上。妻在下。既洩之後。夫問妻曰。我這傢伙像甚麼。妻曰。像一根過山龍。放在罈裏頭。把極好陳紹都咋出來了。少刻又合。妻在上。夫在下。妻問夫曰。你那傢伙又像什麼。夫曰。好像一把破雨傘。妻曰。傘便是傘。因何加一破字。夫曰。若是不破。如何在傘桿上流下水來。

### 好睡

一好睡主人。偏請了一位好睡客人。客至。見主人未出。乃在座上鼾睡。主人出。見客睡。不忍驚動。對面亦睡。俄而客醒。見主人睡。則又睡。既而主人醒。見客人尚睡。乃仍睡。及客又醒。日已暮矣。主人仍未醒。客乃潛出。及主人醒。不復見客矣。客回家。主人入房。又均入黑甜鄉矣。

### 驗毛

一人愛修邊幅。最惜鬚鬚。終日梳洗。必落一根。必再三矜惜。一日夫婦同眠。早起掃床褥。夫拾得毛一根。嘆曰。可惜又落了一根好鬚。妻在旁微笑曰。知道是你的。還是我的。夫曰。我的必黃。你的必黑。妻曰。黃黑兩人俱有。原不能辯。第看長短可知。長的固是你的。難道短的也是你的不成。

### 潔癖

一人有潔癖。於女色亦極當意。猶令其處處薰洗。方與交歡。一日有姑蘇名妓。留宿別墅。心切慕之。而疑其不潔。使之洗。既上床。以手摸之。自頂至踵。且摸且嗅。摸至桃源洞口。仍不敢前去問津。又令其再洗。至三至四。不知

東方之既白。不復作巫山雲雨之事矣。

譜譚

一李姓富而誇。倩畫工繪歷代祖先像於一圖。懸之家廟。炫耀其世系以爲榮。好事者往觀焉。圖上有跨牛揮塵蒼髯白髮者。有冕旒者。有束金冠者。有紫袍玉帶若宰相者。有若王侯者。有甲冑若將軍者。有豸冠若御史者。有綸巾羽扇若神仙者。有側帽遺韉若醉學士者。又有幅巾青衫風流若浪子者。人問之。李指而告曰。跨牛揮塵者。世祖李耳也。冕旒者。高祖李淵也。束金冠者。太宗世民也。紫袍玉帶者。秦李斯。唐李勣。宋李剛也。若王侯者。李晟。李光弼也。甲冑若將軍者。漢李廣。李陵也。豸冠御史者。李彪也。綸巾羽扇若神仙者。李靖。李百藥。李淳風也。醉學士者。李白也。執卷凝思若詩人者。李華。李賀。李泌。李程。李商隱也。其幅巾青衫者。何人。屢問而李不答。窮詰其由。則靦然而告曰。此元和鄭公通家世戚也。或笑之曰。君誤矣。李與鄭各一姓。異姓不得亂宗。李白。否。否。鄭公故名士。雖見辱於卑田。後爲顯官。與十世祖姑母亞仙有故舊歡。子孫不忘親親之誼。特附譜末。

談天

客有聚而談天者。論天之度數遠近。各持一說。辯之不決。一村夫在傍解之曰。天之離地相去。止三四百里耳。由下而達上。遲行四日可至。疾行三日可至。六七日間。一往一還。綽乎有餘。客何爭辯之不決也。客愕然問曰。子說可有據乎。村夫曰。客不見夫世俗之送竈神上天乎。送於臘月二十三日。迎於臘月三十日。以二十三日。至三

十日。不過七日耳。以一半之路核之。僅三四百里耳。何遠之有。衆客闕然而笑曰。子說甚善。可以談天。

### ■ 謬誤

有一人持長竹桿進城。直進城門矮。橫進竹桿長。躊躇良久。總進不去。城上人見而告之曰。你將竹桿遞與我。我給你擎過那邊去。你進城。我再交與你。豈不甚妙。其人如其言。遞與城上之人。進得城來。接過竹桿。與城上人相見。彼此甚爲相得。願結爲兄弟。城上者爲兄。城下者爲弟。二人敘家常。問及有無兒女。把弟云。我有一女。剛一歲。把兄曰。我有一子。才兩週。把兄說。我二人何不作了親家。把弟說甚好。二人言定而散。把弟回家。甚覺得意。婦人問曰。你今日回家。因何這樣高興。夫將擎竹進城。遇入作親之事告之。婦大怒。說你真糊塗極了。我女一歲。他兒兩歲。若我女十歲。他兒已二十歲矣。何得許這樣老塔。夫妻吵鬧不休。鄰居一明公先生。勸之曰。你二人何必吵鬧。你女今年雖一歲。等到明年。此時便與他兒同庚。何可不許。

### ■ 譜通

鬚鬚與眉毛曰。當今世情澆薄。必要朋友相助。我已與鬚毛通譜矣。看來眼前高貴。惟有你二位。品居五官之上。秀出兩峯之間。况我們都是臉面上的朋友。通譜甚好。眉曰。承不棄微末。心感無旣。但我根基淺薄。乃無用之物。豈敢高攀。何不住下路。孔家前門。一帶茂林深處。旗杆底下。通譜的更好。

### ■ 捻繩

年老人卸頂髮甚少。除短髮外。只贖三根。喚待詔剃頭。囑之曰。你要小心。我的頭髮。萬一傷了一根。辮子就編不成了。待詔唯唯。先將三根頭髮輕輕打開。剛一梳子。就掉了一根。老人罵曰。我三根頭髮。將夠編辮子的。贖了兩根。我看你怎樣編。待詔央曰。你老人家別生氣。我與你老人家捻根繩兒罷。用手一捻。又捻折了一根。老人大怒。罵曰。贖了一根。既不能編。更不能捻。你又當如之何。待詔哀求曰。小人實在無法。求你老人家饒了我罷。老人曰。諒你也別無妙法。我自好披散之罷。

### 鼻硬

屨子與鼻子爭論。屨子云。我能生男育女。有功於世。你有什么能。輒敢居我之上。鼻曰。我能辨氣味。而識香臭。居五岳之中。爲百骸之祖。你乃恃淫巧以悅婦人。爲姦汙之首。成齷齪之形。何得與我相抗。二物爭之不決。訴之於口。口曰。你二位既非同部。更非同僚。上下懸殊。我勸你們和了罷。鼻子掘強不肯。口怒曰。屨子還有軟的時候。想不到這鼻頭子。比屨子還硬。

### 卵變

一官貪且酷。生一子。甫四齡。被拐兒拐去。以酒飲之。乘醉。裝罈內。封固之。上鑿一巧。通飲食。下鑿二竅。通洩便。年長漸大。不數年。漲滿罈中矣。破罈出之。形圓如毬。手足奉縮。耳鼻皆陷入肉內。儼然卵也。拐兒圍以幔。索觀者。錢。日間惟啖以棗栗。若飲酒。即驟長也。有司執而鞠之。得其情。飲以酒。特然立。頎然長。展體舒鬚。抽楞露腦。居然一大人也。或問之曰。卵飲酒能變大人。未知大人飲酒仍能變卵乎。對曰。不能。卵形圓。人形長。大人飲了酒。豈能

再圓。自好變一長物。與卵相近者。問者譁然。

### 酒誓

一人嗜酒。日在醉鄉。杯中物時不離口。已成酒病。衆友力勸其戒酒。嗜飲者曰。我本要戒。因小兒出門未歸。時盼望。聊以酒澆愁耳。子歸當戒之。衆曰。賭咒方信。嗜飲者曰。子若歸不戒酒。教大酒罈把我壓死。小酒杯把我噎死。跌在酒池內泡死。掉在酒海內淹死。罰我生爲麴部之民。死作糟坵之鬼。在酒泉之下。永不得翻身。衆友曰。令郎到底何處去了。答曰。杏花村外。給我沽酒去也。

### 懶婦

一婦人極懶。日用飲食。皆丈夫操作。他只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已。一日夫將遠行。五日方回。恐其懶作挨餓。乃烙一大餅。套在婦人項上。爲五日之需。乃放心出門而去。及夫歸。已餓死三日矣。夫大駭。進房一看。項上餅只將面前近口之處喫了一缺。餘餅依然未動也。

### 梭胡

北五省葉子戲。皆用人頭牌。謂之梭兒胡。牌雖不多。千變萬化。百出不窮。有一老爺。酷好梭胡。竟至廢寢忘餐。晝夜不歸。夫人責之曰。梭兒胡有甚趣味。你樂此不疲。我倒要請教其中奧妙。老爺說。梭兒胡牌雖甚少。賀兒最多。鬪起來。比我們兩個人那件事還樂。夫人說。我們何不就幹起那件事來看看。到底那樣樂。老爺說。我們幹此

事。就當作鬪梭兒胡。我教你幾個賀兒。夫人脫衣仰臥美人椅上。老爺說。有了賀兒了。你這叫對兒分的獨叫兒。老爺拉下褲子來說。我這教一梭。夫人用手摸弄。老爺說。這叫真摸魚。於是那話挺然特立。老爺說。這叫腰裏插花。夫人掬腰盡納之。老爺說。這叫么紮根。二人正在高興。窗外有一婦人竊聽說。誰在這裏鬪梭兒胡。扒窗一看。老爺太太。白晝宣淫。看到情濃之際。未免垂涎。自用手在身下揉弄。老爺回頭看見窗外有人。上前問之曰。你爲什麼在這裏看歪脖子胡。婦人曰。我沒看歪脖子胡。我在這裏尋梭兒呢。老爺說。你的手在那裏作甚麼。婦人說。我在這裏自掏呢。

醉鬼

玉帝坐凌霄殿。謂諸神曰。地獄之鬼。有閻君統轄。惟陽世之鬼。無人管束。愈出愈奇。我欲使鍾馗至下界。盡促爲食之。以懲鬼蜮之行。而除生靈之害。衆神曰。界分陰陽。陰有鬼而陽有人。陽世何得有鬼。帝曰。陽世之鬼更多。譬如嗇刻鬼。勢利鬼。烏烟鬼。色鬼。賭鬼。醉鬼。皆是也。何可不除。遂命鍾馗至下界。飭鬼卒盡拘之。惟醉鬼不見到案。詢之。鬼卒答曰。這醉鬼無日不飲。無飲不醉。夜間鬧酒發瘋。白日害酒妝死。實在難捉。鍾馗曰。且將衆鬼烹而食之。先回衆玉旨要緊。行至中途。忽來一人。扭着鍾馗不放。自稱我是醉鬼。鍾馗我正要捉你。你因何反來纏我。醉鬼曰。你是何人。答曰。我卽是奉命捉鬼的鍾馗。醉鬼曰。你姓鍾乎。還是大鍾。還是小鍾。鍾曰。此話怎講。醉鬼說。若是大鍾。與你豁三十拳。若是小鍾。與你豁五十拳。豁完了再說。你喫我。不喫我。不啻。

驢雲



京中驢車謂之驢雲。坐車謂之駕雲。有一老太太。帶着媳婦女兒。同駕驢雲。老太太啣着烟袋。坐在車邊上。趕驢車的抱着驢頭。連拉代曳。向來老太太上了驢車。總要與趕車的說些閒話。偏偏這個趕車的連一句話也不說。老太太問趕車的。你爲什麼不說話。趕車的說。我一說話。就得罪人。惹人罵。老太太說。你自管說。我不罵。趕車的說。我看車裏姑娘少。奶奶怎麼那樣白。老太太說。永不出門。在屋裏住的。趕車的說。我這屁股。在褲子裏。搗了一輩子。爲什麼不白。老太太原說不罵一聲。也沒言語。又往前走。趕車的扯下褲子。對着車就撒尿。老太太大怒。說。好撒野。當着年輕婦女。如何使得。趕車的說。這有什麼要緊。老太太什麼沒見過。小姑娘實在認不得。大奶奶正在用這個。撈起褲子。又往前走。回頭又說。老太太望裏坐。烟袋長。扎了老太太嘴也不好。戳了驢民也不好。

### 戲謔

友人王松濤嘲喜龍陽對曰。後膊股貼前膊股。大腸頭對小腸頭。進場坐近屎號。於本號門前粘帖云。有人在此小便者。吾於其尊嫂之小便中而小便之。有人在此大便者。吾卽於其大便中而亦小便之。

### 幹令

一資郎納一縣令。自誇明幹有爲。郡守到任。預備公所。無不講究。令稟曰。公所中諸事俱備。請閱之。郡守入酒室。見一像問之曰。是杜康。又入茶室。又見一像問之曰。是陸漸鴻。又入一室。諸肴俱備。亦又一像。問之曰。蔡伯喈。郡守大笑曰。不必再望下看了。若到飯房。一定供米元章。若到馬房。一定供司馬遷。

### 傻二

一僕人最優。名叫優三。使他買東西。常常錯買。老爺叫他買豬肝。他把竹竿買來。叫他喚修脚。他把修馬掌的叫來。叫他買茶壺。他把夜壺買來。老爺因他太優。叫他馬圈喂馬。這一日老爺要出門。優三到上房問曰。還是備有廐子的馬。備沒廐子的馬。老爺大怒說。當之內巷。如此撒野。拳打脚踢。揮之門外。優三坐在門前大哭。一尼僧素識認。路過問之曰。你因何啼哭。優三將備馬挨打之事告之。尼僧曰。你說誤了。怎麼不該打。以後備馬。你要問備兒馬。備驃馬就是了。優三謹記。後又叫他備馬。優三照尼僧之言問之。老爺大喜。說優三說話有見識了。太太在旁曰。這話未必是他說的。一定有人教他。老爺問是誰教的。優三說。是一個沒幾毛的教我的。

### 天佑

妯娌談天。嫂曰。天下人惟婦人之心最慈。男子之心最狠。婦問其故。答曰。譬如作那件事。婦人服事男子。百般肆應。曲盡綢繆。猶如屬吏逢迎上司一般。恨不能致其身以遂其樂。男子交媾婦人。恣情縱送。竭立衝突。猶如酷吏用刑一樣。恨不能索其命以竭其歡。誰知夫也不良。天實默佑。男子使的勁兒越大。婦人越覺之舒服。婦曰。天實爲之。雖猛何爲。

### 蟹語

捆起來。螃蟹在儘底下說話。與衆蟹曰。我實在壓的難受。捆的要死。你們輕之點壓。讓我到上頭去。鬆動鬆動。衆蟹笑之曰。你別妄想了。壓之你怕你橫行。捆住你。雖然難受。却要不了命。若放了。你拿在蒸籠裏。一撒歡兒。可就伸了腿了。剛糟的。螃蟹在甕內說話。小蟹謂大蟹曰。我此時覺之。酒氣薰蒸。屁股底下。又麻又辣。我要逃席。覓

一無酒之處。躲避躲避。大蟹責之曰。你倒是小螃蟹。架不住酒。你那知喫麻了嘴。可就快醉了。剛蒸的螃蟹在籠內說話。老蟹謂小蟹曰。我心裏熱得很。我要腿在頭一層去涼快涼快。小蟹勸之曰。你老人家老不歇心。你那知心裏熱得很。可就快紅了。

### 醫詩

一人喜改成詩。自稱善醫詩。常言古詩皆有詔病。必須經他醫治。方成完璧。或問之曰。杜牧之清明時節雨紛紛一首。有何病。答曰。此詩大肥了。宜消導。清明時節雨紛紛。下雨何必盡是清明。只用時節雨紛紛就是了。路上行人欲斷魂。行人不在路上在那裏。只用行人欲斷魂就是了。借問酒家何處有。此句下五字卽是。問只用酒家何處有就是了。牧童遙指杏花村。山下豈止牧童。只用遙指杏花村就是了。如此消導。自然氣爽神清。人又問之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此詩有何病。答曰。此詩太瘦了。宜滋補。久旱逢甘雨。那曉得早了好人。必要十年。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究竟他鄉有好遠。必要千里。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花燭人之常理。必要和尚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乃讀書人分內之事。必要監生金榜掛名時。如此滋補。自然氣足神完。一外科先生聞之曰。此人將成詩。擅自添減。弄得潰爛壅腫。待我用降藥醫治。方可平復。他說十年久旱逢甘雨。下的都是雪彈子。千里他鄉遇故知。遇見乃是債主子。和尚洞房花燭夜。徧徧是個實女子。監生金榜掛名時。台上作戲梨園子。

### 脫褲

男子專好嫖賭。婦人少吃無穿。到冬天。婦人單褲單衫。男人輸了。將婦人單衫拿了去賭。婦人赤身露體。被鄰居老太太看見說。大妹子因何單寒至此。婦人說。不好提起。只剩這一件布衫。又被那天殺的扒了賭去了。老太太說。你這條褲子。千萬不可脫給他。露出下體。甚不好看。婦人說。你老人家自管放心。要了我的命。我也不脫。到了晚間。男人回家。垂頭嘆氣。果然把布衫輸了。到晚上床。假意要與婦人雲雨。婦人說。你窮人如此。有何高興。男人一定不肯。婦人無奈。只得脫了褲子。男人並不行房。拿起褲子就跑。婦人赤身露的大哭。鄰居老太太又過來相勸。見婦人褲子也沒了。問他爲何啼哭。婦人說。褲子又被男人拿了去了。老太太說。我囑咐過你。你就不該脫給他。婦人說。我原是不肯脫給他。真個的老太太。我爲甚麼脫給他。

### 債精傳

有箇姓長的名叫長該。有一個姓白的名教白使。他二人因何有這個名姓。皆因他都是有名的。借了永遠不還的國手。這一日長該借了一個姓定的。名叫定後。跟的錢。打算也要長該。誰知定後跟要定了。跟的甚緊。長該急了。找白使求救。白使說。我的本領。不是他的對手。祇好找我師傅去。長該說。你的師傅是誰。白使說。我師傅道號債精老祖。在窟窿山修煉多年。修的妙手空空。永度無窮歲月。靈山隱隱。竟成有債神仙。明日我與你同去拜求。自有解救。二人商議定了。到了五更天。打後門裏。一個趙不肖。溜出城一路而來。走過了窟窿橋。繞過了漩人坑。又過了沙土井。行夠多時。遠遠望見一座搖擺山。山前立一對捧搥。接起來的旛杆。二人來至山前。見一山洞。洞門上刻着四個大字。窟窿山洞。旁邊有詩一首。上寫着人見窟窿愁。我見窟窿喜。我非愛窟窿。家在窟窿裏。對門貼一豎條。上寫明日再見。兩旁更有對聯。上聯是洞裏盡窟窿。不怕你打門打戶。山中無歲月。何愁我過節過。

年。二人進了洞門。有穿堂三間。上寫着得過且過。過了穿堂。遠遠一望。盡是空中樓閣。樓下有鋪面兩間。一間開的是油金作。一間是出賣風雲雷雨。又望前走。見一座破廟。匾上寫着窮神廟。進了廟門。見殿宇傾圮。廟貌凋零。壞旂杆。前合後仰。破香爐。東倒西歪。見一老僧。階前補衲。有一瘦犬。地下酣眠。真是老僧募化。隨雲去。餓虎時來。傍佛眠。二人上了佛殿。見上面寫着大窮寶殿。殿上供着一位愁眉不展的窮神。歲個焦頭爛額的窮鬼。兩旁亦有對聯。上聯云本來赤手空拳。那個能帶半文錢去。真是窮神餓鬼。誰人肯燒一炷香來。二人出了廟門。又見小。小花園。點綴極其幽雅。有幾枝不開花的石榴樹。樹上落着一隻禿尾巴鷹。碧樹桃底下。立着一隻磁公雞。旁邊一道小河。乃是一汪死水。水裏有幾條白喫猴的魚。還有幾個窮蛤蜊。走過了小河。看見兩個小童。在那裏學着騎驢。轉影壁玩呢。一個名叫遲遲。一個名叫瞪瞪。白使是認得的。上前招呼說。師兄師傅在那裏。童兒說。你來的不巧。剛纔還在雞罩裏睡覺。如今到後山打獵去了。你二人何不同我前去一看。白使說。很好。二人跟着童兒。來至後門。見門上掛着一副對聯。上聯是但是搜求皆鼠輩。能知射獵亦英雄。童兒開了後門。是後山前。好大一個圍場。二人立住了脚。遠遠觀看。只見債精老祖。帶領坑棚拐騙四大帥。門展騰挪四先鋒。七十二路拐子手。八十一路剪絡兵。拉着走狗。駕着禿尾巴鷹。債精騎的是孫賓的牛。手拿關王爺的刀。四大帥也有光眼子騎撻馬的。也有騎之母者打線鎗的。大家正在努力上前。只見半中腰竄出一個野兔子來。債精是不見兔。兔不撒鷹的。誰知還戴着帽子。一撒手玩了一個倒栽葱。野兔子摺鼠子就跑。四大帥說跑了。你我不打關東圍。催撻馬就趕。你看好鬧熱。一個圍場。真是狐假虎威。狗仗人勢。衆好漢前圍後裏。各禽獸東竄西逃。細看禽獸裏也有還願的野豬。也有上墳的羊。也有海子裏鹿。也有蹶狐狸白眼狼。也有帶帽子的野雞。帶柳鑽的野貓。還有二尾巴撒糞的。兔子。各樣禽獸。無一不有。可就是沒猴兒。大家正在紛紛打獵。忽見一隻猛虎。奔到老祖面前一撲。撲下牛來。一

口。啣了就走。衆人連忙追趕。四大帥說不必去追。老虎不敢喫老祖。老祖是沒人昧的。果然老虎啣至半路鬆了口。聞了一聞。連頭也不回。一真去了。債精爬將起來。正要想走。又見一隻人熊撲到跟前。抱着臉就舔。大家說這可不好了。人熊又來舔臉。快去相救。四大帥說更不必害怕。老祖是千層厚皮臉。舔了一層。還有一層呢。大家這才上前攙起。只見老祖果然一毛不拔。分毫未損。搖搖擺擺進後堂去了。長該白使看了半天。一回頭不見兩個小童。白使說我們趁早到後堂見老祖要緊。二人灣灣轉轉來至後堂。抬頭一看。只見窮光萬道。債氣千條。堂柱上掛着一幅對聯。上聯是拆東牆補西牆。窟窿越掏越大。下聯是借新賬還舊賬。把式愈打愈圓。匾是債多不愁。二人上了台階。見左右無門。長該說你師傅門在那裏。白使說我師傅門在房頂兒上。二人只得爬進房門。來至老祖面前。雙膝跪倒偷暗觀看。只見老祖四面腦袋。兩道空心眉。真是一張千層樺皮臉。紅口白牙。抹着一嘴石灰。半响微睜。一隻眼睛看見白使說。你到此何幹。白使說。今有長該欠定後跟的錢。被他跟定。無處躲避。來找弟子求救。弟子是碟子裏洗澡。淺的很呢。連夜偷出城來。特求師傅大發慈悲。救長該一命。債精說。什麼人的錢。借不得。單要借定後跟的錢。他的道行不淺。你二人如何是他的對手。掐指一算。說定要跟來。也待我設法擒他便了。你二人來的甚早。想來還未吃飯。白使說。徒弟們是螞蟻拏項。還拉着鏡兒呢。老祖叫遲遲瞪瞪來。帶他兩人廚房用飯。童兒帶他二人來至廚房。見門旁亦有對聯。上聯是睜眼無半文錢。全憑打算。開門少七件事。不怕飢荒。橫披是喫了再說。進了門。只見倒灶破鍋。少鹽無米。牆上供着一位冷清清的灶王。亦有對聯。上聯是可憐日日絕烟火。但願人人供辣薑。長該說這下聯我不懂。遲遲說我們山中朝朝寒食。久不動烟火。只有這點辣薑。可不勞烹炊。隨時可吃。且能通神明。散濁氣。故人人嘗供之以辣薑。灶王爺想吃點辣薑。趕趕寒。說着大家笑了。遲遲瞪瞪。連忙上前。燒起爐。煨了炭。坐上出溜鍋。下了一斤不見面。剝了一盤蒸不熟。煮不爛的滾刀筋。切了一碟。

子沒纓兒的醬蘿蔔。長該白使。伸出空空妙。張開免開尊。吃了一個淨盤大。又找補一碗沒兒稀米。直吃的天愁人怨。貓狗傷心。纔來到老祖面前稱謝。債精說吃飽了。叫長該過來。你先搪他一陣。給你戴上我的吹氣帽。穿上我的虱子襖。擎上我的溜光槌。再與你派兩員大將。一個叫左先鋒。粘不着唐脫。一個叫右先鋒。抓不着馬冒。大家披掛整齊。放了一個烟兒炮。湊份子出子洞門。與定後跟交鋒。定後跟一見長該。大聲斷嚇。說長該。你不該聽了白使這小子的話。打後門逃之夭夭。來找債精。是何道理。今日見面。還有何說。快還錢來。饒你一死。長該一聞此言。到底情虛。覺的打了一個晃兒。站不住脚。馬二把下河。拏鴨子敗下陣來。定後跟直追到洞口。挺身大罵。二人逃進洞來。緊閉洞門。來至債精面前。磕頭請罪。債精說。你二人到底草雞毛。待爲師的設法擒他便了。老祖連忙披掛。戴一頂紙糊的媽虎。左手使一根不認杖。右手使一根一筆鈎。坐下騎的是端午兒癩蝦蟆。遲遲架着秃尾巴鷹。瞪瞪抱定磁公雞。開了洞門。與定後跟相見。只見定後跟頭戴了把抓的帽兒。身穿打飯吃的瓢兒。八個不答應的片子嘴兒。六親不認的楞子眼兒。七輩五不笑的簾子臉兒。四面都是腦杓子的腦殼。左手使的是吐絲繞。右手使的是磨鈍子。坐下騎的是瞎子放的那個鑪。一見債精。老祖大聲招呼。說債精。與你何干。快將長該白使交出。饒你的一洞的生靈。債精也不答話。叫遲遲將秃尾巴鷹放起。定後跟忙用吐絲繞把秃尾巴鷹套去。老祖又叫瞪瞪。再將磁公雞擎起。定後跟又用磨鈍子將磁公雞打碎。老祖一見心內着忙。說他將我二件無價之寶破了。如何是好。自好詐敗伴輸。誘他趕來。再作計較。債精催定端午蝦蟆。急急逃走。定後跟打着瞎子驢。緊緊跟隨。債精一面逃。一面在懷中掏出一把陰面小扇子來。用手一搨。搨了一陣過堂風。化了一道長河。定後跟趕至長河岸前。不見了債精。老祖只見大河阻路。又無渡船。本有一座長橋。又被債精過河折了。四顧無人。望洋而嘆。正在着急。遠遠見一隻渡船。一個稍公。自上流搖櫓而來。定後跟連忙招呼。說稍公大哥。你看見債精沒有。

梢公說。剛纔看見他拆了橋過河去了。說在前面不遠。定後跟說。求大哥渡我過河。重重有謝。梢公將船攏岸。定後跟連忙跳上船來。不上船還好。誰知那船乃是債精變化的一隻沒底兒的船。只見定後跟兩脚登空。翻身花水。那梢公不慌不忙。用手把臉一抹。現出債精老祖本來面目。用手指定罵道。定後跟阿定後跟。你可上了我的晃嘴晃了。管叫你一輩子也拔不出腿來。定後跟在地下叩頭道。我從今以後。再不惹你們長白人了。

### 聖賢愁

有一人姓白。綽號白喫。無論何處宴會。不請即至。坐下就喫。村中人甚惡之。公議在邨前三聖祠立一匾。上寫聖賢愁三字。一日呂洞賓鐵拐李雲遊至此。看見匾上聖賢愁三字不解所謂。遂化作雲遊道人。訪問情由。土人云。我們這裏有一白喫者。喫遍一方。見了他雖聖賢亦要愁。故有此匾。洞賓說。我二人雖不是聖賢。見了斷不至於愁倒。要會會他。看他有何喫白之術。二人坐在廟臺之上。呂祖吹了一口仙氣。變了一壺酒。幾碟菜。剛要斟酒。白喫已至面前說。你二位在此。多有失陪。坐住一傍。就要動手喫酒。二仙急忙攔阻說。我們這酒。不是白喫的。要將匾上三字。各吟詩一首。說對了方准吃酒。說不對驅逐出境。白喫說。請二位先說。洞賓即指匾上第一聖字說。耳口王。耳口王。壺中有酒我先嘗。席上無肴難下酒。拔出寶劍將耳朵割下。說割個耳朵嘗一嘗。鐵拐李又指匾上第二賢字說。臣又貝。臣又貝。壺中有酒我先醉。席上無肴難下酒。將洞賓手內寶劍接過。把鼻子割下來。說割下鼻子配了配。白喫看了大驚說。我從來沒見過如此請客者。輪到我不能不說。指着匾上第三愁字說道。禾火心。禾火心。壺中有酒我先斟。席上無肴難下酒。拔根寒毛表寸心。二仙說。你真豈有此理。我們一個耳。一個割了鼻。你何只拔一毛。白喫說。今日是遇見你二位。若要是別人。我連一毛也不拔。



## 請分子

一人生平最喜請分子。遇事尅扣衆人銀錢。死後閻君痛恨。發在黑暗地獄內受罪。一進地獄。卽與衆人說。列位在此。不見天日。何不各出公分。開一大大天窗。我來承辦。衆人云。我們有錢。不犯花在黑地裏。

## 嗇刻鬼

有一極嗇刻人。真是不怕餓死。不喫飯。人人皆以嗇刻鬼呼之。這一日過河。連擺渡錢都不肯化。甯可涉水而過。行至中流。水深過腹。勢有滅頂之凶。急呼岸上人來救。人曰。非二百錢不肯救。嗇刻鬼曰。給你一百文何如。頃刻水已過肩。又呼曰。給你一百五十文何如。岸上人仍不肯救。竟自溺水而亡。孽魂來至閻王殿前。王曰。你這嗇刻鬼。在陽世視錢如命。一毛不拔。今日來至陰司。帶他去下油鍋。鬼卒帶至油鍋前。只見油聲鼎沸。烈燄飛騰。嗇刻鬼曰。這許多油。可惜太費。若把這油錢折給我情賢乾鍋魚。鬼卒大喝一聲。將嗇刻鬼用叉挑入油鍋。炸了一個焦頭爛額。少皮沒毛。仍將孽魂帶至閻王殿前發落。王曰。此人這等可惡。應罰他去變猪狗。嗇刻鬼哭訴云。罰我變猪狗。我也情願。惟有一件事。我甚冤枉。閻王問曰。你有何冤枉。嗇刻鬼曰。我在陽世。一輩子沒吃過葱。求閻王爺指明。這葱到底是個什麼味兒。閻王聞聽。怒髮冲冠。指定嗇刻鬼罵曰。你這該死的孽魂。嗇刻的連葱都沒喫過。待爲王的告訴於你。這葱是酸的。連閻王爺也沒吃過。

## 鬼擇主

貪字之形近於貧。未有貪而不貧者。有一人極貪而貧。因貧而死。窮魂渺渺。來至幽冥。閻王遂判之曰。你這孽鬼。在陽世貪得無厭。終窶且貧。貧不能安於貧。妄想貪求。作孽多矣。應罰去變禽獸昆蟲之類。貪鬼曰。罰我變禽獸昆蟲。實不敢辭。但求大王格外垂憐。俯准我擇主而事。王曰。何擇。答曰。若教我變走獸。我要變伯樂之馬。張果之驢。若教我變飛禽。我要變右軍之鵝。懿公之鶴。若教我變莊丁之蜚。子產之魚。王遂赫然斯怒。指而罵之曰。你這孽障。如此揀擇。與陽世之作官。而揣缺之肥瘠者何異。着罰作一烏龜。既是怕窮。令其常常縮頭。既是多貪。令其終歲喝風。却食不着一物。貪鬼乃恍然曰。我雖然未嘗作官。却知道作官的罪孽不小。

### 死要錢

一客束裝歸里。路過山東。歲大饑。窮民死者無算。旅店蕭條。不留宿客。投一寺院。見東廂停柩數十口。西廂只有一棺。巋然獨存。三更後。棺中各出一手。皆焦瘦黃瘠者。惟西廂一手稍覺肥白。客素負胆力。左右顧盼笑曰。汝等窮鬼。想手頭窘甚。向我乞錢耶。遂解囊各選一大錢與之。東廂鬼手盡縮。西廂鬼手伸如故。客曰。一文錢不滿君意。吾當益之。添至百數。猶然不動。客怒曰。窮鬼太作喬。可謂貪得無厭。竟提兩貫錢置其掌。鬼手頓縮。客訝之。移燈四照。見東廂之棺。皆書飢民某字樣。而西廂一棺。書某縣典史某公之柩。

### 嘲採戰

黃帝御三千六百女而成仙。後人祖爲採戰之術。一老翁欲用之。路置姬妾。日夜嫖戰。誰知屢戰屢北。遂成虛癆之疾。猶自強戰不輟。延醫診視。醫云。腎氣大虛。精髓已竭。非峻補不可。老翁曰。虛不虛且勿論。不知我還有腦。

髓沒有。醫云。骨髓雖竭。腦髓尙在。翁喜曰。想不到我還有腦髓。請問先生我這腦髓。還夠戰幾回的。

### 包工活

夜遊神出巡。巡至一家。天交三鼓。燈燭煌煌。不知裏邊所作何事。喚當方土地來問。土地說。這是在裏頭做人。夜遊神說。多少日子做一個。土地說。十個月做一個。夜遊神說。十個月做一個。何必打夜作。土地說。想是包工活。

### 聽笑話

夫婦同睡。婦握夫陽。問是何物。夫曰。這是笑話。夫亦指妻牝戶。問是何物。妻曰。這個也是笑話。夫曰。兩物不一。如何同名。妻曰。你是公笑話。我是母笑話。夫曰。這笑話要尙你那笑話何如。妻曰。可雲雨正濃。婦問夫曰。你那笑話還有沒有。夫曰。都進去了。實在沒有了。不信你摸。妻摸而問之曰。笑話却沒有了。這兩個在外頭的是什麼。答曰。這是聽笑話的。

### 打手式

京城當差最勤。雖小差使。亦要起五更。有把兄弟二人。起早當差。行至街上。纔打三更。見大門羣房牆上。小窗尙有燈亮。把兄謂把弟曰。天氣尙早。我們何不看看窗內所作何事。把弟說。很好。你登之。我的肩膀上去。先看看。完我再看。把兄上了把弟肩膀。一手抓牆。一手將窗紙扒開。望裏一瞧。却是兩夫婦在那裏行房。把兄看之良久。捨不得下來。把弟一則緊欲要問。二則肩膀甚疼。在下問把兄曰。你到底看裏頭是作什麼。把兄既不敢直言。更

不敢出聲。在上用一指插入口中。一出一入式。曰。如此

### 小親家

有見少婦抱小兒吃乳。酥胸半露。甚覺可愛。乃討便宜曰。好個小寶貝。好個乖兒子。婦知其輕薄。接口曰。既好。你把女兒與他做媳婦。其人答曰。若如此。我又要叫你了。婦曰。你叫我什麼。我叫你親親熱熱的小親家。

### 嘲馮姓

蘇州人家。曬兩馮子於外門。瞽者不知。誤撒小便。其姑喝罵。嫂忙問曰。這瞎眼的臭濃血滴在你裏那頭。還是滴在我這裏頭。姑回云。嫂嫂說得不明白。我馬子有兩點。你馬子也有兩點。

### 龜蛇對

一秀才夏日下池塘浴水。被蛇將下身咬了一口。血流漂杵。秀才怒極。將池水涸乾。果見一蛇。綠質白章。用劍斬爲兩段。一面淨身。一面作對曰。斬斷蛇足千個綠。洗出龜頭一點紅。

### 蛛絲襖

一小官極聰俊。穿一件時花翠色綢襖。在人前賣弄。人見而誚之曰。此綢甚奇。並非蠶絲所織。乃蜘蛛絲也。小官問其故。答曰。你看這絲根根都從屁股眼裏抽出來的。如何不是蛛絲。

## 乾親家

阮（與卯同音）老二與嵇（與豎同音）大哥閒談。說我二人同院居住。痛癢相關。真是掰不開的交情。我們何不作了親家。更覺親熱。阮老二說。我有兩子。拜給你作乾兒。何如。嵇大哥說。很好。阮老二說。我要帶他兩個見見乾媽。嵇大哥說。你親家母有皮氣。肚量小。容不下人。你在門外等。我先進去探一探。阮老二在門外等候。只聽得裏頭打捶。打得痛哭流涕。眼水直流。流了乾親家乾兒子一身。又等了許久。只見嵇大哥在門內熱騰騰的扭將出來。垂頭喪氣。頭面濡濕。喘吁吁對乾親家曰。我剛剛進門去。你親家母就吃醉了。與我打捶。打的他還了席。吐了我一身稀飯。你看乾親家如今成了軟親家了。阮老二說。豈止你成了軟親家。你看你那兩個乾兒子。如今竟成了濕兒子了呢。

## 不懂眼

一闕客狎優宿娼。縱情花柳。一日跟兔與撈毛同來。催請闕客。說我一人如何。到兩處去。我出一對。那個對得上。我到那家去。二人說粗俗的尙可。闕客說。肚臍眼。跟兔的說。我對屁股眼。闕客說。對不上。跟兔的說。肚臍眼對屁股眼。還說對不上。想來不好男風。撈毛的說。我也對肚臍眼。闕客說。更對不上。撈毛說。肚臍眼對肚臍眼。那才真對上了呢。你還說對不上。你這個人不但沒開過眼。檢直的不懂眼。

## 嘲中人

吳俗田房交易。作中者名曰螞蟻。有老翁業此多年。家小康。買竈下婢。生一子。乞星士算之。星士善謔。口多微詞。戲之曰。查令郎英造必大貴。汝當作封翁。翁曰。我輩執業卑微。何得名通仕籍。星士正色曰。是不然。古者螞蟻將軍。螞稱正字。蝶封香國粉侯。蜂擢花臺刺史。諸蟲皆貴。安見蟻命之獨賤乎。翁不知其戲。述星士語。誇示同儕。日以封翁自負。兒長性憨。年十八。惟讀大學三百。人問令郎讀左傳否。翁曰。左傳已讀。今閱讀右傳矣。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兒年二十。頑鈍如初。翁恐前言不驗。復質諸星士。星士笑曰。君頭銜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誥哉。翁問何銜。答曰。中書科中人。升賣田司主事。外擢合同府知府。例封文契郎。晉封草議大夫。聞者噴飯。

### 萬化盆

一翁爲官不仁。生一子。性甚癡。最奢華。家有數萬貲。不足供其揮霍也。一日有以巨盆來售者。自謂無價之寶。名爲萬化盆。無論人物金珠。置盆中。一可化十。十可化百。非重價不易也。癡子甚愛之。試以金珠果驗。出萬金售之。藏諸空室。值夏日。其妻誤在盆中浴。癡子見盆中有少婦十人。詰肖其妻。乃裸裎入盆中。效于飛之樂。偕魚水之歡。越數日。其父亦在盆中浴。癡子見盆中有老翁十人。詰肖其父。乃大喜曰。一父之所積。不敷一子之用。十父之所出。足供一世之需。然事繁父衆。必須分其任。以專責成。乃示之如諸父中有智慧者。使之學而仕。爲我育妻孥。捐功名。有勇力者。使之戰疆場。爲我奏膚功。博封蔭。善理財者。使之充商賈。爲我權子母。擁厚貲。能務農者。使之服稼穡。爲我耕南畝。裕倉儲。爾諸父宜各司其事。勿忝父職。盆中父一聞此言。齊聲大罵曰。爲子不能父厥父。乃子厥子。試問人十可以養一人。十父豈能生一子。傳曰。父一而已。豈何能十。言訖。父仍化爲一。從此盆亦不靈。

而家貧如洗焉。

### 口頭語

把弟兄都有口頭語。把兄愛說。豈有此理。把弟愛說。那有這麼件事。把兄與把弟曰。我兩人這口頭言語。應該改一改。自今日爲始。如果誰說罰錢兩串。把弟說。很好。第二日。把兄來找把弟。一見面。把兄說了不得。昨晚失了盜。把弟說。失了何物。答曰。被賊把後院井偷去了。把弟說。那有這麼件事。把兄說。犯了口頭語。罰你罰你。明日一早求取錢來。把弟懊悔而回。見了婦人。愁眉不展。婦人問曰。你今日回來。如何這樣愁煩。丈夫說。我犯了口頭語。輸給把兄錢二千。米二斗。明日就要來取。因此愁煩。婦人說。我到有一個主意。你明日一早裝死。我把你停在門板上。用紙蓋好。把兄來了。我有道理。丈夫應允。次日如法裝死。把兄一早就來叫門。婦人開門。將兄讓進。掩面假哭。把兄看見房中停尸。弟婦在旁啼哭。忙問把弟在那裏。婦人說。昨日回家。走至院中。被鴨子一脚踢死了。把兄說。豈有此理。把哥在紙裏翻身爬起。大聲叫曰。不該不該。

### 不利語

有一人惜說不利之語。人皆厭之。一富翁新造廳房一所。慣說不利者往看。親至門前。敲門不應。大罵曰。浪牢門。爲何關的這樣緊。想必是死絕了。翁出而怪之曰。我此房費盡千金。不是容易。你出此不利之言。太覺不情。其人曰。此房若賣。只好值五百金罷了。如何要這樣大價。翁怒曰。我並未要賣。因何估價。其人曰。我勸你賣是好意。若遇一場天火。連屁也不值。一家五十得子。三朝人皆往賀。伊亦欲往。友人勸之曰。你說話不利。不去爲佳。其人

曰。我與你同去。我一言不發。何如。友曰。你果不言。方可去得。同到生子之家。入門叩喜。直到入席吃酒。始終不發一言。友甚悅之。臨行。見主人致謝曰。今日我可一句話也沒說。我走後。你的娃娃要抽四六風死了。可不與我相干。

### 聞鼻烟

一瞎子夫婦同床。妻暗約一人與之交合。夫聞聲曰。是何處响。妻曰。想是隔壁吃水煙。不要管他。少頃。又响。瞎子曰。好奇怪。這响光景不遠。覺之一抽一抽的動。不像吃水煙。倒像在那裏聞鼻煙呢。

### 吃麻團

一秃子秃的光板無毛。溜滑淨肉。將要娶妻。惟恐新人看見恥笑。預將牆上開一大洞。接新人過門。入房即摘帽鑽入洞內。非吹燈不肯出頭。次日黎明。仍戴帽出門而去。妻甚疑之。乃自忖曰。我自從過門。總未見過新郎之面。入房即埋頭不出。不知是何緣故。趁他未回。先將飯鍋放在洞內。俟他回來鑽洞。觸飯而出。定見新郎之面。此計甚善。秃子到晚間。施施從外來進房。又望洞內一鑽。那秃頭恰恰撞入飯鍋之內。趕緊拔出。對新人曰。拙夫今日回家。無別物可敬。請娘子吃一個新出鍋的大麻團。

### 妾吟詩

一京官年邁。精力衰耗。房事不能暢舉。其妾少艾。慾火方熾。情不自禁。遂與僕私。然必俟老爺五更當差走後。



始能暢所欲爲。妾爲僕曰。我兩人如此親密。每苦於爲時不久。若使老爺早早出門。我們方能多多歡樂。僕曰。我有一計。後院樹上烏鵲甚多。今夜三更。我將烏鵲打起。你在房中。卽呼天明。促其出門。我兩人盡半夜之歡。豈不甚妙。妾然之。至晚。依計而行。老爺聞鵲叫驚起。匆匆出門而去。行至公署。門還未開。又聽鼓打三更。天氣甚早。仍回家中。尙未關門。走至上房。聞房中有人說話。細聽乃僕妾交媾之聲。又聽僕與妾曰。我愛你身上好似粉團一樣。妾與僕曰。我愛你身上好似棉花團一樣。那像老討厭的。好似乾柴棒兒。放在爐內。燃也不燃。老爺聞聽大怒。欲要發作。又恐醜聲外揚。自好忍氣出門而去。差畢回來。與妾共飲。謂妾曰。我與你各吟詩四句。如詩不好。罰酒三鍾。妾曰。願聞。老爺說。打起烏鵲驚早眠。粉團緊抱棉花團。可憐討厭乾柴棒。投在爐中燃不燃。妾聞此詩。暗驚敗露。乃以詩解之曰。恩愛夫妻已數年。蒙恩養感難言。大人不見小人過。宰相肚內好撐船。

### 歇後詩

一先生隨棚看文。出門日久。不免思家。乃作歇後詩一首。已成六句。恰值學台進門。問先生曰。須聞吟哦之聲。想是作詩。欲求佳作一觀。先生因是思家之詩。不好給看。學台執意要看。不得已將詩稿呈出。詩曰。拋却型于寡。來看未喪斯。可憐三月不。竟染七年之。半折援之以。全昏請問其。學台看完。笑曰。此詩尙少兩句。乃續之曰。且等子游子。棄甲曳兵而。

### 破承題

一醫生自將長子治死。破題云。長子死焉。其爲樂可知矣。夫父爲大夫。子疾病。應勿死。而今亡矣。不圖爲樂之。

至於斯焉。又以小解爲題。破承云。持其柄而搖之。雖有存焉者寡矣。夫柄不持便不利。持不搖。滴猶存。持而搖之。孔門閉而脹滿頓消焉。何快如之。

縮脚詩

舊有嘲闕唇者云。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於其所不知蓋。一老翁貌似土地。有嘲之者曰。入疆闢。入疆燕。諸侯之寶三。狄人之所欲者吾。

嘲奚姓

有友人詠奚姓者。用四書七字吟云。奚嬖奚。此物奚。雖多亦奚。子之迂也奚。虞不用百里奚。如此則與禽獸奚。

名讀書

車胤囊螢讀書。孫康映雪讀書。其貧不輟學可知。一日康往拜胤不遇。問家人。主人何在。答曰。到外邊捉螢火蟲去了。已而胤往拜康。見康立於庭下。問何不讀書。答曰。我看今日這天色。不像要下雪的光景。

炒筍肉

一人延師。供膳澹泊。而頗文雅。題東坡語於書室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師正苦庖肉不繼。戲續其下曰。若要瘦又不俗。須要餐餐筍炒肉。

□ 三笑詩

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官被盜喊爺爺。

□ 睡鞋詞

嬌紅軟鞋三寸整。不下地。偏乾淨。燈前換晚妝。被底鈎春興。玉人兒輕蹠。也我肩相並。

□ 便壺賦

悠悠脫褲。引出棲禽。汲汲提壺。飛來鳴鳥。荷鼈名之雅製。豔龍勢之曲蟠。惟爾圓融。與人方便。莫笑空空碩腹。也傳朗朗矢聲。宋師慧入朝隱諫。雖無藉乎此君。趙文華納賂邀榮。直欲奉爲至寶。當夫日煖花明。晝依牆角。夢回燈暗。夜伴牀頭。幾疑玉杵擣霜。無憂擊缺。恰應銅壺滴漏。勿訝聲遲。實能容寬矣。綽矣。滿則覆顛之倒之。祇須蕩蕩。何用蕭蕭。

□ 登坑詩

神情急遽步倉忙。曲巷招尋停路傍。茅舍及肩防觸帽。石條蹲足亂褰裳。清虛臆肘融渣滓。濃郁波瀾膩汁漿。布褲脫時春鳥喚。木樨開處後庭香。偷看膚白唇無點。苦掙顏紅首欲昂。或有先聲通下氣。也將正色配中央。斜暉久照沈沈黑。倒影輕浮個個黃。歷歷蛆攢圖飽啖。營營蠅集快新嘗。坎深遲落千錘硬。竅窄孤懸一練長。雅學

研都擲筆墨。酷酣詩味亦包藏。

### 悼妓詩

秀才富商和尚屠戶共嫖一妓。妓忽病亡。四人同來吊祭。秀才云。我四人憐香惜玉。原有同情。何不作悼亡詩一首。以慰芳魂。衆皆樂從。秀才云。我們聯句。我說第一句。詩曰。一點香魂墜玉樓。富商說。萬斛明珠何處求。和尚說。阿彌陀佛西方去。輪到了屠戶。不會作詩。爲難良久。乃曰。我的肉內我的油。

### 童生文

文宗考童題。出蓋有之矣。童生文曰。今天下未有無蓋之人焉。學台批曰。我獨無。又曰。夫人自謂無蓋者。其蓋必大。自謂有蓋者。其蓋必多。蓋之於人大矣哉。二題出。月攘一鷄。文曰。今夫鷄乃天下未有之鷄焉。學台批曰。大鷄。又古今罕見之雞焉。學台批曰。老鷄。講下曰。吾與子言鷄。兩起股。夫鷄不同。有雄鷄焉。有雌鷄焉。有不雄不雌之鷄焉。是之謂騙鷄。鷄亦各異。有黑鷄焉。有白鷄焉。有不黑不白之鷄焉。是謂之麻鷄。學台又加一總批云。好一個不要臉的雜毛鷄。

### 偶戲對

木偶戲。北方謂之托偶。南邊謂之木肘。有人作對聯云。遇事強出頭。中中大有人在。登場便抽脚。天下其謂公何。剝去臭皮囊。始知假中假。露出真面目。方爲人上人。滿天歌唱誰開口。有人提攜我出頭。全憑下人做事。何用

上頭開腔。皆工穩可喜。

### 部院詩

有巡撫陞漕運總督者。馳驛過某縣境。縣令匆匆接差。書吏將高脚牌。誤寫爲漕運總督部院。途中見之。含齒不言。過境後。寄詩謝之。時縣令推升武崗州矣。詩曰。生平不是醉鄉侯。况奉綸音速置郵。豈有尙書加麩部。何勞邑宰作糟邱。讀書自應識魯魚。作客原同風馬牛。聞道邑區已遷轉。武崗莫誤五缸州。

### 教官對

有一窮教官。欲求有錢之秀才幫助。特出對以難之曰。老教官。窮教官。老當益壯。窮當益堅。老大窮堅教官。秀才一時對不上。忽見教官兩個小兒子。在庭中玩耍。秀才說。有了對句了。大兒子。小兒子。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大小王霸兒子。

### 蘿蔔對

東家供先生飲饌甚薄。每飯只用蘿蔔一昧。先生怒而不言。一日東翁請先生便酌。欲考學生功課。先生預屬曰。令尊席前。若要你對對。你看我的筷子夾何物。卽以何物對之。學生唯唯。次日設席。請先生上座。學生側坐。東家曰。先生逐日費心。想令徒功課日有成效矣。先生曰。若對對尙可。東家說。我出兩字對。與學生對曰。核桃。學生望着先生。先生拿筷子夾蘿蔔。學生對曰。蘿蔔。東家說。不佳。又曰。綢緞。先生又用筷子夾蘿蔔。學生對曰。蘿蔔。東

家曰。綢緞如何對蘿蔔。先生曰。羅是絲羅之羅。蔔是布疋之布。有何不可。東家抬頭一看。見隔壁東岳廟。又曰。鼓鐘。先生又用筷子夾蘿蔔。學生又對蘿蔔。東家說。這更對不上了。先生說。羅乃鑼鼓之鑼。蔔乃鐮鉞之鉞。有何不可。東家說。勉強之至。又出二字。曰。岳飛。先生又夾蘿蔔。學生仍對蘿蔔。東家說。這更使不得。先生說。岳飛是忠臣。蘿蔔乃孝子。有何不可。東家怒曰。先生因何總以蘿蔔令學生對。先生亦怒曰。你天天叫我吃蘿蔔。好容易請客。又叫我吃蘿蔔。我眼睛看的。也是蘿蔔。肚內裝的。也是蘿蔔。因何你倒叫我不教令郎對蘿蔔。

### 竹苞堂

先生訓蒙。滿堂學生。無一聰明可造就者。甚憤懣之。乃寫竹苞堂三字。懸之書房。辭館而去。東家知之。來書房見匾上三字。不解所謂。請教於人。告之曰。竹苞者。言學生個個草苞也。乃不屑教誨之詞耳。

### 万字信

一人寫信。言重詞複。瑣瑣不休。友人勸之曰。吾兄筆墨却佳。惟有繁言贅語。宜去。以後致信。言簡而該可也。其人唯唯遵命。後又致信此友曰。前承雅教。感佩良深。從此万不敢再用繁言。上瀆清聽。另於万字旁註之曰。此万字。方字無點之万字。是簡慢之万字也。本欲恭書草頭大寫之萬字。因匆匆未及大寫草頭之萬字。草草不恭。尚祈恕罪。

### 五臟神

五味有神。五臟亦有神。故五臟得五味之美。則神守舍而不出。有一學師。終年茹素。五臟神輩腥不見。淡泊難堪。一日有人請其赴席。五臟神聞之。固無不願隨鞭鐙矣。比到筵前。嘉肴美饌。既旨且多。五臟神共出梭巡。每食必問。每味適嘗。學師責曰。爾等終年啖素。一旦茹葷。各宜點享。何得出而騷擾。既令人觀之不雅。且貽我主人之羞。以後我在外。則各守爾舍。我在家。任爾出入可也。五臟神唯唯遵命。異日。學師又有人請。五臟神恰遵公令。不敢擅離。直到食畢。用稀飯之時。五臟神一時齊出。學師叱之曰。因何故犯我令。答曰。我們見了稀飯。謂是主人仍舊在家。不謂主人尙未回家。因此誤出。望其原宥。

### 賴節禮

一先生極道學。而東家極窮。每月束修。常常拖欠。將到端陽。節禮却是一錢銀子。用紅紙寫大哉聖人之道一句。裝入拜匣。交學生送去。先生說。既送節禮。爲何寫此一句送來。想是說學教者亦要合乎聖人之道耳。聖人云。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又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明明示我。以免追節禮之意。自好從緩。到了中秋。節禮連一錢也無。到了年節。仍舊毫無。先生只得相催。東家曰。我於端節全送過了。先生說。一錢何以抵三節。東家說。先生豈不知朱註云。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

### 錯用醋

老翁年逾花甲。如君正在妙齡。每遇雲雨。不能暢舉。未艾之芳心。難捱不舉之陽物。家有一僕。姓蔡。因他年輕。呼之爲小蔡。這一日老翁出門。如君將小蔡喚至房中。令他暫解飢渴。誰知小蔡未經女色。左支右絀。不得其門。

而入。如君着急曰。你速將罐內油抹上。滑則易入。小蔡連忙去抹油。不意抹錯了。竟把罐內醋抹上。鑽研良久。與窮秀才一般。又酸又澇。如君甚急。說你抹錯了。快去再抹。小蔡另抹清油。豁然直入。暢美難言。到了極快之時。不覺大呼曰。好小蔡。好小蔡。老翁回來。走至窗前。聽見房中連呼好小蔡。訝之曰。我不在家。是誰在這裏吃早飯。推門一看。罵之曰。你兩人作的好事。我問你小菜這麼那樣好。如君答曰。小菜怎麼不好。又有油。又有醋。

### 養百齡

百舌鳥。北方謂之百齡。各樣鳥音。無不會學。一老翁甚愛百齡。專雇一小廝喂養。不時提到街上。謂之闖百齡。這一日天熱。與百齡洗澡。屬小廝曰。小心看守。如落一根毛。打折你的腿。屬畢。出門而去。太太要支使小廝作事。說小的不敢擅離。萬一百齡落了毛。要打折小的腿。老翁向來懼內。太太一聞此言。打籠內把百齡掏出來。拔的連一根毛兒也沒有。仍在籠內。老翁回來一看。百齡成了不毛之鳥。大怒說。這是那個拔的。小廝不敢言語。太太接聲曰。是我拔的。你便怎麼樣。老翁回嗔作喜曰。拔的好。比洗澡涼快。

### 鬧一鬧

杭州西湖。每至春融。遊女如雲。一婦人雇轎。往西湖遊玩。貪戀湖光山色。不覺歸遲。時已薄暮。怕關城門。心中着急。乃催轎夫曰。轎夫阿哥。天色晚了。我多把銅錢打發你。與我儘力鬧一鬧。早進到裏頭去。不但我舒服。你們也落得快活快活。

### 賣古董



昔某甲賣古董爲業。其媳少艾。欲偷之。媳訴於婆。一日婆代媳臥。翁往摸之。嫗乃夾緊。以自掩飾。翁認爲媳。極口稱贊。以爲遠出婆上。嫗罵曰。臭老賊。一件舊家伙也不認得。你還賣怎麼古董。

### ■擲刀擲

媽媽最疼女兒。偏偏許了一個又高又胖的姑爺。到了吉期。媽媽怕女兒招架不起。親送過門。入洞房。不放心。站在窗外竊聽。候之良久。忽聽姑娘大聲呼曰。殺了人了。媽媽大驚。連忙推開門。跑到床前。一把攔住姑爺之物。不放說。姑娘別害怕他。殺不了人。媽媽攔之刀擲兒呢。

### ■上臺口

夫妻欲雲雨。因礙兩子在房。候大兒睡熟。小兒未睡。乃誑之曰。你看媽媽與你爹爹作戲。婦人騎在男人身上。作倒插蓮花之式。小兒無知。爬在他媽的身上。父惡其礙事。打他下去。小兒大哭。大兒妝睡在旁罵曰。該打該打。叫你看戲。誰叫你爬在臺口上去了。

### ■爭上下

兩夫婦反目。婦悍而能言。夫責之曰。我是天。你是地。天在地上。豈可欺天。妻曰。我是陰。你是陽。陰在陽上。豈可落後。夫曰。以乾坤而論。是乾在上。不是。妻曰。以內外而言。是內在上。不是。夫曰。以男女而論。是男在上。不是。妻曰。以雌雄而論。是雌在上。不是。夫曰。以夫妻而論。是夫在上。不是。妻曰。以牝牡而論。是牝在上。不是。夫曰。是人皆稱

老爺太太。是老爺在上不是。妻曰。俗言都說老婆漢子。是老婆在上不是。男人實在說不過。乃暢言之曰。我與你行房。到底誰在上頭。妻曰。若高興玩一倒澆蠟。還是我在上頭。

### ■ 我不去

世上惟婦人最會哭。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能變國俗。抑惟婦人最會假哭。其聲雖悲。而悲不由衷。聖嘆批五才子云。有聲有淚謂之哭。無聲有淚謂之泣。有聲無淚謂之號。潘氏哭夫。乃假號了一陣。至今留爲笑柄。一婦人夫死。哭之甚痛。抱棺披髮而哭。見人來更大哭曰。我的夫呵。我的天呵。我願意跟了你去。你爲何不拉了我去。正哭的高興。被棺縫兒把頭髮掛住。婦人大驚。忙改口曰。你別拉。我不去。我不去。

### ■ 嘲舉子

一舉子年少而美。每入場。卽夢人戲其後庭。而總格格不能入。從此屢得此夢。屢落孫山。殊覺不快。後又進場。仍夢如前。覺身後物挺然特入。與前夢大不侔相。甚覺欣喜。自謂今科必中無疑。旣而思之。覺被人狎暱時。不像是夢。復又思之。檢直的不是夢。

### ■ 嘲大字

一老翁能寫極大之字。而寫字亦甚奇。以身爲筆。以髮爲毫。以池佇墨。以紙鋪地。每行書。裸體浴中池濡墨。躍紙上縱橫馳驅。與張顛之草書。且園之畫虎。共稱三絕。一日有人求寫一大成字。老翁赤身濡墨。披髮先登。但見

書黑紙白。如烏龍之躍巨海。首揮身送。若天馬之行長空。觀者無不稱奇。孰知字大墨多。尙餘長鈎未寫。老翁傍徨四顧。乃挺身斜臥爲一鈎。尙多一點。又濡墨斗。坐成字眉頭爲一點。衆見黑點中有空小洞。殊覺詫異。細思之。始悉老翁殺道缺陷之處。所留之餘地。且觀者譏之曰。原榻舊跡。乃無價之墨寶。老爺聞而感之曰。非然也。深山大澤。實主龍蛇。此乃幽谷中多年之烏道耳。觀者譁然。

### 嘲看表

洋人造鐘表。既竭心思之用。更奪天工之巧。其價雖昂。而當差者不可少。然不當差者亦有之。示闊也。故人嘲喜帶表者。曰。必表而出之。嘲表不準者。曰。虛有其表。有一人詹起早當差。心常恐晚。囑夫人曰。明日有御前要差。你須守夜。看表到時。相請可也。夫人曰。我不識表。焉知早晚。何不表上畫圈記之。到圈卽請。方不誤事。夫如其言。在表上畫一小圈。遂放心上牀鼾睡。夫人坐燈下。時時看表。總不見到圈。良久又看。仍未見到。屢看屢瞧。竟不知東方之既白。夫猛醒驚。問曰。因何不請。夫人曰。表未到圈。不敢請耳。夫曰。天色大明。豈有不到圈之理。取表一看。果未見到。再細聽之。而表已停擺矣。後因誤差被議。深恨虛有其表者之誤事。永不表而出之也。

### 鬼怕色

一色鬼。宿柳眠花。淫蕩無度。家止一妻。雲雨之事。竟無虛夕。其妻疲於奔命。已至厥厥瘦損。閻王查知此事。命兩小鬼拘之。小鬼領勾魂牌。潛至色鬼家中。先在窗外竊聽。聽婦人說。你饒了我罷。我實在攔不住。你再鬧了我的。已經成了鬼了。色鬼說。我全不管。就是鬼。我也要玩。兩小鬼一聞此言大驚。抱頭鼠竄而去。來至陰曹。見閻王

以實告之。王勃變色曰。這色鬼好大膽。連你兩個都放不過。不知他問我沒有。

### □ 丐換形

一丐挈妻乞於市。寄宿十王殿廊下。一日乞於富貴家。歸而痛哭。妻問之曰。人生等七尺耳。彼富貴者。饗膏粱。衣文繡。日擁嬌妻美妾。以爲樂。而我寒餒若此。何很心閻王不公。一至於此哉。已而宿鄉下。見十王召之去。曰。爾勿怨我。爲爾易之。命鬼判先易其舌。曰。是當日將軍曲良翰。用以啖駝峯者。爾易之。則山珍海錯。可長飫矣。又易其肩背曰。是當日昭王被鳳毛裘者。爾易之。則鸞封艾帶。可長御矣。并易其下體曰。是當日漢武入溫柔鄉。占三千粉黛者。爾易之。則蛾眉螓首。可長擁矣。丐曰。天下之美色無窮。一人之精髓有限。骨中物必須多賜。始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王曰。此物我殿後尙有數缸。原可挹彼注茲。奈一人之身。豈能多付你且去。我隨後源源接濟也。丐大喜。叩謝而去。至天曉。妻以殘羹剩飯進。丐大怒曰。吾將食珍饈。勿以汚我舌。又以破納進。又大怒曰。吾將被錦繡。勿以辱我體。妻誚其顛。丐愈怒曰。我早晚以金屋貯阿嬌。鏖戰三千粉黛。看汝黃面婆何處送衾枕耶。妻駭詰其故。丐大言以述之。妻大笑曰。癡兒却忘了一件大事。丐問何事。妻曰。滿身都換。只未換得石季倫豪富命耳。丐遂語塞。

### □ 老前輩

一婦人再醮於後夫。甚睦。時及清明。謂夫曰。前夫待我不薄。我欲到坟前祭掃。夫曰。甚好。我與你同去。二人來至坟前。夫問婦曰。你已嫁我。你哭他用何稱呼。妻曰。夫是我天。他是先天。你是後天。我哭他先天爲是。婦人於是

慟哭先天不已。夫見其哭之慟。情不自禁。亦欲同哭。妻曰。你哭他用何稱呼。夫曰。他娶你在前。我娶你在後。你稱他先天。我自好稱他老前輩了。

### 喜寫字

一人最喜與人寫字。而書法極壞。一日有人手搖白紙扇一柄。意欲爲之寫字。其人乃長跪不起。寫字者曰。不過扇上幾個字耳。何必下此大禮。其人曰。我不是求你寫。我是求你別寫。

### 嘲通品

東海龍王。在水晶宮秉政八千餘年。因年邁龍鍾。欲傳位於世子。奏明玉帝。奉敕旨准其禪位。到了卽位之期。衆波臣無不歡欣鼓舞。惟四鱗長不甚如意。四鱗爲何。一是龜丞相。別號元衣大府。一是蟹元帥。別號橫行督郵。一是蝦先鋒。別號長鬚刺史。一是蚌總管。別號鐵甲將軍。此四長族大寵。多皆爲上游所器重。因久涉風濤。沉淪宦海。各懷急流勇往之心。又因新王親征。不敢遽退。只得率領水府功勛。澤國故土。以及河伯水母。蝦姑豬婆。皆舞蹈朝王。小王出貝闕。陞水晶宮。坐通明殿。開金口。對四鱗而言曰。方今四海承平。九州清宴。榮光出河。海不揚波。爲上者宜明目達聰。爲通明之主。在下者宜洗心滌慮。爲通明之臣。今見爾四長。皆非通明之品。何以輔弼朕躬耶。四長對曰。古帝王光被四表。謂之明。格於上下。謂之通。至通能達乎神明。至明能燭乎萬類。不識王之所謂通明者。果如是乎。王曰。朕以形體而言耳。譬如水晶宮。又名通明殿。晶瑩透徹。猶存有玉字瑤房一樣。爾四臣果能滌蕩其心胸。洗濯其肺腑。淨潔若玉壺之清。聰明如冰雪之淨。方稱通品。請問四人中尙有通品否。王曰。惟有

蝦先鋒身披白魚衫。內穿水晶衣。算得通品。餘皆披鱗貫甲。污濁之物也。又問薦賢以代可乎。王曰。以人事君。人臣之職。然宜各以其類。苟非其類。其何能代。以三日爲期。果能通而明之。朕有厚望焉。四長朝罷。各歸水府。遍覓代替之人。蟹元帥請玳瑁相代。蚌總管請江珧相代。惟有龜丞相入鮮同類。更無代庖。問之於龜夫人。夫人曰。何不及時損輸。庶邀曠典。龜丞相遂將多年宦囊。異寶奇珍。盡獻貢之。小王及踐王位。可無珍寶。盡賞收之。以珊瑚枝。水晶盤爲回敬。龜丞相見貢已全收。自謂雖欠通明。亦可含糊從事。到了三日。龜夫人將小王所賜之珊瑚枝。插在龜頭上。水晶盤覆在龜胸前。猶如新換二品頭銜一樣。雖未見透體通明。亦覺外觀有耀也。遂同蟹元帥。蚌總管齊來覆命。王問爾三人可以通明否。蟹元帥舉以玳瑁以代。蚌總管舉江珧以代。王曰。此二物在汝輩中。稍覺通明。尚可相代。又問龜丞相如何。龜丞相頭頂珊瑚。手捧水晶盤。蹣跚而前。王赫斯怒。罵曰。你這臭烏龜。外面到像通明。內裏却甚昏聩。况珊瑚水晶盤。皆身外之物。由捐貲納賄而來。豈可謂之通明乎。着革去相職。發黑龍江爲鼈。爲虛有其表者戒。

### 新姑娘

有一新姑娘出嫁回門。母親慌忙接出二門。見了女兒心疼。忙問你婆婆待你好不好。姑娘說怎麼不好。叫他兒子與我一個被窩裏睡。母親忙用語岔曰。我沒問你女婿。姑娘說女婿怎麼不好。一夜裏摟之抱之的。母親說這是什麼樣兒。姑娘說是蘑菇頭樣兒。母親急曰。真真怎樣好。姑娘哭曰。媽媽見了好東西。就要搶人家的。

### 棋譜銘

棋不在高。有著則名。著不在勤。弗悔則靈。斯時棋譜。惟吾得情。精明無懈局。草率不進嬴。談年有國士。往來無賭精。可以調素心。役神明。無呼盧之亂耳。無籌馬之勞形。棋輸子兒在。著著見將軍。君子云。何臭之有。

### 生員對

一生弱冠游庠。不循矩度。學官示以對曰。賭錢吃酒養老婆。三者備矣。生應聲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

### 嘲時事

近年時事顛倒。竟有全非而以為是者。口撰數語以嘲之。京官窮的如此之闊。外官貪的如此之廉。鴉片斷的如此之多。私鑄禁的如此之廣。武官敗的如此之勝。大吏私的如此之公。舌鋒犀利。造語亦苛。

### 鬼挑擔

鐘馗最愛吃鬼肉。到了壽誕之期。其妹送他壽禮。禮單上寫云。酒一罇。鬼兩個。送與哥哥隨意樂。哥哥若嫌禮物少。連挑担的是三個。鍾馗命左右將三鬼一並送入廚房。令庖人烹之。二鬼謂挑担鬼曰。我兩人在禮單之上。本是壽禮。死而無怨。你却何苦來要挑這担子。

### 嘲土娼

一南客嘲北方土娼曰。門前一陣車風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蹄香。棉襖棉裙棉膀子。膀脹那裏有春風。

初試薄羅裳。生葱葱。生蒜生韭菜。腌臢。那裏有夜深私語脂香。開口便唱黃昏後。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蓮船盈尺裝高低。顰骭。那裏有春嬌一曲描弓樣。塗來白粉似冬瓜。妝腔。那裏有蛾舉淡掃翠凝妝。舉杯定吃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髮髻高尺二。蠻娘。那裏有斜簪雲髻巧梳妝。行雲行雨在何方。土炕。那裏有鴛鴦夜宿鎖金帳。五錢一兩等頭昂。便忘。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

### 聞洋烟

嫖客愛潔之極。妓女百般情趣。尙多憎嫌。妓將陰尸用百花薰香。嫖客揭波一聞。乾香透鼻。美不可言。乃大駭曰。原來是一個薰煙的朋友。又望下聞。聞到極妙之處。其味又酸又羶。恍然曰。敢情還是一個聞洋烟的老官。

### 搭拉酥

一妓頗有姿色。人皆呼之曰挨挨酥。一闕客輕財重色。攜千金來嫖。妓貪其財。百般情趣。假意慇懃。並許以從良之語。闕客溺而愛之。揮金殆盡。忽接家信。催其回家。妓聞之。臥床痛哭。作難捨之狀。闕客更加連戀。竟至囊空如洗。乃自忖曰。我要走。他立刻就哭。哭的來眼紅流淚。我想就是要哭。何至如此之速。其中必有緣故。伺妓出房。遍尋別無他物。惟褥下有一紙包。開看却是很好洋煙。乃妓假哭拭目所用也。闕客以鍋煤易之。妓進房。闕客假說要走。妓如前臥床。將鍋煤抹之。揉成兩雙黑眼。闕客說。我有錢你赧顏相待。我無錢你烏眼相看。妓知誤抹。連忙洗淨。要施粉脂。再整雲鬢。愈覺豔麗。闕客仍執迷不悟。與妓曰。我今日千金已盡。你會說嫁我之言。何不即時成就。妓曰。此事必須與媽媽相商。妓商之。鴛兒。鴛曰。可。然吾家全仗你一人養贍。必須與我再掙一年。闕客一聞。



此言欲走不捨。欲留無錢。甚覺爲難。妓曰。何難之有。你且在我家暫爲幫忙。客來我去相伴。客走與你同眠。與從良何異。闕客應允。妓曰。你旣願在我家。必須起一別名。方好呼喚。我兩人旣是夫妻。我叫挨挨酥。你名搭拉酥。甚妥。闕客始而嫖。繼而撈。總穿綠道袍。一日院中來一闕少。攜萬金來嫖。妓棄舊迎新。百般貼戀。而搭拉酥亦雅意慇懃。闕少見其和藹。拉他側坐相陪。闕少曰。今日席前。我們以聯句爲令。我先說第一句。傾國傾城世所無。妓曰。賤人全仗貴人扶。闕少曰。用盡萬金何足惜。闕客曰。明年一對搭拉酥。

### 強出頭

蟬與黃鳥蝴蝶烏龜蜜蜂結爲兄弟。設筵同席共飲。蟬曰。我出一令。每人說俗語兩句。要切己自警之言。衆皆樂從。蟬曰。金風未動蟬已覺。暗送無常死不知。蝴蝶曰。願從花下死。作鬼也風流。黃鳥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蜜蜂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一生辛苦爲誰忙。膽了烏龜。一時說不出。急得把頭望外長伸。可巧被玩童看見。拾磚打中龜頭。烏龜把脖子望回一縮。說我有了俗語了。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 臭烏龜

有捐二品誥封者。戴朝帽。穿朝裙。著披肩。在衣鏡中自照。徘徊顧影。得意洋洋。指謂其妻曰。你看鏡中是誰。夫人曰。是一隻仙鶴。夫曰。如何是鶴。答曰。鶴有紅頂。一品之兆。夫甚喜。將紅頂帽摘下。指謂夫人曰。鏡中又是誰。夫人曰。是一個臭烏龜。夫大怒。夫人曰。你看鏡中腰裏重裙。肩飛雙邊。光頭縮頸。身匾體圓。不是烏龜是什麼。夫曰。因何說臭。答曰。天下物惟銅最臭。頭銜乃銅錢所捐。謂之臭也。不亦宜乎。

### 聞鼻烟

京中聞鼻烟。有極量大者。每日非一二兩。不能過癮。竟有往鋪內裝烟。把腦袋躺在櫃台上。謂賣烟者曰。你給我一個鼻子眼裏裝一包。雖是笑談。却是實事。有一婦人夏日晝寢。呼之不醒。一輕簿人。戲將烟壺納入屙中而去。婦醒。掏出烟壺一看。却是一個滾熱的套紅烟壺。一面聞烟。一面大罵不已。鄰嫗勸之曰。此事甚醜。娘子不必聲張。白得一個套紅烟壺。豈不甚妙。婦曰。不是這樣說。此番塞進套紅烟壺去。若是不罵。以後我這鼻子眼裏。連套藍套綠套五彩。一齊都塞進來。那還了得。

### 拜把子

幼女見兩狗相牽。問母曰。好好兩隻犬。爲何聯攏在一處。母曰。他們在那裏拜把子。女搖首曰。不是。母曰。怎見得不是。女曰。拜把子。或是手對手。頭對頭。沒見過屁股對屁股的。母曰。你不曉得。如今拜把子。全仗後勁兒大。更要有些拉扯。你是沒拉扯。你東我西。誰還認得誰。

### 鼻頭官

南方稱奴爲鼻頭。一僕人既富。以貲得官。嘗乘四轎出入。人皆惡之。一日赴友人家飲宴。客誚之曰。昨日聞官獲巨盜。乃是一怪。身長數十丈。腰大百餘圍。截其頭。亦重數千斤。碎之而後能抬。僕曰。那有此事。客曰。只一個鼻頭。亦用四人抬之。僕遂不終席而去。

嘲武弁

一補碗。一待詔。同宿旅店。補碗見待詔年輕。欲調戲之。呼其同床來睡。待詔乃自忖曰。隣氛不靖。急宜辦防。遂將剃刀夾在臂內。以防隘口。補碗者原欲奮勇直前。因想敵人必有準備。亦將補碗所用之鐵帽。套在龜頭之上。以備不虞。待詔見敵臨切近。乃大聲呼曰。少望前進。我帶之不呼。補碗亦隨聲應曰。不怕。我戴之盔呢。

水酒詩

夫婦造水酒出賣。沽酒者與賣酒者作問答詩一首。頗可解頤。夫問妻曰。天一生來竟若何。妻答曰。甕中壬癸已調和。沽酒者曰。有錢不買金生麗。賣酒者曰。前面青山綠更多。

看上了

一婦人訴其夫曰。隔壁老三。他常常看我。夫曰。理他作甚。婦人曰。我今日對你說。你不在意。以後被他看上了。却與我不相干。

厚臉鬼

一師設帳課徒。一夕談文燈下。忽見疏櫺中有鬼探首而入。窺其面初如箕。繼如釜。後更大如車輪。眉如筓。眼如鈴。兩頰高厚有尺許。堆積俗塵五斗餘。睨師微笑。取所著之書示之曰。汝識字否。鬼不語。師曰。既不識字。何必

裝此大面孔。在人前說大話。以指彈其面。響如敗革。若無骨者。因大笑曰。臉皮如此之厚。無怪汝無羞恥。不省人事也。鬼大慚。頓小如豆。師顧弟子曰。吾謂他長裝此大樣子。必有大本領。却是一無面目之人耳。取佩刀砍之。錚然墮地。拾視之。乃一枚小錢。石道人曰。倉頡造字而鬼哭。周景鑄錢而鬼笑。鬼之不識字而愛錢。其天性也。迺有識字而亦愛錢者。吾不測其是何厲鬼。裝何面目也。

### 犬識字

一塾師蓄一小犬。性甚靈明。進寶終日不出書室。置案頭。見讀書輒注目凝想。若有所得。師奇之。戲書進寶不許入塾。六字粘座隅。犬審視良久。垂頭喪氣而出。永不再入。師益奇之。增其名曰慧兒。犬搖尾踴躍。猶假名士之愛呼表字也。犬自識字後。頗敦品。偶出遊。夷然不屑與凡犬伍。殘羹賸炙。蹴而與之。怒目不顧而去。後塾師病篤。犬忽發狂。見藍縷者歡迎。見鮮衣者狂吠。師曰。積怪成癖。畸士類然。然反常恐取禍矣。後爲東鄰子啖以竹弓而斃。師歎曰。犬敦品識字。猶不得終其天年。反不如不識字喪品者之得以保全狗命也。諺云。庸庸多厚福。其此之謂與。

### 牛聯宗

牛郎以金錢萬緡。載牛背。送斗牛宮交納。牛忽逃逸下界。自顧形穢。不堪露俗。因思背上物頗多。不難連宗華族。夸耀鄉里。遂往東海謁麒麟。告以意。麟曰。子之角子之趾。公子公族。豈汝觸牆蠢物能溷我公類乎。叱之去。又詣西域青獅子。未及通謁。獅見其狀。醜劣不堪。大聲一吼。遺臭滿地。逃之荒野。無所適從。忽憶蘆上長耳公。有同

車之誼。往求之。長耳公曰。南山有金錢豹者。雖託名霧隱。却廣交遊。僕願爲介。遂同詣南山。長耳公見金錢豹。道牛之誠。稱牛之可。豹初拒之。繼見其背上物。笑曰。相君之背。尚可聯宗。且我家所以稱豹變者。亦因背上有金錢文耳。若雖無文。尙可以人力爲之。取其金錢。分皮上毛。編成文芒。何異色斑爛。金光閃爍。迥異常牛。與貴郎納官捐職。頓換頭銜者無異焉。長耳熟視公笑曰。一破慳囊。便成俊物。卽介葛蘆來。亦聞聲莫辨矣。遂別去。豹自此引爲同譴。而牛亦掉尾自雄。未匝旬。金錢盡脫皮毛如舊。豹怒曰。如此醜態。玷我華宗。喧逐之。牛狂窘無措。仍投斗牛宮來。牛郎以鞭捶其背。詰其金錢何在。牛具以告。牛郎曰。蠢哉畜類。若輩所願與汝聯宗者。緣汝有金錢耳。一旦錢盡。豈肯引泥塗中物爲祖若父之異子孫哉。索其鼻。繫諸牢後。入遂以牢名之。

### □ 千金子

千金子驕人曰。我富有千金。你何不奉承我。貧者曰。你有千金。與我何干。我何必奉承你。富者曰。我分一半與你。你該奉承我了。貧者曰。你只千金。你留五百。給我五百。我與你是一樣。又何奉承之有。富者曰。我悉數盡送於你。你難到還不奉承我嗎。貧者曰。你失千金。而我得之。你又當奉承我。我更不必奉承你。

### □ 魂作闊

一人最喜作闊。而家甚窮。客至無人送茶。大聲呼曰。倒茶來。屢呼不至。妻無奈。只得自送茶出。窮人見妻出。窘甚。乃大喝曰。你男人那裏去了。答曰。出差去了。爲什麼還不回來。答曰。人未回來。魂已回來了。夫曰。魂在何處。答曰。在那裏坐之。胡吹混嘮裝闊呢。

### 三生鏡

西湖照膽臺有古鏡一方。晶光瑩澈。名曰三生鏡。鏡中著字影。而不著人形。就字形之休咎。以卜心影之吉凶。歷歷不爽。有秀才偕一僧至。臨鏡一照。中有影占鰲頭四字。秀才喜極欲狂。遂以功名自負。僧亦從旁曲諛。無所不至。秀才曰。鰲生之願畢已。請大師入鏡中。登獅子座。上蓮花臺。放丈六金光。與宰官現身說法。僧欣然應命。熟視鏡中。杳無一物。久之見白光一片。若粉牆半堵。牆上有六字。僧挽秀才誦之。乃朗誦曰。此處不可小便。

### 避首席

諺云。常常坐首席。漸漸入祠堂。此言齒愈尊。死愈速也。故首坐一席。人人讓之。有一患瘋病者。延醫調治。醫曰。瘋癆膨脹。閻王請下客。卽要催請。不必服藥。病者曰。我未見請帖。如何是客。醫曰。不過言不久見閻君耳。病者曰。作客我却不怕。我最怕坐首席。但求你把我這瘋症。用些生疾動氣的藥。改爲膨脹二症。挪在第三第四。免得大家謙讓。叫主人費心。

### 醉了來

主人請客。各酒用小杯。客舉杯作嗚咽之狀。主人驚問其故。客曰。覩物傷情耳。先兄去世之時。並無疾病。因友人招飲。亦與府上酒杯一樣。誤吞入腹。噎死耳。今見此杯。焉得不哭。主人速令人易大杯。而酒不斟滿。客舉杯細視。笑曰。此杯當截去一半。主曰。爲何。客曰。上半截用不着。要他何用。主人遂令人將酒斟滿。客飲。酒入口。盡噴而

出之。主詰其故。答曰。我幼時曾將門牙跌落。醫人以分水犀骨補之。故酒有水不入也。主人曰。酒有水請吃飯。令人內邊取飯。客曰。多謝內人。主人曰。內人非足下所宜稱。客曰。飯自內出。不謝內人。謝誰。飯畢。送客至門。客問曰。適纔造府。見有照壁一座。因何不見。主人曰。向來未有。客恍然曰。不錯。我是在家吃醉了來的。

### ■ 誘誘誘

古喻蕭太山怪僻性。名其堂曰。堂堂堂。亭曰。亭亭亭。樓曰。樓樓樓。有貴官游其園。至一洞。戲之曰。此處何不名洞洞洞。蕭聞之大不悅。指貴官責之曰。誘誘誘。

### ■ 問靴價

性緩人買新靴一雙。性急人問之曰。吾兄這靴子多少銀子買的。性緩人伸一隻脚示之曰。二兩四錢。性急人扭家人便打。說好大胆奴才。你買靴子。因何四兩八錢。賺錢欺主。可惡已極。性緩者勸之曰。吾兄有話慢慢說。何必動氣。又徐伸了一隻脚示之曰。此隻也是二兩四錢。

### ■ 嘲州同

一富翁酷嗜古董。而不辨真假。造一精室。室中羅列古玩。皆三代以前之物。有舜之琴。夏之鼎。商之彝。湯之盤。時時誇耀於人。一日有人執一銅夜壺求售。斑駁陸離。云是武王時物。要索重價。富翁曰。銅色雖好。只是肚子裏空空如也。而且臭的很。答曰。肚裏雖臭。却是一個周銅。（與州同同音）

### 嘲州縣

冥王坐森羅殿。判官捧冊上呈。王曰。多日不稽鬼錄。恐滋積弊。今當逐一查點。先點勾魂簿。唱名再四。無一應者。王曰。催名鬼有八萬三千。何無一人在。判官稟曰。後殿轉輪王。命男者爲蒙師庸醫。女者爲娼妓妬婦。盡託生人世矣。王愀然曰。蒙師庸醫。草管人命。妬婦妓女。流毒生靈。使若輩降生天下。恐陰曹投到者。接踵而至也。又點餒鬼簿。判官稟曰。前鬼門關守者失察。諸餓鬼乘機逃竄陽世矣。王問在陽間作何事。曰。大半作州縣。王曰。若輩埋頭地獄。枵腹已千百年。一旦得志。必至狼餐虎噬。生靈無遺類矣。判曰。請仍押回可乎。王沈吟良久曰。此亦大費事。果能到得陽世。忍飢挨餓。勉強作一好官者聽之。倘餓吻翕張。重者削其爵祿。殃及子孫。輕者降一候補冷官。使其永不署事。凍餓終身。仍還他餓鬼本來面目可也。

### 三不看

一縣令不獲乎上。引退回籍。謁見上憲。上憲曰。你年力富強。官聲亦好。因何告病。答曰。卑職作知縣。有大不欲看者三。是以不仕。上詰其故。答曰。第一杖責罪人。那個屁股實在難看。第二相驗女屍。那張陰戶實在難看。以下卑職不敢說了。上曰。但說無妨。令立而言曰。第三稟見大人。那副嘴臉。實在難看。

### 懼內令

縣令某性卑鄙。惟以逢迎上司爲得計。與同僚稟見巡撫。某卽膝行至堂上。叩頭有聲。額上磊塊若巨卵。叩畢。



袖出金珠。置座下。匍伏不起。撫公大怒。某仰首卑詞以對曰。大人是卑職老子。卑職是大人兒子。不到處訓誨可也。撫公愈怒。擲金珠叱之去。同僚代爲婉求。撫公曰。汝等不知我與他同鄉。素知其懼內。每早起膝行趨伏。盃次叩首如響。柝隨出金珠。戲作簪環。稍有不悅。雙手捧杖以進。口呼夫人是下官母親。下官是夫人兒子。叱之始出。適見其狀。與在家無異。是直以細君戲我也。言未畢。忽聞堂後一聲獅呼。衆皆變色。撫公亦戰慄而退。

### 嘲戳記

夫婦過年。因年事匆忙。無暇雲雨。到了新正。婦人耐不住。有意謂夫曰。爲何今日放燧炮的甚多。夫曰。是鋪戶開張。妻曰。鋪戶已經開張。官場也要開印。不知你我那事幾時開張。夫曰。我們那事不叫開張。也叫開印。妻詰其故。夫曰。你那個像印盒。我這個像印欄。印欄放在印盒裏。不是開印是什麼。於是放了一掛小燧。二人同入被窩。誰知婦人鑽在被底下不上來。夫曰。快來開印。別誤了吉時。妻曰。你不曉得例。封印要上封下。開印要下開上。你在上頭讚禮。我好上來。夫乃高聲讚曰。請高陞。請再高陞。請夫人祿位高陞。夫人這纔上來就位。手把印欄剛要開印。想不到同院住的老二。被小燧驚醒。扒窗一看。見哥嫂行房。老二隻身無偶。甚覺涎羨。乃手執塵柄而嘆曰。他兩個人有印盒有印欄。放小燧算開印。我一個人有印欄無印盒。自好打手銃。算開戳記罷。

### 嘲場官

紅樓夢。賈寶玉。初試雲雨情。雲雨情何以謂之試。蓋試者用也。與捐班到者先試用者相似也。有一闊少。酷好雲雨。內寵外寵。不一而足。先分十房。因寵多添至十二房。與金陵十二釵相似。其雲雨之情。豈止初試。竟至無日。

不試。無夜不試。無時不試。每於試之時。猶恐有人窺其試。必派二人監其試。一管試內寵。謂之內監試。一管試外寵。謂之外監試。如有新收之內外寵。歸內外收掌管。如新收之寵不洽意。另調可心者。歸提調官。如遇不試之期。又專派一人。親臨內外監司各房試卷。謂之監臨焉。

### 要光棍

一姓卜名不詳。一姓家名不消。異姓同盟。結爲兄弟。把兄謂把弟曰。我二人名姓甚奇。我之姓更奇。你看家字之形似冢無點。似蒙無頭。髣髴官員。摘了頂帶一樣。今與吾弟相商。將你卜字腰間那一點。挪在我家字頭上。使我開了復成了家。豈不甚妙。把弟說。借與你成家。原無不可。但是你成了家。我可就要光棍了。

### 嘲狀元

弟兄同窗。其兄奮志讀書。已中狀元。而弟只博一衿。其妻怨之曰。你看阿哥肯用功。中了狀元。嫂嫂揚眉吐氣。得意洋洋。相形之下。教我何顏見人。夫曰。你看得嫂嫂。此時高興。將來哥哥回來。還有哭得日子呢。妻不解其故。再三詰問。夫曰。中狀元却不難。然必須用功。既要用功。必先將那話割去。始能專心致志。高綴魁科。妻愕然曰。果如此。你不中狀元。到也罷了。妻以夫言述之。嫂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我無生人之樂矣。不覺淒然神喪。高興頓滅。狀元歸。自謂衣錦還鄉。想必皆大歡喜。視其妻。非惟不喜。而且大哭。奇而問之。妻責之曰。你欲作狀元。竟割去龜頭。以有用之妙物。易一無用之虛名。使我青年守活寡。教我如何作人。夫曰。那有此事。及晚上床。妻摸之。原物依然。不覺喜出望外。夫嘆曰。想不到我這狀元。竟不如一根雞巴。

## 糊塗蟲

一官斷事不明。百姓怨恨。名之爲糊塗蟲。並作以詩誚之曰。黑漆皮燈籠。半天螢火蟲。粉牆畫白虎。青紙寫烏龍。茄子敲泥罄。冬瓜撞木鐘。天昏與地暗。那管是非公。滿壁貼起以彰威德。太爺看見壁上招貼。傳捕役責之曰。外邊出示。要拿糊塗蟲。你們因何不拿。致使民怨。定限三日。要拿糊塗蟲三個。少一個立斃杖下。判行發籤。催之使去。捕役領籤下堂。怨之曰。這樣官出這樣籤。叫我何處去拿。然上官所差。自好前去。出得城來。見一人頭頂被包。騎在馬上。奇而問之曰。因何被包不梢在馬後。答曰。恐馬負太重。頂在頭上。可省馬力。差人一聞此言。說此人可算糊塗蟲了。帶去見官。又來至城門。見一人手拿竹竿直進。則城門矮。橫進。則城門窄。徘徊良久。竟不能進。差人說。這也是一個糊塗蟲。也把他帶去。尙少一個。無處可尋。自好先帶去。再求寬限。遂二人帶至堂前。官問騎馬曰。你頭頂被包。要省馬力。糊塗已極。算得一個。又問拿竹竿曰。你拿竹進城。直進城矮。橫進竹長。你爲何不借一把鋸來。鋸爲兩段。豈不早進城去了。差人一聞此言。忙跪稟曰。第三個糊塗蟲已有了。問是誰。答曰。等下任太爺來了。小的便會拿他。

## 弄功名

龍陽生子。人勸之曰。汝已爲人父矣。難道還糊那件事麼。龍陽指其子曰。深欲告致。優游林泉。只恨伊尙未能弄一功名。再過十餘年。便當急流勇退矣。

## 六品銜

一女年幼許一別駕。身量長大。姻期將近。母慮其初婚之夜。不能承受。莫若用雞蛋先期開破。免得臨時受苦。不意蛋滑突入。猝不能出。遂夾以過門。臨行時。姑爺鑽研良久。格格不入。大呼曰。媒人騙我。娶一實女矣。母不信。上床一看。乃罵其子曰。畜生虧你還是一個通判。不開眼。連一個六品虛銜。也沒見過。幸而毛尙未長。若長了毛。還是一個八品藍翎呢。

### 讚老子

一老人欲娶妾。屬媒人要一有七八月身孕者。媒許之。及過門。上床時。婦問曰。你要我這有身孕之人何用。老者曰。我指望那裏頭。有小手來拉耳。妻笑而不言。遂行事。研磨良久。不見裏頭來拉。自好以己手襯貼。導之使進。婦覺快甚。伸手望身上一摸。不見小手。又望身下一摸。摸着夫手。乃大讚曰。到底還是老手。最能辦事。

### 嘲候補

一相公色藝雙絕。翹楚一時。而猶可愛者。其後庭與婦人之陰無異。尤物足以移人。睨而狎之者。無虛夕焉。誰知閱人多。而剝喪太過。遂得一虛症。竟至厭厭損瘦。延醫診視。異之曰。病與脈相反。是男子而得婦人之疾也。望聞問切。缺一不可。必要問明受病之原。方好施治。相公冀其病愈。以實告之。醫曰。此症因人而傷。非峻補不可。然必須令原傷之人。用參茸末調塗塵柄。仍由原路頻頻送入。漸可痊愈。相公曰。此方甚妙。不知載於何書。醫生曰。這叫後（與候同音）補丸。相公把衆老斗請至。以醫生後補之法告之。衆老斗欣然樂從。這個也要後補。那個也要後補。大家爭執不休。衆議曰。候補原有先後。應請闍老牛儘先。其餘次第輪補。相公呻吟曰。你們衆位。饒了

我罷。我要不了許多候補的。實在難受。

### 嘲現任

一老爺甚懼內。一太太喜奉承。一夜同床而臥。太太曰。我這物何如。老爺說甚好。緊暖乾香淺。五美俱備。太太說。大小何如。老爺一想。萬不可說大。自好說小。又問有多少小。老爺說。與針鼻一樣。太太問老爺曰。你那話粗細何如。老爺一想。更說不得粗。自好說是甚細。太太問有多細。老爺說。與絲線一般。太太說。何不將絲線紆在針鼻內。老爺連忙把線紆上。抽送不已。太太快甚。謂老爺曰。我這針鼻好不好。老爺說。妙不可言。老爺問太太曰。我這線（與現同音）紆（與任同音）的好不好。太太說。你這現任的好却好。就是往來時還要快當些。

### 扁四嫂

中人扁四嫂。與帽頂鷄大哥口角鬥毆。鷄大哥直入內室。打的扁四嫂痛哭流涕。鷄大哥猶頂撞不休。貼鄰家長卵老二與後街的圓百圓老三。均不敢來勸。惟有遠鄰腰店子住的老么。前來見卵老二。責之曰。你近在貼鄰。因何見死不救。老二說。鷄大哥堵住門。望裏直打。我如何擠得進去。又問後街圓老三。你在後街。也應來勸。答曰。鷄大哥乃凶惡棍徒。六親不認。萬一打到我這裏來。到那時我纔動惱。管叫他扯一個稀爛。

### 不識貨

一徽州人。開當舖。不識貨。有人拿單皮鼓來當。報曰。皮鑼一面。當錢五百。有拏笙來當。報曰。斑竹酒壺一把。當

錢八百。有拏笛來當。報曰。絲囊火洞一根。當錢二百。後又拏騎馬布來當。報曰。聞鼻烟使的小手巾一條。當銀一兩。夥計說。此物出此大價。要他何用。答曰。他若不贖。留之我擦嘴。

### 讀白字

一監生愛讀白字。而最喜看書。一日看水滸。適有友人來訪。見而問之曰。兄看何書。答曰。木滸友人詫異說。書亦甚多。木滸一書。人所未見。請教書中所載。均是何人。答曰。有一李達。友人曰。更奇了。古人名亦甚多。從未聞有名李達者。請問李達是何樣人。答曰。手使兩把大爹。有萬夫不當之勇。

### 蘇空頭

一京人初往蘇州。或告之曰。吳人慣打空頭。若去買貨。要二兩。只好還一兩。就是與人說話。他說兩句。也只好聽一句。京人至蘇。先以買貨之法行之。果然還半價就賣。後遇一蘇人。問其尊姓。答曰。姓陸。京人曰。定是老三了。又問尊寓住房幾間。答曰。五間。京人曰。原來是兩間半了。又聞府上還有何人。答曰。只有妻子一個。京人又曰。想來是兩個人夥娶的。

### 我何在

一二尹管解一罪僧赴省。晚宿旅店。尹嗜酒沈醉。鼾睡不省。僧潛取剃刀。削其髮。遂脫已縛羈尹項而逃。侵晨尹酒醒。不見僧人。自摸其首。光油油已成不毛之物。視其項繫纍纍。已作階下之囚。乃撫首大詫曰。僧故在是。而

我何在焉。

### ■ 插草標

有初靠人家作僕者。有些怕羞。一日主人拜客。令拏拜匣同往。其僕乃插草標於匣上。假託賣匣之人。以自掩。街上呼曰。賣拜匣的過來。僕催家主曰。前面那位已買定了。

### ■ 騾馬市

一美髯翁最愛鬚鬚。每日必用。鬚梳頭頻梳洗。一日忽落一根於水。嘆惜良久。妾在旁曰。一根鬚鬚能值幾合。何至如此。翁曰。我這鬚最貴重。有相士說。一根可值兩匹騾馬。妾指下身而笑曰。要這樣說起來。我這裏竟成騾馬市了。

### ■ 看不見

一秃子甚秃。秃的光油油。蒼蠅滑倒。蟣虱難留。這一日進城。接丈母來家。行至中途。忽值大雨。山水驟發。頃刻水漲。丈母說。姑爺我的脚溼了。姑爺說。我背你老人家。背了里許。水漲過腹。丈母說。姑爺我的襪溼了。姑爺說。你老人家騎在我脖子上。又騎了里許。水已至肩。丈母說。姑爺我的褲溼了。姑爺說。我頂之你老人家。頂了里許。誰知丈母的褲子。既糲且爛。姑爺腦袋。又硬又滑。那不毛之頭。竟入無底之窟。已至滅頂。丈母在上呻吟曰。姑爺姑爺。我好舒服。姑爺說。你舒服。我可看不見了。

### 嘲禿子

陝西一富翁而禿。禿的一根頭髮也無。人因其富。遂日禿得取貴。禿翁遂作一小照。徵人題咏。以掩其短。有人作詞嘲之曰。一輪明月照當頭。上下光兒相湊。蟣蚤也難留。皮兒不縐。用手摳淨肉尿。

### 嘲禿子

一禿子新婚。娶了個闕唇娘子。入洞房時。新郎以帽遮之。掩飾其禿。娘子以袖掩唇。彌縫其闕。禿子非吹燈不敢摘帽。忙催娘子吹燈。娘子因缺唇不好吹燈。故意延緩。禿子無奈。催了又催。新人輕移蓮步。漫啓闕唇。以口向燈曰。非非。那燈兒依舊放光輝。有人以詩嘲之曰。檀郎何事緊相催。袖掩朱唇出繡幃。滿口香風關不住。教儂空自喚非非。

### 寫別字

一人愛寫別字。一日因妻兄害眼。欲致書問候。恐寫別字。問友人曰。舅字如何寫。答曰。一直。一個日字。此人將一直移在日字之下。寫一旦字。又問茄字如何寫。答曰。草字頭一加字。此人誤寫家人之家。寫一蒙字。又問眼字如何寫。答曰。目旁加一艮字。此人錯寫樹木之木字。乃撥筆大書曰。信寄大旦子。千萬莫吃秋後蒙。若要吃了秋後蒙。恐怕害了大旦子的根。

### 癡疑生



一秀才癡而多疑。夜在家嘗讀暗處。俟其妻過。突出擁之。妻驚拒大罵。秀才喜曰。吾家出一貞婦矣。嘗看史書。至不平處。必拍案切齒。一日看秦檜殺岳武穆。不覺甚怒。拍桌大罵不休。其妻勸之曰。家中只有十張桌。君已碎其八矣。何不留此桌吃飯也。秀才叱之曰。你或者與秦檜通奸耶。遂痛打其妻。妻亦不知其何故。

### 刮地皮

貪官剝削。民脂民膏。謂之刮地皮。任非一任。刮了又刮。上至高壤。下及黃泉。甚至刮到地獄。可謂浩歎。有一貪官。將要卸事。查點行裝。連土地也裝在箱內。怨聲載道。臨行無一人送之者。蹙蹙出得城來。真是人稀路淨。忽見路旁數人。身驅僂僂。面目猙獰。棹設菓盒。齊來公餞。官問爾等何人。答曰。我等乃地獄鬼卒。蒙大老爺高厚之德。刮及泉壤。使地獄鬼卒。得見陽世天日。感恩非淺。特來叩送。

### 黃鼠狼

縣官太太。與學官營官太太共席間談。問及誥封。是何稱呼。縣官太太說。我們老爺稱文林郎。學官太太說。我們老爺稱修職郎。問營官太太是何稱呼。營官太太說。我們老爺是黃鼠狼。問因何有此稱謂。營官太太說。我常見我們老爺。下鄉查場回來。拏回雞子不少。自然是個黃鼠狼了。

### 嫖妓詩

大道旅店。有嘲嫖妓一詩。極可噴飯。然筆致瀟灑。通品也。特錄之。落店請看媳婦兒。客中大半盡迷癡。粉條薄

餅高粱酒。韭菜蒸糖豬肉絲。土炕水魚情未已。布展木虱癢難支。問誰解此溫柔味。不是登徒恐不知。

### 十萬富

十萬富謂貧人曰。我富有十萬。你知之否。貧人曰。我也有十萬。何足爲奇。富者曰。汝之十萬。在於何處。貧者曰。你平素有了不肯用。我要用沒得用。還不是一樣。

### 喜奉承

富貴人最喜人奉承。而善相者。絕不肯奉承人。一日喜奉承之人。恰遇一不奉承人之相士。令家人喚其來相。相士登堂。見富貴者。巍巍高坐。慢不爲禮。相士相了許久。說貴相清奇。絕非凡品。耳長頭小。眼大無神。紅線盤睛。脣開齒露。好像一個。往下不敢說了。富貴者說。到底像個什麼。相士說。好像一個兔子。富貴者大怒。命左右將相士與我綁了。押在空房。將他活活餓死。手下人將相士網送空房。家人在旁勸曰。你這人好不在行。我們老爺。最喜的是奉承。你若奉承幾句。謝禮定然從豐。相士曰。求二爺帶我上去。再相一相。家人來主人面前稟曰。剛纔相士怕老爺虎威。一時張惶相錯了。何不再叫他相一相。富貴人說。把放了。帶來再相。家人把相士放了。帶至主人面前。相士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端詳良久。說。二爺求你老爺。仍然把我綁起來罷。他還是一個兔子。

### 硬賊官

一老爺素患陽痿。最愛穿漿洗衣服。每洗衣諄屬要漿硬些。太太說。你當硬的不硬。偏偏硬在衣服上。遂用漿

漿好。隨扯夫陽具。也要與之漿。老爺說。此物甚賸。漿他何用。太太說。漿硬了。好教他辦公事。老爺說。漿硬的非真硬可比。若辦起事來。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乃汝之咎。非戰之罪也。即使漿的真硬。而以醜醜之物。使之辦公事。一定是一個硬賊官。

### 嘲京官

孫行者。與狐精在雲端打仗。狐精驍勇。三日夜不分勝負。孫行者漸覺力乏。欲覓歇息之地。手打涼篷。望下一看。見一花園。極其幽雅。翻筋斗按落雲頭。在太湖石傍。倚石而臥。花園有一狼精。伺其睡熟。欲暗傷之。又恐醒來。不是對手。因想悟空。在五行山修煉多年。乃五百年未喪之元氣。何不趁他睡熟。吸其元陽。補我真陰。狼精剛用口一吸。悟空猛醒。狼精駭竄而遁。行者大怒。急喚花園土地。問是何處妖耶。土神說。此狐乃是狼精。非小神所管。行者說。明明在這園裏。因何推諉。土地說。此狼不是園內狼。乃是外園狼。（與員外郎同音）

### 首縣對

諺云。附郭首縣。造孽千萬。首縣省城。惡貫滿盈。爲此語者。深知首縣之難也。又有人作對嘲之曰。銀錢似水流出去。磕睡如山倒下來。問心大理少。掣肘地方多。東奔西馳。滿街上帶了一羣花子。前呼後擁。四轎內抬着兩個債精。借債辦公。債愈多而虧空更大。擇缺清累。缺又苦而彌補甚難。論虧空原可要命。望調濟苟且偷生。均貼切可喜。

### 酒樓題壁

雪川莫氏。遊月湖。至一酒樓飲。見壁上有題字云。春王二月。公與夫人會於此樓。蓋輕薄子之妓於此所題也。莫卽續其下曰。夏天寒秋飢。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飢寒也宜矣。見者大笑。

### 丫環聯句

一先生教讀。一切飲饌。皆內東供應。內東頗曉詩文。丫鬟亦通翰墨。一日使丫鬟送湯糲。兩個至書房。先生正在吟哦。置點心於不顧。丫鬟候之許久。先生不喫。丫鬟喫了。先生怒曰。爲何喫我點心。丫鬟說。先生因何不喫。答曰。我在這裏作詩。丫鬟說。以何爲題。先生說。你如何曉得。丫鬟說。我也略知一二。到要請教。先生說。以風爲題。我纔作了兩句。詩曰。忽聽窗外竹聲蕭。陣陣秋聲到樹梢。丫鬟說。是風不露風。却是西望長安。我代先生聯下句。何如。先生曰。甚好。聯曰。昨夜隔壁王老四。倒坐門坎抓卵胞。先生大怒說。我的點心。你喫了。還要作詩罵我。舉手來打丫鬟。丫鬟往裏跑。先生忘其所以。追入內院。內東見而問曰。先生何故動怒。答曰。我在書房作詩。他來送點心。問我作何詩。我將上兩句說與他聽。他要聯下兩句。內東說。下兩句他如何聯。先生當着內東。又不便出諸口。張口結舌。總說不出。內東又問丫鬟。丫鬟說。先生上兩句是忽聽窗外竹聲蕭。陣陣秋聲到樹梢。我聯的是捲地催將黃葉落。滿山吹送白雲高。內東說。下兩句甚好。先生何故生氣。先生着急說。丫鬟聯的。不是這兩句。內東說。他聯的是那兩句。先生用兩手一比說。他聯的是這樣兩個。內東說。那是我送先生喫的兩個湯糲。

### 醫生祭文

公少讀書不成。學擊劍。又不成。學醫。自謂成行。醫三年。無問之者。公忿。公疾。公自醫。公卒。嗚呼。公死矣。公竟死。

矣。公死而天下之人少死矣。不死公而天下之人多死矣。爰爲之銘曰。君之用方如虎如狼。君之醫術非岐非黃。服君之藥。無病有病。着君之手。不亡而亡。尙饗。

### 口聯字酒令

主人宴客出一酒令。從一字聯起。挨次遞加。至十一字爲止。隨口而出。應聲而對。不許停留。如稍遲卽罰酒三鍾。主人曰雨。首坐曰風。次曰花雨。三曰酒風。四曰飛花雨。五曰發酒風。六曰點點飛花雨。七曰回回發酒風。八曰簷前點點飛花雨。九曰席上回回發酒風。主人曰。皇王有道。簷前點點飛花雨。末坐曰。祖宗無德。席上回回發酒風。

### 口羅浮論道

秋蟬。蝴蝶。螳螂。燈蛾。四昆蟲在羅浮山講道傳徒。愈聚愈衆。觸類冉冉。朋飛薨薨。竟至漫大蔽日。一日彌勒佛朝帝闕而回。路過羅浮山。訪知四蟲爲虐。不忍不教而誅。乃見四蟲而責之曰。爾等無知無識。有何德能。輒敢傳徒講道。秋蟬曰。我自汙泥。趨於高潔。吟風飲露。深感天地之和。五德八名。幸邀詩人之譽。鳴夏惟我。道號清虛散人。螳螂曰。我含氣生火。執翳潛形。舉足搏輪。頗有天馬之象。怒臂當轍。曾得拒斧之名。首夏而生。道號驤首居士。蝴蝶曰。我曾經蠶脫。化出羅裙。鳳子輕盈。能回莊周之夢。春駒豔逸。堪爲嶺表之奇。獨占花房。道號羅浮仙子。燈蛾曰。我白衣粉面。如畫曲眉。見燈花則爭先恐後。無虞蹈火。逢夜宴而直前勇往。豈懼焚身。晝伏夜出。道號慕光先生。彌勒佛一聞四蟲之言。不禁浩然長歎說。孽蟲呵。且漫矜誇。聽我說說爾等來歷。謂秋蟬曰。你妄稱深感。

天和邀詩人之妙譽。又豈知得蔭亡身。更遭螳螂之捕。謂蝴蝶曰。你自誇春駒鳳子。逞一時之風流。終不免燕逐鷲捎。化爲荔枝之鬼。謂螳螂曰。你自稱拒轍搏輪。有天馬之形象。此不過輕身妄進。難逃異鳥之尋。謂燈蛾曰。你自矜觸炎爭光。貪一時之榮耀。我笑你趨炎附勢。定遭烈燄之焚。四蟲謂彌勒佛之言大怒。羣起而攻之曰。你乃摩頂放踵。以有護身之異端。何得與我等相抗。我與你同朝帝闕。面叩玉帝。四蟲與彌勒同至天宮。叩見玉帝。帝見四蟲責之曰。爾等飲和食德。不思報本。本應聚類而誅。姑念秋信將至。只餘有限光陰。爾衆生不必多言。各歸本巢去罷。四蟲怏怏而同。帝謂彌勒曰。你乃佛門弟子。已修成不淨不滅之身。乃與朝生暮死之蟲較量強弱。多見其不知量也。玉帝含怒。欠身而退。彌勒懷慚。捧腹而歸。

### 吟詩受辱

一先生最好吟詩。隔壁居住。婆媳二人。晚間忽聞吵鬧之聲。先生上牆竊窺。乃是婆媳洗澡。因爭水吵嘴。先生戲改唐詩一首。以嘲之曰。婆媳爭湯未肯降。騷人攔筆費思量。婆須遜媳三分白。媳却輸婆一段長。不料此詩爲人傳誦。竟爲婆媳聽見。隔壁大罵不休。一日先生出門。又被婆媳撞見。按地痛打。有人來勸。先生曰。不必勸我。又有詩了。昨日牆頭罵。今朝又打傷。詩人何太苦。遭此兩婆娘。

### 廚子能詩

一廚子酷好吟詩。而最愛賺錢。每作菜隱藏詩句在內。主人因其賺錢。有意難之。謂廚子曰。我與你二十文。令你作菜四碗。不準賺錢。更要合詩。如不切貼。加倍處罰。廚子領錢來到廚房。躊躇良久。買了兩個雞蛋。煮熟將兩

個蛋黃爲一碗。蛋清切片爲一碗。皮膜浮在碗內爲一碗。蛋殼飄在碗內爲一碗。用白水泡滿。端在主人面前。主人一看。責之曰。蛋止兩個。水分四碗。其賺錢不必說。不知與詩句有何相符。廚子曰。一雙蛋黃是兩個。黃鸝鳴翠柳。幾片蛋清是一行。白鷺上青天。皮膜飄飄。乃窗含西嶺千秋雪。蛋殼蕩蕩。門泊東吳萬里船。主人怒曰。作菜合詩。乃強詞奪理。賺錢欺主。於理難容。逐之使去。一教讀先生。知其能詩。收留自用。一日天將下雪。給錢二百文。令廚子治酒賞雪。致晚間。候至良久。只見廚子先送一小火爐來。後送一壺酒來。並無酒菜。先生自斟自飲。剛剛只有一杯。再也斟不出。叫廚子來問。廚子說。此乃合詩而備。菜既不可有。酒更不可多。先生問與詩有何相符。答曰。綠蠟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 詩客留宿

西湖勝景。盡爲僧人所占。叢林方丈。頗有能詩者。一方丈好作詩。杜門謝客。終日吟哦。非騷人詠士。不肯相見。因避塵囂。移居山寺。囑沙彌候門。不准俗人擅入。一日天晚。一迷路。人無處投宿。來山寺叩門。沙彌問曰。客從何來。答曰。天晚迷途。欲在寶刹借宿一宵。沙彌說。方丈有言。非詩客不見。如果能詩。方敢相請。其人自付曰。若說不能定。不見納。只好充能。且住爲佳。乃對沙彌曰。我乃吟壇老手。特來拜訪尊師。沙彌連忙請至客堂。去回方丈。方丈說。今日天晚。且請詩客用齋。明晨再當領教。沙彌轉達。請詩客用齋。其人行路飢渴。見素齋大啖。誰知喫多了。半夜起來登廁。連忙開門。門已倒關。窘迫之極。遂見佛前銅磬。端下痢屎。痢畢。仍放桌上。時已天明。惟恐方丈知道。不如潛逃。只得出不由戶。越窗而逃。甫出山門。被沙彌看見。追問曰。詩翁因何逃走。想是不會作詩。其人曰。我已作詩兩首。出自別腸。饒有盛唐風味。都在馨中。沙彌一聞有詩。放之使去。回至寺中。恰值方丈來會詩人。沙彌

說。詩客已走。留有詩稿。放在磬內。方丈說。取來一觀。沙彌走至桌前。用右手望磬內一摸。摸了一手。又用左手一摸。又是一手。方丈見沙彌不來。問詩在何處。沙彌曰。左也是一手。右也是一手。詩却有兩手。實在臭得難聞。

### 小試冒藉

一童生冒藉。衆攻之甚。童生忿其不容。大書通衢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如之何其拒人也。與試者云。我之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邦。我之不賢與。焉往而不三黜。

### 不離本行

書吏之子。人言文理頗通。而不離本行。父因試之。以月爲題。其子吟曰。憑甚文書離海外。給何路引到天涯。更有一般違法處。夜深無故入人家。父怒其不離本行。又以庭前山茶爲題。命其再詠。其子又吟曰。竊照庭前一樹茶。緣何違限不開花。信牌卽仰東風去。火速明朝就發芽。其父批曰。看得後詩愈加不法。深爲髮指。着爾速將詩內俗字。一一開除。庶望有成。如仍前抗違。卽行嚴究不貸。慎之慎之。

### 嘲館膳詩

一東家甚吝館膳。只用片肉一盤。既薄且少。先生以詩嘲之曰。主人之刀利且鋒。主母之手輕且鬆。一片切來如紙同。輕輕裝來無二重。忽然窗下起微風。飄飄吹入九霄中。急忙使人覓其蹤。已過巫山十二峯。近又見一詩云。薄薄批來淺淺鋪。廚頭娘子費工夫。等閒不敢開窗看。恐被風吹入太湖。



### □ 丐妓對聯

乞丐與一老妓。窮極無聊。對對遣懷。丐曰。千捨萬有。萬捨千有。我的那多福多壽。老太太妓對曰。朝思暮想。暮思朝想。奴的阿知情知義小哥哥。

### □ 負固不服

督學試士。次題殺三苗于三危。一人問同坐曰。三苗何爲而殺。同坐者曰。註是負固不服。其人誤以負固爲父。故又問曰。父故不穿孝。何至於殺。同坐者怪其不通。誑之曰。爺死不了憂。乃大不孝。當問死罪。其人信之。竟以父故爲文。宗師大怒。責而黜之。

### □ 鬥葉園序

夫天地者。諸牌之至尊。光贏者。不敗之賭客。而餘人看夢。所得幾何。古人秉燭夜博。良有以也。况芳鄰召我以遊胡。大塊假我以恩張。會鬪葉之芳園。聚輸贏之樂事。羣季復鬪。皆懷彩錢。我竟白和。獨慚倉落。頭張未起。久三轉釘。開牙籌以算花。飛長短而再喫。不有雅局。何伸耍懷。如輸不贏。罰依牙牌爲數。

### □ 詩翁治病

弟兄二人。祖籍吳縣。大兄衛千總。二先生捐一掛名千總。虛銜。在鄉讀書。滯而不化。酷好作詩。吟哦俱廢寢食。詩思時縈魂夢。呶唔咕嚕。已入詩魔。因魔成癖。因癖成疾。竟至臥床不起。其兄知其病重。延醫調治。百無一效。一

日路上遇一先生。儼然道貌。手招白布。招貼上寫專治詩詞歌賦。一切疑難大症。其兄上前施禮說。先生招貼所治之症。與舍弟之病相符。萬望玉趾辱臨。拯救小弟餘生。先生曰。治此症不必登堂入室。到門一望而知。然必須親造貴府。方知病之深淺。攜手親至其家。先生一看。街門對聯。上聯是門藏珠履三千客。戶擁貔貅十萬兵。先生說。此症在上焦。乃氣壅之病。不治定要蔽悶而亡。兄曰。何所見而云然。答曰。你看尊寓小小門戶。焉能藏得下三千珠履。擁的十萬貔貅。豈不活活脹死。我先用疏通之法。乃改曰。門迎珠履三千客。戶統貔貅十萬兵。如此治法。外症可愈。又望裏走。見庭柱對聯。上聯子應承父業。臣必報君恩。先生說。此病在中焦。乃上下倒置。陰陽不和。霍亂之症。必先調其陰陽。分其上下。其症可痊。改曰。君恩臣必報。父業子應承。如此分解。腑症可瘳。退至書房。分座抗禮。先生說。請詩翁出來看病。千呼萬喚。只見深衣偃僂。手執竹仗。躑躅而出。雙眉緊蹙。二目也邪。口內呻吟不止。面上滯氣不化。來至先生面前。徐徐執禮。先生問曰。老詩翁貴恙。却不必診脈。止要捧讀佳詩。即知病之重輕。詩翁曰。請教先生。此症自可分類別門。不知何者尙輕。何者最重。先生曰。此症有四怨。三愁。五病。詩思鬱於內者。怨也。阻於外者。愁也。逆於心者。病也。三者有其一。必爲癩。爲癩。爲癩。爲癩。爲蚤死。詩翁貴恙不在此列。詩翁曰。此論足見高明。使小子頓開茅塞。若論區區之拙作。茹古含今。中藏奧妙。旋天斡地。深造元微。豈能盡窺全豹。只好略見一斑。先對近作二首。爲我先生述之。足徵醞釀功深。包羅萬象矣。詩曰。本我蘇吳百。多兄納掛官。布從閩店發。綢向浙船寒。窗菜風吹燥。牀柴虱爆乾。那堪三兩個。天刮喫陳團。先生不解所謂。詩翁曰。無怪先生不解。我費盡千錘百鍊之功。始有此擲地金聲之作。庸手俗目。何能望其項背。解曰。我本蘇吳百。多兄納掛官。布從閩店發。綢向浙船寒。窗菜風吹燥。牀柴虱爆乾。那堪三兩個。天刮喫陳團。先生不解所謂。詩翁曰。無怪先生不解。我姓也。多兄納掛官。多言多虧哥哥捐納掛名之官也。布從閩店發。多言先時家富在閩門。開布店發賣也。綢向浙船寒。多言後販浙紬船。翻紬失寒者。人不穿紬寒冷也。窗菜風吹燥。多言家貧蓄菜。禦冬挂窗。曬晾水。

濕窗破風吹而燥也。床柴風爆乾。去歲水發市無柴買折床而爨床上有虱火爆則乾也。那堪三坐個。兄三子弟兩子也。天刮喫陳團。天刮天明也。喫陳團喫陳姓之湯團也。先生一聞此詩不禁喟然長嘆。說此病已入膏肓。四肢百骸腐臭壅而不下。五臟六腑詩毒閉而不通。卽扁和復生亦束手無策也。然我別有良方。可一試之。其兄諄死救命。先生說拿紙來。先開應用之藥。上寫板凳一條。麻繩四根。乾柴兩捆。硫黃二斤。治法將病人仰臥凳上。用繩縛好。硫黃加於柴上一火焚之。其病立愈。其兄曰。如此治法豈不要命。先生曰。燒雖燒死。却省得他再放屁。

### 蒙師問虱

一蒙師見內東少艾。語言之間常帶輕薄。學生銜恨。一日早起與學生背書。先生身上有一虱子。學生說這虱子好像我阿母身上的。先生大喜。以爲此說有因。忙問曰。你媽虱子如何到我身上。答曰。我媽虱子爬在我父親身上。由父親身上爬在師母身上。由師母身上又爬到師父身上。先生大怒曰。你這孩子知道的太多了。學生曰。師父不要生氣。以後師母有虱子還叫他爬在我父親身上就是了。

### 先生晝寢

教讀先生最喜白日睡覺。學生功課日漸荒疎。東家憂之。一日來書房閑談。問先生現講何書。答曰。論語。東家曰。請先生將宰予晝寢一章講與學生聽。先生已知其意。乃講曰。宰是宰殺之宰。予者我也。寢者睡也。東家曰。先生講差了。宰予乃人名。分開講豈不割裂語氣。先生曰。東家倒不必如此費心。我與你說明了罷。你就是宰了我。我也是要晝寢。

### 學師讚禮

學官愛講禮節。處處執禮。讚禮生常用在署。無論何事均要讚禮。一日老師要撒尿。禮生讚曰。站。拉褲撒。再撒。三撒。讚禮畢。師母撒尿。亦要讚禮。讚曰。蹲。撩裙。澌。再澌。三澌。擠禮畢。老師行房。亦要讚禮。搜墊枕。幹。再幹。三幹。出禮畢。師每挨禽。亦要讚禮。臥。蹺腿。咋。再咋。三咋。揉禮畢。

### 先生妙喻

一鄉下訓蒙先生。在館遇雨。東家使長工持傘送之。回家行至中途。先生問長工識字不識字。答曰。豈止識字。還會作詩。先生曰。何不以送我爲題。作詩一首。長工說。先生不要怪我。詩曰。山前山後雨濛濛。長工送傘送長工。酒席筵前分上下。一年工價一般同。先生大怒說。你敢與我比較。明日一定告訴東家。次日來至書房。遇見奶媽送學生上學。將長工之事告之。奶媽說。他也配比先生。我纔與先生一樣呢。先生詫異。問如何一樣。答曰。我也是哄孩子。你亦是哄孩子。豈不是一樣。先生又與奶媽爭吵。適東家接一妓在家。出而勸之曰。先生不必生氣。先生倒與我一樣。問何故。妓曰。我用下頭嘴掙錢。你用上頭嘴掙錢。豈不是一樣。

### 教官保升

兩教官分胙肉。共爭大腸。一扯得大腸。一扯得腸油。抽油者曰。子雖不得大葬。與臟同音。君無尤焉。尤（音油）此等教官。其平日茹素。永不動葷。可知。一日教官途遇秀才。問吃飯否。答曰。吃過了。又問吃甚麼菜。答曰。吃的是東坡肉。教官一聞此言。立刻滿口流涎。饑蟲上湧。氣斷身亡。家屬以邂逅致死。送之官。官拘秀才。問曰。汝何故致死學師。秀才訴曰。昨日途遇老師。問生員吃飯用何菜。生員以東坡肉答之。不知老師因何身亡。縣官一

聞此言。兩眼望上一翻。五臟神立刻出巡去了。詢悉縣官。亦是由教官保升的。

### 白字先生

訓蒙先生愛讀白字。東家議明。每年租穀三石。火食四千。如教一個白字。罰穀一石。如教一句白字。罰錢二千。到館後。其東家在街上閒走。見泰山石敢當。先生誤認秦川右取堂。東家說。全是白字。罰穀一石。回到書館。教學生讀論語。曾子曰。讀作曹子曰。卿大夫。念爲鄉大夫。東家說。又是兩個白字。三石租穀全罰。只贖火食錢四串。一日又將季康子。讀作李麻子。王曰叟。讀作王四嫂。東家說。此是白字兩句。全年火食四千。一併扣除。先生作詩句。嘆曰。三石租穀苦教徒。先被秦川右取乎。二石輸在曹子曰。一石送與鄉大夫。又曰。四千火食不爲少。可惜四季全扣了。二千贈與李麻子。三千給與王四嫂。

### 唆卯先生

二西賓對樓教讀。樓上居住內眷。時見紅妝旖旎。麗珠嬌嬈。甚涎美之。時時對樓朗誦。春色惱人眠不得之句。內眷轉告東家。東家說。且不可說破。誘他上樓。設法懲之。次日。先生又對樓吟曰。春色惱人眠不得。樓上和之曰。月移花影上樓來。先生聞此詩句。驚喜若狂。分明約我上樓。機會豈可錯過。憧憧上得樓來。四顧無人。只見鮫綃籠翠。錦帳垂鈎。其中想有佳麗。揭帳一看。見東家赤條條坐在帳中。膀間物翹然挺持。先生大窘。東家問曰。適從何來。先生詭詞以對曰。特來與東家唆卯。東家曰。你會唆嗎。如果唆的在行。放你下樓。先生雙膝忙跪樓頭。兩手輕執塵柄。用口一吹。東家說。此吹爲何。答曰。若不先吹。萬一卯毛誤入鼻孔。一打噴嚏。豈不咬傷尊體。東家大讚。

說。你真在行。然而我也不是。我一向瞎了眼。竟不知你是一個會唆卵的先生。

### 小恭五兩

訛詐得財。蜀人謂之敲釘錘。一廣文善敲釘錘。見一生員在泮池旁出小恭。上前扭住嚇之曰。爾身列黌門。擅在泮宮解手。無禮已極。飭門斗押至明倫堂重懲。爲大不敬者戒。生員央之曰。生員一時之錯。情願認罰。廣文云。好在是出小恭。若是出大恭。定要罰銀十兩。小恭五兩可也。生員說。我這身邊帶銀一塊。重十兩。願分一半奉送。廣文曰。何必分。全給了我就是了。生員說。老師講明小恭五兩。因何又要十兩。廣文曰。不妨。你只管全給了我。以後准你在泮池旁再出大恭一次。讓你五兩。千萬不可與外人說。恐壞了我的學規。

### 辭館對聯

一西賓見內東美而能文。心其慕之。而無隙可乘。每日令學生對對。學生一時不能對出。俟至次日上學。始能對上。先生稔知係內東代對。欲借對語以挑動之。與學生出一對云。千紅萬紫皆春色。學生下學。給母親看。內東說。先生另有別意。我以正言對之。對曰。百家諸子盡文章。先生見對句莊重。又出還云。春色惱人眠不得。內東見此聯。知其設心不良。仍以正言對之。對云。詩書笑爾讀難成。先生芳心未艾。又出一聯云。樹密山高。叫樵夫如何下手。內東一見此聯。大怒說。此人品行不端。豈可留他教子。即使人下逐客之令。先生大失所望。乃強詞曰。要辭我館不難。必須將此聯對上。方可從事。內東曰。此乃無賴之徒。我何不借此聯驅逐之語。以詈之。乃對曰。鷹急犬快。驅狡兔趕緊離窠。

## 廣文懼內

一廣文甚懼內。而性好賭。一日與衆秀才在明倫堂聚賭。被師母看見。一聲喝斷聲如獅吼。學師駭極。鑽入堂鼓避之。師母指鼓罵曰。你這老不學好的臭烏龜。難爲你還是學古入官呢。如今竟成了學官入鼓。（與古同音）

## 陰間秀才

一友人假寐書齋。夢中聞哦哦之聲。見一老生。就月下吟詩。點首搖頭。大有腐氣。友人趨而問焉。答曰。予不第老秀才也。生前屢赴秋闈。三戰三北。不得已集明季先生輩文鈔錄成帙。夾帶入場。一時暈絕。赴冥司與諸前輩。許訟控予穢褻經傳。王憫於功名心熱。尙無鑽刺。求榮劣跡。因得省釋。命予爲陰間鬼秀才。在鬼世界上教幾個鬼學生。混幾兩鬼束修。重理舊業。視八股生涯。茫如隔世。惟五七言。差覺得意。將所吟之卷。示友人。詩目中有森羅殿。應制排律若干首。鬼門關望月。奈何橋春泛。望鄉台晚眺。孟婆莊小飲。剝皮亭納涼。惡狗村踏青。血污池垂釣。七律若干首。刀山歌。劍樹吟。酆都城嘆。古作若干首。又有判官序。牛頭馬面跋。二則。繙閱已畢。謂老生曰。爾詩固佳。但以爾之運鬼斧。鑿鬼膽。窮鬼工。裝鬼臉。擣鬼語。鬼頭。鬼腦。逞小鬼伎倆。使我徒然見鬼而已。老生曰。予因頓場屋。五十餘年。不能一第。今在陰曹。仍不輟讀者。乃爲窮儒吐氣耳。友叩其姓氏。不答。問其居停。曰。館惡狗村。言已。化一陣酸風而逝。

## 晝寢講章

一邨學究訓蒙講宰予晝寢一節。講句云。昔日夫子設教於杏壇之上。洙泗之濱。方進午膳。忽聞堂中有鼾睡之聲。夫子駭而起曰。斯何人也。其回也歟。回也不惰。殆非也。者由也歟。由也好勇。亦非也。其參也歟。參也日省。又非也。進詰其人。姓宰。名予。在言語之科者。夫子蹴之起。呼之跪。而責之曰。夏后氏以松。可雕也。殷人以柏。可雕也。周人以栗。亦可雕也。汝則朽木。不可雕也。數初之牆。可朽也。及肩之牆。可朽也。卽小子之面牆。亦可朽也。汝乃糞土之牆。不可朽也。吾將以擊磬之槌擊汝。而已失之於衛。吾將以叩脛之杖杖汝。而已失之於原。必須以誅少正卯之刑誅汝。方可以示衆。而刀踞又存於魯庫之中。吾今用此誅汝乎。用何物以誅汝乎。

### 蘇杭一一州

一人往蘇州買一妾。名蘇娘。又往杭州買一妾。名杭娘。其妻立下規矩。每到蘇杭二處去。先要與妻幹一度。名爲投批。再幹一度。名爲掛號。又幹一度。名爲餞行。自蘇杭回。又要幹一度。名爲接風。如此嚴規。其夫疲於奔命。情願獨宿。一日妻興忽起。乃勸夫往蘇杭去。夫笑曰。我蘇杭到也要去。可憐我沒有盤費。妻曰。我借給你。夫曰。盤費到是小事。我實在當不起。你那投批掛號餞行接風。

### 我也擠他

一人久客在外。多年未回。忽然歸家。兒子均已長大。見他父親。竟會認生。到晚間上床。不免雲雨。因礙着兒子在傍。又不敢暢所欲爲。只好在婦人身後。作隔山討火之式。被小兒子看見說。媽媽今日來的是那個。爲何在。你身後頭擠你呢。他媽媽說。兒子不要害怕。你看媽媽也去擠他。



夫妻反目

夫妻反目。誓不交談。如誰說話。罰燒火一年。相持數日。婦人尙見扎掙。惟有男子慾火如焚。情不可遏。欲要直言。又恐認罰。無奈伸過腿去。用脚指挑弄。共良問。婦人醒而罵曰。說了誰不理誰。你這是什麼緣故。男子強詞以對曰。我請老八吃鴨子。與你什麼相干。

被窩風大

夫妻雲雨。暢所欲言。翻騰鼓舞。把一個同被兒子擠出被外。兒子不敢再進被窩。偷偷下地。在爐上烤火。夫妻事畢。不見兒子。望地下一看。在那烤火。母親招呼快上床來。地下風不小。兒子應之曰。我不上去。被窩裏風更大。

打上頭來

一老翁勉力行房。陽痿不能進。把狐口啞。不覺鼻涕橫流。嘆曰。我說為何這等疲軟。原來都打上頭出了。婦人說。能進得一米粒也好。老翁怒曰。我若有心留一米粒。做我的倒頭飯。

上橋大哭

姑娘出嫁。上橋大哭不止。轎夫抬至途中。哭得更利害。轎夫說。想是捨不得家。我們仍然把你抬回去。何如。姑娘在轎中慢答曰。我並未嘗哭。

### □ 饑婦看雪

一婦人最饑。說話總不離喫物。一日天降大雪。男人使到外面看下雪沒有。婦人一看。說外面飛飛揚揚。落下一天重羅白麵。不多時。又使之看下了多厚。婦人看曰。有薄脆那麼厚。不多時。又使之看。婦人曰。有雙麻兒那麼厚。良久。又使之看。說有燒餅那麼厚。又使之看。說有蒸餅那麼厚。男人大怒。正在烤火。拿火篸就打。婦人訴曰。我說的是好話。也犯不着拿鉄麻花打我。打的嘴。好像發麵包子一般。

### □ 雙鈎蹺起

新人初夜。新郎以手摸其頭。粉膩脂濃。頗覺可愛。摸其乳。酥鬆豐潤。亦覺甚佳。摸其腹。細皮白肉。均甚歡喜。及摸下體。不見其足。駭問之。則已雙鈎蹺起多時矣。

### □ 妻拒物小

一婦人嫌夫物小。每行事不遂意。輒拒之。夫甚窘。下床解手。見院內有一酒罈。扣在卵上。捧之上床。妻摸而罵曰。誰叫你下床去了半天。把一個小雞巴。凍得這樣冰冷的。

### □ 嘲張姓詩

有人嘲張姓詩云。輪星聯五角。拆字識弓長。蘿蔔通新譜。芳隣隔後牆。追蹤有朱賊。稱霸在潯陽。將懼衣穿白。

兵來幘裏黃。騎驢饒果老。送女有姑娘。感激芭蕉扇。傷心羊肚腸。思凡傳四姐。活捉記三郎。飯店拈人肉。城灣作睡鄉。只知放眼好。生怕寄書忙。能使法聰羨。他時要姓張。讀者竟可一捧腹也。

### ■ 姑娘說妙

新姑娘出嫁。母親遣伴娘同往。伴娘回來。母親問姑娘入洞房後。說些什麼話。伴娘說。只聽得姑娘說妙。母親說。新過門的人如何說得妙。乃用紙條寫不可言妙四字。交伴娘帶去。給姑娘看。娘姑看了。亦寫一紙條回覆曰。妙不可言。

### ■ 相約相誘

一丫環名玉奴。頗斌媚。隨侍主母朝夕不離。主母之二位少爺甚慕之。而玉奴持之甚堅。一語則拂然。二少仍多方調戲。一日。玉奴乃誑大少曰。今夜二鼓。在花園相會。以貓叫爲號。見二少亦如是約。臨時。玉奴深藏他所。二少潛至花園。彼此互學貓叫。及至叫到一處。兄也吠。弟也吠。見面纔知非玉奴。弟問兄曰。如此良宵。因何至此。兄曰。我來賞月吟詩。弟曰。吾兄只知尋花問柳。焉能賞月吟詩。我到口占一律。特來請教。詩曰。空赴星前約。想思恨只消。玉奴藏若鼠。兄弟枉學貓。兄亦戲成四句云。兄也號來弟也號。號成一對老郎貓。同病若有相憐意。何不今宵麝對屨。

### ■ 恭喜也罷

三人同院居住。左右隣生了娃娃。同院人問左隣曰：「你家生了什麼？」答曰：「生了兒子。」其人曰：「恭喜。」又問右隣曰：「你家生了什麼？」答曰：「生了女兒。」其人曰：「也罷。」右隣怒曰：「人家生了兒子，你說恭喜；我家生了女兒，你說也罷。未免太勢利了。」恰巧有一官太太經過，遂指而告同院人曰：「你看那不是四個恭喜，抬着一個也罷了。」

### 死後怕風

一人陽虛怕風，雖纖細之風皆避之。臨終屬妻曰：「我在生沒見過風，竟不知風為何物。我死後必須用扇搨之，叫他見見風。」他死後還怕不怕？妻如其言，以扇搨屍不已。隣媪見而問曰：「大娘子，天氣尚寒，何必如此？」婦乃詭詞以對曰：「拙夫臨終之時，諄諄吩咐：你若嫁人，須待內冷，故以扇搨之。言未畢，夫忽還陽，大呼曰：『你快別搨我了。我只知生前之風可怕，誰知死後之風更凶。』他纔搨了幾扇子，幾幾乎把一個小寡婦搨出門去了。君子之德可從，婦人之心更很，言訖而沒。」

### 學究批文

一學究與人看文，遇批謬者，最喜批「放狗屁」三字。或勸之曰：「先生批文，何必用此批，太覺不雅。」先生曰：「此乃一等批，還有二等、三等者。或究其詳，先生說第一等是放狗屁，放狗屁者，人放狗屁也。尚有人言不盡是狗屁，第二等是狗放屁，狗放屁時甚少，偶一放之，屁尚不多。第三等放屁狗，狗以屁名，檢直的全是狗屁也。問者釋然。」

### 上下倒置

靈來。上下倒置。羊出。想入。四。三。波。道。志。其。人。肉。對。新。者。

閻王命鬼卒。拘烟花妓女教書先生到案。王見妓女判之曰。水性煙花。廉恥不顧。流毒人間。削他陰戶。見先生判之曰。好為人師。妄施教誨。誤盡蒼生。割他臭嘴。小鬼遂將二人之物割下。時值閻王有要事退堂。二人見左右無人商之曰。我兩人何不趁此時逃走。忙將原割之物。各搶其一。安上就跑。誰知安錯了。先生安上妓女。妓女安上先生嘴。上下倒置。逃還陽間。閻王事畢。知二人在逃。令小鬼速到陽世訪拿。小鬼來至先生書房。見先生覘着妓女屍。在那教書。來至娼家。見妓女夾着先生嘴。在那挨肉。

### 待詔追影

一待詔驟富。新造祠堂。請丹青追影。畫十問用何等顏色。曰。何樣貴。用何色。畫士想顏料最貴者金藍。乃畫一金眼藍臉者。餘皆點綴完備。待詔非惟不知。反覺甚闊也。懸掛祠堂。請本族老幼齊來上祭。俎豆馨香。正當祭神如在之時。衆娃娃見影放聲大哭。衆問爲何哭。答曰。畫士將剃頭擔子畫在影上。娃娃怕剃頭。因此大哭。

### 夢擲骰子

有一老翁納一少妾。甚爲得意。夜間作一夢。夢見在鼓上擲骰子。次日。請人詳夢。人說此夢大吉。鼓上擲骰子。乃多子之兆。而且有聲有色。定主吉祥。又一人說。此夢詳錯了。依我看此夢。恐怕這把老骨頭。早晚要斷送這片皮上。

### 陰陽學台

某林廣記。陰陽學台。學問不封。商文學問學。云其學中表木。因送品甚少。若若。或藉學中表木。表其。

東家延師課讀。惟恐先生學問不佳。商之學師。學師云。我學中秀才固多。通品甚少。若欲延請學中秀才。非設法試之。不能知其胸中學問。延師者曰。請問如何試之。答曰。必欲備一席。擇其佳者請幾人。俟入坐後。正在酣飲之際。暗使人報曰。明日學台下馬。坐中秀才。必然恐懼。如有不恐者。其學問必佳。延之課讀。定能勝任。延師者從其教。擇其秀才四五人。設席欲待。酒至數巡。忽有人報曰。學台明日下馬。只見衆秀才有驚惶失措者。有目瞪口呆者。惟有一秀才。懼色毫無。寂然不動。延師者曰。此真我師也。進前細看。此人已氣絕身亡。死者親屬聞之。欲以怒嚇致命。訟之官。延師者大恐。求救於學師。學師曰。千萬不可動他屍身。我自有起死回生之術。速令人在死者面前大聲呼曰。陰間學台下馬。死秀才遂活。

### 人情若魚

物之形與人殊。物之性與人同。舉其與人相類者。比而同之。以博一粢。

太太比鯉魚。舉止大方。莊重不佻。最喜醋溜。可惜肉老。

姨太太比鱧魚。躺下分大。立起分小。肉細味鮮。可餐可飽。

通房丫頭比黃花魚。一味溜邊。既美且鮮。名同幼女。秀色可餐。

丫頭比鯽魚。活潑伶俐。輕盈體態。左右宜人。潔白可愛。

奶媽子比大頭魚。愈臭愈鮮。鹹可解饑。乳香脚氣。二者得兼。

娼妓比河魴魚。美而有毒。洽比擾娼。只圖適口。豈顧斷腸。

小旦比金魚。並肩如玉。尤物移人。搖頭擺尾。暮楚朝秦。

軟棚子比刀魚。巨口細腰。其形如刀。江南風味。令人魂消。瞎姑比土鱧魚。無顧盼之多姿。青嬌嬈之名妓。傷無目之美人。迷多情之浪子。半掩門比蛤蜊。倚門賣俏。忽閉忽開。引人入勝。結彼禍胎。女金斗比蝦米。躑躅跳躍。江湖生涯。滿身針刺。許人紛拿。

### 鯉魚討封

皇上打江南圍。船至揚子江心。忽見波浪大作。水中現出一尾金色鯉魚來。討皇封。皇上一見。金口玉言。說好一條金龍。鯉魚洋洋得意。回到水晶宮。遂見烏龜。烏龜說。你討了甚麼封來。鯉魚說。萬歲封。我是一條金龍。烏龜說。我也去討封。興波逐浪。爬至船頭。萬歲一見說。這是個什麼東西。忙取弓搭箭。一箭正中龜頭。烏龜帶箭而逃。來至水晶宮。鯉魚問曰。老兄你討了什麼封來。烏龜說。封到沒討了來。蒙聖恩賞戴花翎。鯉魚一看。頭上有血。問你頭上紅的是什麼。烏龜說。這是俺的二品皇封。

### 百鳥朝鳳

鳳凰生日。百鳥都來朝賀。百鳥中之。惟仙鶴爲長。鶴曰。每歲鳳凰壽誕。要大家輪流。不必紛紛俱往。依次派定。第一年仙鶴去。第二年天鵝去。第三年鴨子去。第四年錦鷄去。第五年鴿子去。第六年麻雀去。鳳凰嘆曰。想不到我的生日。一年不如一年。我們這飛禽。一輩不如一輩子。

### 家人匾對

一跟官人驟富。假冲閥閱世家。庭前匾對。要請名人題寫。一名士題曰。且白堂。對是家居化日光天下。人在春風和氣中。或問之曰。何謂且白堂。答曰。且白者。小且道白。未有不白。稱奴家者。又問對聯。則曰。閱兩聯第一字。可想而知。聞者釋然。

萬壽無疆

一老翁壽誕。眾親友恭祝。大家議曰。今日壽誕前。要行萬壽無疆令。無論何事。俱要帶一壽字。眾然之。無何至壽翁家。於是大家請壽翁。擺壽筵。讓壽坐上壽菜。執壽壺。拿壽杯。斟壽酒。舉壽箸。吃壽肉。豁壽拳。唱壽曲。打壽板。壽者醉。旋聞壽門前。吵壽嘴。打壽匙。連忙叫壽童到壽門。探壽事。復聞壽童說。壽門外有壽丐。持壽杖。拿壽碗。討壽飯。被壽僕。舉壽拳。打壽丐頭。壽傷。閉壽目。張壽口。伸壽腿。竟壽終。只好請壽翁報壽官。驗壽屍。買壽木。下壽葬。

龜雀結盟

喜雀與烏龜結盟。喜雀為弟。烏龜為兄。把兄謂把弟曰。我二人如此莫逆。我想帶你到水晶宮。看看龍門貝闕。異寶奇珍。喜雀說。我也想帶你到雲霄殿。看看廣寒兜率。月姊嫦娥。烏龜曰。你何不先帶我上天。然後我再帶你下海。喜雀應允。烏龜爬在喜雀背上。喜雀雙翅飛起。偏遇打彈弓的開弓。一彈正中。把兄尊背。翻身掉將下來。喜雀不見了。把兄飛到各處找尋。找了半天。忽見把兄掉在煙卣上。四脚懸空。仰頭觀望。上前問曰。把兄受驚。你天也。沒有上成。在此空了半日。想必腹中飢餓。烏龜說。我却。不餓。在此。雖沒得吃。還有幾口煙過癮。

黃王連宗

黃王連宗。...





### 口鼻相誚

相公見丫環戲之曰。丫頭丫。笑口又口如此。其他丫頭亦戲之曰。相公相。鼻子裝。鼻且然而况。相公曰。我這而况。要與你其他見一面何如。丫頭曰。可。而况與其他一見如故。竟成莫逆之交。相公說。而况與其他已經且然如此。丫。這裝鼻與又口。何不也令他到一處。丫頭曰。可。相公把鼻子放在丫頭口內。丫頭問曰。相公鼻子在我口內。聞一聞。有什麼味。相公說。是臊的。丫頭說。口如何臊。相公曰。是愛罵人罵的。相公問曰。你的口放着我的鼻子。你一嘗是什麼味。丫頭說是辣的。相公曰。鼻因何辣。丫頭曰。是聞鼻煙聞的。

### 怕考生員

秀才怕歲考。一聞學台下馬。驚惶失色。往接學台。見轎夫怨之曰。轎夫奴才。轎夫奴才。你爲何把一個學台抬了來。嚇的我魂飛天外。那一世我作轎夫。你作秀才。我也把學台給你抬了來。看你魂兒在不在。

### 木雕泥塑

一道士與婦人有私。正在行事。忽聞其夫叩門。老道慌甚。棄頭上道冠。在床而去。夫上床。摸着道冠一看。乃木雕空殼。中嵌泥塑小人。問曰。此物從何而來。妻曰。是我下身常用的套子。夫曰。泥塑小人嵌在木雕空殼之中。明明是一個道冠。何能抵賴。妻曰。臭烏龜。你不要狐疑了。如今的冠。那個不是木雕空殼。那個不是泥塑小人。

### 虛有其表

一尼僧到施主人家化緣。天氣暑熱。見老爺赤條條。睡在醉翁床上。露出陽物。豐偉異常。尼進內。對太太點頭讚曰。你老人家。幾世修來的。如此享受。太太說。阿彌陀佛。你只見他外觀有耀。你那知他虛有其表。若有事用他之時。畏葸不前。連一點主腔骨兒都沒有。不過是一個最滑的官罷。

### 窮人借債

時值歲暮。一窮人告貸無門。或誑之曰。真武廟前。哼哈二帥有錢。何不前去央借。窮人信以為實。竟來至廟前。見二帥而求之曰。你二位戎裝華麗。氣象光昌。將到年三十。敢在門前站耍。有錢可知。二帥曰。我兩人給人看大門。晝夜哼哈。大不如意。連一條冷板櫈都沒錢買。那裏還有錢借給你。你何不與後面四金剛商之。窮人來至二層殿。與四金剛施禮說。你四位好高興呵。彈唱的彈唱。玩耍的玩耍。想必是年已過去了。望四位稍分餘資。救我眉急。四金剛說。你打量我們在此開心呢。一個彈琵琶耍小錢。一個打着傘。各處借賬。他二人一個弄蛇。一個把花胡哨。打把式斂錢。那有分文借你。你望後邊張羅去罷。望後又走。看見彌勒佛。上前打躬說。你老人家滿面春風。一團和氣。心廣體胖。大肚無憂。不必說。年下事早清楚了。拜求通融一二。彌勒佛說。你何苦找我。你看我寒冬臘月。光着頭。連帽子都買不起。披着一件單衫。敞露胸懷。連一個肚兜也無處借。你還說我笑呢。我是凍的跳着牙打勁兒呢。快往別處去罷。窮人又走至後殿。見兩旁一邊是馬王。一邊是玄壇。來至玄壇面前說。黑老官。你老人家大年下的。騎着虎玩耍。想必賬已還清。求你資助資助。玄壇說。我乃騎虎之勢。正在這裏為難。那有錢資助你。窮人說。你老人家把老虎借我騎幾天。嚇一嚇債主也好。玄壇說。我離了這虎。寸步難行。你別擾我。快到別處去罷。窮人又來到馬王面前求之曰。你老人家三隻眼。認得人必多。總管天下馬號。出息必大。何不借錢我用。馬

王說。你那知如今馬號。並不養馬。額例馬乾銀兩。尅扣入已。我有什麼出息。若論他三隻眼。買起眼鏡來。比你們多用一半價錢呢。不要饒舌。快替我走開。窮人又來至大殿。見真武大帝叩首曰。你老人家金身整肅。赫濯聲威。爲一廟之主。求大發慈悲。賞借一用。真武曰。你疑我有錢麼。你看我披散頭髮。連打辮子的錢都沒有。在這裏手執寶劍。專等債主拚命。焉有錢借與你。你與我兩個跟班的通融去罷。窮人來蛇帥前。拜而求之。蛇帥曰。你看不得我這一身花梢兒。不過是一層遮羞皮。天天到處去溜。我鑽的窟窿。我知道現在冬寒日冷。我還光洞洞呢。窮人又求其轉央龜帥。蛇帥說。更不必去。那烏龜欠賬更多。連一點閑事都不管。縮着脖子。在那裏躲賬。白白饒舌。更不必去借。

兩人同嫖

有一販磁器客人。在院中嫖。流連忘返。把一船磁器。全花在院中。甚至流落娼家。暫住草房。又一販騾子陝客。亦在此處來嫖。把幾十匹騾子。也花在此處。竟至不能還家。鴇兒見其財盡。欲逐之。老陝大怒說。咱的幾十匹騾子。都趕追去了。你要攬咱。二人吵鬧不休。磁器客一聞此言。出草房大聲呼曰。老陝大哥。你把幾十匹騾子趕了進去。千萬不可刪碎了我的。一船磁器傢伙。

偷兒賣杏

男女行房。夫嫌妻物太大。欲將兩卵塞入以實之。納左則右出。納右則左出。正在兼塞並納之際。適有兩賊挖洞。鑽入聽床上有人說話。問兩個都進來沒有。答曰。兩個都進來了。兩賊知人已覺。一個先爬出洞外。一個又聽

床上說。一個出去了。一個還在裏頭。兩賊大驚。連忙逃走。相謂曰。此家莫非是神仙。不然。何以知我們暗中行竊。次日兩賊扮作賣杏兒。來此家訪查。夫妻正在門前。婦人把賣杏兒叫到跟前。把杏兒抓起兩個。問夫曰。這兩個像昨夜裏兩個不像。二人一聞此言。說着心病。不願杏兒。飛奔而逃。

### 船家交運

人若交了好運。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有一舟子。捕魚爲業。半生落魄。忽然交了好運。一日獨坐船頭。欲思飲酒。忽見中流有鴨子一隻。負酒一壺而至。舟子連忙將鴨酒攜上船來。果是一壺清香美酒。自斟自飲。頓覺高興。然有酒無肴。殊覺無味。正思想間。細看那鴨子。竟是一隻燒鴨。頗可下酒。撕而食之。肥甘適口。遂將鴨子用畢。忽又想起明日有要債應償。非二兩不可。復又躊躇。再細看那鴨兩隻眼睛。乃是兩粒明珠。挖下來。正符還債之款。

### 紙糊褲子

京城人好嫖。土娼流連忘返。竟至資財蕩盡。衣食不周。甚至流落娼家。幫閑度日。老鴇念其在院中揮霍多金。不忍驅逐。又因天氣寒冷。無卒歲之衣。勸之曰。你如此襤縷。何不進城找親友告貸。添補添補衣服也好。嫖客曰。你看我這樣子。連褲子都沒有。有何臉進城。老鴇說。何不用皮紙糊一條褲子穿上。自要遮體。頗可去得。嫖客應允。老鴇用皮紙照褲子樣剪好。糊裱妥貼。教他穿上。出門而去。娼家離城尙遠。行至中途。偏要出恭。嫖客着急曰。我穿的是紙褲子。如何出得恭。只好脫下。出完恭。再穿。忙將褲子脫下來。用磚頭壓好。忽然一陣旋頭。把紙褲子刮上天去了。嫖客仰天長嘆曰。褲子上了天了。如何進得城。只好仍回院中。再作詩較。赤條條回到娼家。見外門

半掩。房門已關。就知有人來嫖。窮心未退。色心又起。輕輕至窗前竊聽。正值房中雲雨。聽姑娘說。掌櫃的。你舒服。不舒服。掌櫃的說。怎麼不舒服。姑娘說。你到底怎麼舒服。掌櫃的說。我真舒服到雲眼兒裏去了。窗外竊聽之嫖客。忘其所以。用手拍窗大呼曰。掌櫃的。你舒服到雲眼兒裏去。你可瞧見我的紙褲子沒有。

### □ 弟弟躲帳

把弟兄均欠債最多。追呼甚急。無處躲避。二人溜出城來。行至河邊。見水凍成冰。可以踏冰而過。二人走到河心。把兄要在冰上解手。誰知尿熱。沖了一個窟窿。把兄說。我們叫賬逼的如此利害。我恨不得鑽在那冰窟窿裏。頭去躲一躲。誰知冰底下有一烏龜。有一鯉魚。在水面閑游。只聽冰上有人說。賬利害。要鑽入冰窟窿。烏龜害怕。說。老鯉呀。我要打冰窟窿。鑽出頭去。看一看。到底這個賬是甚麼東西。烏龜伸出頭一看。被把兄一把抓住龜頭。就往上扯。誰知這龜頭又大。又滑。抓不住。逃下水去了。烏龜趕上鯉魚。說不好了。好利害的賬。要不是我的肩膀兒健。早叫賬主把我圓桌面端去了。

### □ 窮人娶親

一窮人娶親。一切喜事所用。無一不是賒借而來。對新人曰。我爲你多方設措。費盡苦心。今日見面。要與你暢所欲言。方酬我艱難辛苦。於是攜手上牀。寬衣解帶。正要雲雨。忽聽得有人喊門。忙披衣下牀。到門前一問。却是來討首飾錢的。答以明日再來。關門上牀。正欲行事。門外又有人來叫。趕緊下牀。到門前一問。說是來討酒席錢的。答以改日送上。又關門上牀。剛要動手。又聽見叩門。窮人把新婦望旁邊一推。大怒曰。我不想娶了一個婦人。

倒像我樓着一個賬主。

### 新立行規

一山東人愛嫖土娼。妓女惡其力大身沉。拒而不納。山東人情不可遏。央求撈毛的方便方便。撈毛的說。我們新立行規。除官價一百二十文之外。如幹事時定。鈎兒一動。加錢二十。事畢。照數加算。山東人情急。姑且應允。撈毛的帶入房中。山東兒就坑沿抄起就幹。撈毛的在旁拿算盤計數。等之許久。山東兒一動也不動。撈毛的大怒說。你別來攪我的生意。拿算盤在鈎子上就打。山東人爬起哭曰。我甚願意動也。不是不能動。實在不敢動。可憐我只帶了一百二十文。

### 窮人遇賊

兩夫婦甚窮。朝不謀夕。竟至斷炊。婦謂夫曰。我兩人腹內無食。身上無衣。何不賒壺酒來。雖不能充飢。亦可以禦寒。夫出門賒酒而歸。至晚。夫婦枵腹同飲。婦人大醉。家中只有棉絮一條。婦人扯去自蓋。男人甚冷。不得已拿半個破缸。覆在身上。枕瓦而眠。將要睡着。有賊撬門而入。窮人曰。我們窮得如此。你還要來偷。順手用所枕之瓦打去。賊呼痛而逃。窮人曰。便宜了你。我是用枕頭打你。若用被頭打你。早要你的性命了。

### 窮鬼借債

有人極窮。飢不怕餓。死不吃飯。人皆呼之嗇剋鬼。一人命極窮。賸一文錢。必要化完。纔睡的着覺。人皆呼之爲

窮命鬼。這日窮命鬼找膏剋鬼借錢。膏剋鬼說。你命小福薄。連一文錢都拿不住。若借給你。恐怕你福薄災生。人錢並盡。窮命鬼說。你只管借給我。我掙節着用。膏剋鬼說。我說一個笑話你聽。有一人極吝嗇。豈知一毛不拔。連肚內的尿都要屙在家裏。一日將要遠行。恐途中出恭。豈不白去了一泡大糞。莫若帶了狗去。以防意外之虞。遂將家中狗帶之同行。行至半路。果然要出恭。其人嘆曰。人有遠慮。必有近憂。愚人千慮。必有一得。其此之謂乎。於是出了恭。那狗果然吃了。不料吃了之後。那狗也要出恭。其人指狗罵曰。沒造化的畜生。真是鼠肚雞腸。你連一泡屎都承受不起。你還借的是什麼錢。

家當一文

一杭人愛嫖。一分家貲。盡行嫖完。窮的光洞洞。只賸錢一文。麻布褲一條。猶自芳心未艾。來在西湖。觀看遊春女子。買了一文錢炒豆。獨坐橋頭。把豆兒放在褲襠上。忽見許多游女。姍姍而來。不禁春興勃然。那話挺然特立。把豆兒挺立一地。杭人指陽物罵曰。我好好一分世業。都被你給我搯搯光了。賸了一文錢的家當。還被你給我抖擻掉了。我與你何冤何仇。抱肩棄豆而去。

窮神借餉

財神解天餉。赴靈霄殿。路遇窮神。欲借銀三萬兩。財神曰。天餉有定額。何得借汝。窮神固索。財神念一殿之神。出小金錠與之。窮神所願甚奢。找管城子。求其協力。劫餉。管城子正坐在文壇演筆陣。聞窮神語。原不欲往。因思我終日耍窮筆頭。何能致富。乃帥文壇健將。排筆陣以圍之。財神拔劍迎敵。筆鋒所到。衆皆疲敝。財神懼。赴文昌



宮求拔。帝君問曰。吾與君素昧平生。何得來說。財神告以故。帝君曰。君等恃財傲物。應罹此禍。然以筆尖橫行天下。亦非吾教之福。命朱衣召魁星收之。魁星至。乃一白面書生。自慚面目。不足以驚人。朱衣云。乞帝君賜以鬼臉戴之。則面皮一變。何事不可爲也。又授以金斗。令同財神去。至則管城子帶領羊毫子。兔穎兒。揮如椽之筆。自謂千人軍。可以橫掃。魁星擲以金斗。二毫不能支。棄筆而遁。魁星收其筆。並金錠。別財神奏凱而還。帝君卽以筆錠賜之。故至今魁星像藍面豨獠。右手執筆。左手執錠。而旁豎一斗云。

### 利水學台

秀才家丁。把娃娃撒尿。良久不撒。嚇之曰。學臺來了。娃娃立刻撒尿。秀才問其故。答曰。我見你們秀才一聽學台下馬。嚇得來尿尿齊出。以此知之。秀才嘆曰。想不到這娃娃能承父志。克紹書香。更想不到這學台善利小便。能通二便。

### 庸醫治痢

一庸醫與名醫比鄰。見名醫懸牌掛匾。病者盈門。請者接踵。心竊慕之。私憶此人必有秘傳方書。始能如此得心應手。我若覓得此書。何愁不並駕齊驅。於是逐日徘徊名醫門外。欲覓此書。偏這日名醫持書而出。庸醫出其不意。奪之而回。逃至家中。出書捧讀。卽懸牌治病。有患痢者求治。庸醫曰。此病不必服藥。用大蒜頭一個。插入穀道。其痢自止。病人如法治之。誰知大蒜毒發。脹滿難出。連肚腹皆腫。病家以庸醫害人。訟之官。官拘庸醫至。問之曰。用大蒜治痢。是何人所傳。是何方所戴。庸醫曰。是名醫所傳。是他的祕書所載。官傳名醫質訊。名醫曰。此人素

味平生。只有某日。我拿賬簿出門。與人算賬。被他奪去。至今尙未尋獲。官問庸醫。你搶賬簿。當作醫書。與人治病。顯是有心害人。庸醫曰。簿中實載治痢之方。上寫某人利已全消。惟有算本止利。

### 姑嫂站門

姑嫂二人在門前閑耍。見一和尚走過。姑謂嫂曰。人人都說和尚那話。是四方的。不知真否。嫂曰。都是一樣的人。那有此言。不過和尚的。比俗家略硬點罷了。

### 和尚抱鼓

西湖叢林。香火最勝。每逢朔望。遊女如雲。寺中和尚。多有不能定性。見女色而動者。老和尚誠之曰。出家人五戒三規。惟色戒最嚴。我看爾等見色心移。性情不定。非出家人道理。以後每逢朔望。打坐禪堂。每人懷中抱一小鼓。如見女色。懷中鼓響者。卽是心動。定要打四十戒尺。我亦作如是觀。衆僧唯唯。到了朔日。衆僧上堂。懷鼓而坐。老和尚居中。餘者兩旁列坐。但見粉白黛綠。花枝招展。姍姍而來。來到衆和尚面前。只聽衆和尚懷中鼓次第而響。琴琴不絕。惟有老和尚寂然不動。聲響全無。衆僧讚曰。到底還是老和尚心空性定。坐養功深。不然。何克至此。大家上前。打開老和尚懷中鼓一見。誰知小和尚已貫革直入。竟不能脫。穎而出矣。衆和尚。闕堂而散。

### 僧入魚腹

大江之濱。有儒釋道三人。同舟共濟。方欲解纜。一極胖少婦。亦來喚渡。三人皆曰。波浪險惡。與少婦同載。大爲

不利。不如却之。婦固請。舟人乃移舟近岸。尚離數步。婦人一躍而登。北面而坐。舟既發。婦去其裏衣。出其陰戶。碩大無朋。指以示人曰。此物大吉祥。何云不利。衆益厭之。僧問曰。何利之有。婦曰。嗅其濁穢之水。似是腐儒。觀其短髮蓬鬆。又像道士。而其實則和尚之窠巢也。僧怒極。脫其帽以頭撞之。婦挺腹相迎。豁然而入。滅頂及肩。僧怯急用力拔之。若然而出。則頭面濡溼。熱氣淋漓。與兩籠之饅頭無異焉。婦大笑。躍身入水。化巨魚而逝。僧大驚。謂儒道曰。幸虧我拔得快。稍遲則小和尚定葬江魚之腹中也。

### 一字笑話

一人善說笑話。衆人有意難之曰。你能說一字笑話不能。如能說使我們笑。情願輸戲酒二桌。如不能說。說而不取笑。要照樣認罰。其人曰。能。然必須依我調度。方可。衆曰。聽從尊便。其人曰。要擇日先設戲酒於文昌宮。戲台前挖一池。是日我後至。我自有一字笑話之法。衆許之。至日。如所許。屬先設戲酒。齊集以待。其人在家。與一瞎子商了曰。我欲帶你到文昌宮聽戲吃酒。你願意否。瞎子欣然願往。其人曰。你要到了文昌宮。必須先在神前行禮。然而入座吃酒聽戲。一切禮節。均要聽我吩咐。瞎子無不樂從。是日。即帶瞎子來至文昌宮。叫他在池邊站立。其人對衆人曰。列位請聽我一字笑話。衆皆傾耳靜聽。其人曰。跪。瞎子一跪。撲咚跌在池內。衆皆哄堂大笑。其人曰。我這一字笑話何如。連忙扯起瞎子。同享酒戲。

### 一摸之緣

一婦有淫行。閱人多。而所交甚廣。一日與鄰僧有約。囑其夜晚攜酒肴來會。是夕婦人有舊交在舍。夫知其有

約令婦他宿。而獨處婦室。至夜半。和尚潛至窗外。低聲呼喚。其夫假充婦人。低聲答應。未幾隔窗先送一盒子來。既而又送一壺酒來。其失輕輕接進。最後和尚將其夫之手拉住。當作婦人之手。拉到不便之處。使其來摸。和尚又將自己之手伸入。欲摸婦人。不便之處。其夫趁其來摸。將和尚之手。拉入下部。令其來摸。覺纍垂盈掬。豐偉異常。和尚大驚。連忙袖手。抱頭鼠竄而逃。其夫遂喚回婦人。與之歡飲。至同牀之際。謂婦人曰。今日好好一個東道。雖然是大和尚作的。然畢竟幸虧了小和尚。

### 畫十問答

畫法不行久矣。所傳於世者。惟有行樂春宮。畫行樂春宮者。虎邱塘最多。游此塘者。莫不喜春宮。而惡行樂。故行樂之勢。不敵於春宮久矣。有業丹青者。因其業之甘苦不勻。乃遂譁爭不已。畫行樂者曰。子畫令人愛。不如子畫令人敬。畫春宮者曰。子畫令人悲。不如子畫令人喜。畫行樂者曰。牀第之私。久成俗套。奚待爾之描摹。畫春宮者曰。衣冠之輩。多屬游魂。何勞君之點綴。畫行樂者曰。家家不可無行樂。人人未必有春宮。畫春宮者曰。人人必無真行樂。家家都有活春宮。畫行樂者曰。去行樂之衣裳。安知不是春宮。畫春宮者曰。加春宮之衣服。未必不成行樂。畫行樂者曰。裸體跣足。宜於夏而不宜於春。是夏宮而非春宮也。畫春宮者曰。奠酒焚香。動乎哀而不動乎樂。是行哀豈行樂哉。兩人爭執不休。或解之曰。行樂爲祖宗計也。春宮爲子孫計也。令人爲子孫計者多。而爲祖宗計者少。宜乎行樂之勢。不敵於春宮也。

### 鏡裏人心

有一磨鏡老叟。腰懸古鏡。自云千百年物。詰其所用。答曰。凡人心有七孔。愚者塞其孔。吾以古鏡照之。卽知其受病之由。投以妙藥。益其智而通其孔。則愚者明矣。一富翁有一子年十六。不能辨菽麥。延老叟以鏡照之。叟曰。受病太深。僕不能爲矣。詢其故。叟曰。吾能治後天。不能治先天。令郎之心。外裏酒色。病在後天。猶可治也。內用金銀。病在先天。不可療也。翁固求之。叟曰。姑妄治之。令其子獨居一室。朝服葛化醒酒湯。晚服清心寡慾丸。如此者半載。叟取鏡再照曰。酒色氣已盡除矣。但金銀氣從先天閉塞。奈何。翁曰。何謂先天。叟曰。閣下老夫婦。孳孳爲利。心內所計者金銀。眼內所看者金銀。手內所使者金銀。當尊夫人受胎之時。金銀堆積房內。令郎感其氣。以至迷塞七孔。外似金光。內實銅臭。欲求剋治之法。急取文昌宮惜字紙灰兩斛。拌墨水兩斗。則梧桐子大。朝夕兼益智湯送下。或可有濟。翁遵其法。不三月。叟取鏡照。見六孔玲瓏。惟一孔鈍塞如故。翁再求醫治。叟笑曰。此名文字孔。凡富家翁堆金積玉。不肯令子讀書。富家子飽食煖衣。更不肯讀書。故富家不宜有讀書種。開之恐干造物忌。且留此一孔以還君家原物。後其子聰慧勝於曩時。惟讀書不成。翁爲其子納貲捐職。以佐貳終其身焉。

### 獸醫治喘

一富翁姓吳。得一喘症。百醫罔效。請獸醫以治牛之法治之。立愈。從此牛醫之門多病人。遂自負爲名醫焉。一日晝寢。有持帖來請者。導至一堂。見面黃骨立者數十人。環求診脈。醫熟視之。愕然曰。此冥府耶。衆曰。然。醫曰。請我何意。衆曰。先生送我來。還望醫我去。醫勉寫一方。衆曰。一劑恐不能見效。屈先生駕留此三五月再去。醫哀求欲歸。衆怒曰。此地你旣不肯居。曷爲送我輩來。羣起縛之。裸其裋。出其臀。輪姦之。醫被創猛醒。得臀風之症。逐日覓人醫治。無暇復作青囊之術矣。

### 烟酒並嘲

王母壽誕。開瓊筵。設蟠桃勝會。所有蓬島瀛州。青都紫府。各神仙都來朝賀。神仙中有騎龍駕鳳者。有跨鶴乘鸞者。遙望紫霧縹緲。衆仙從雲中齊下。彩霞縹緲。鶴駕自天上飛來。惟有真武大帝。帶領龜蛇二將。踉踉蹌蹌。從行後至。王母各賜蟠桃一枚。飲以瓊漿玉液。食以瑋筍靈芝。觥籌交錯。羣仙不覺酩酊大醉。誰知龜帥量小。飲少輒醉。逃至瑤池。偷看仙景。被仙鶴童兒看見。罵之曰。何物狼狽。穢褻瑤池。上前逐之。龜帥以醉眼見一戴紅帽者。張開巨口。銜着鶴頭不放。良久。真武一見。不見了龜帥。尋至瑤池。見龜銜鶴。大驚呼曰。孽怪你還不鬆口。烏龜一見主人。便告曰。我喫的大醉了。容我吃幾口水。烟醒醒酒。

### 顯者緩頰

按君訪拿匡章。陳仲子齊人。均拘案。匡章自信爲孝子。仲子自居爲廉士。惟齊人有一妻一妾。賂顯者。求其緩頰。顯者來見按君。述其所來。按君曰。此三人均是敗風俗的巨魁。所以訪拿。顯者曰。匡章出妻屏子。仲子離母辟兄。老公祖訪拿極是。那齊人是一個叫化子頭兒。捉他做甚。按君曰。這齊人詐稱饜富貴之食。卒乞東郭墦間之祭。既貪口腹之欲。復貽妻妾之羞。寡廉鮮恥。莫此爲甚。老先生乃富貴利達之人。今與乞丐求情。豈不畏貽羞於妻妾乎。

### 虱蚤結拜

蛇蚤虱子結拜。虱子爲兄。蛇蚤爲弟。把弟謂把兄曰。我跣跳自由。捉摸不易。擇肥而噬。隨遇而啖。何等快活。那像你顛預成性。疲軟爲形。置喙不出一身。送終難逃兩指。樂處毫無。虱子說。你不聞不見。偃偻身軀。逐貓隨犬。東跳西馳。人身之妙處。未克全嘗。個中之滋味。豈能領略。蛇蚤說。你說得却好。不知人身何處最妙。虱子曰。惟有胖婦陰旁不毛之地。豐潤肥美。異味奇香。蛇蚤說。你何不領我同去。虱兄將把弟引到婦人陰旁。大啖不已。恰巧有人行樂於房中。那話挺然直入。將把弟一頂。帶入無底洞府。把弟只覺得天昏地暗。熱氣薰蒸。殊覺愜悶。良久。那話又將把弟帶出。渾身濡溼。熱汁淋漓。見了虱兄告之曰。蒙你指引妙處。其味甚美。不想來了一個莽撞和尚。把我帶入紅門寺中。可恨那和尚發酒風。還了席。吐了我一身的稀飯。

### 孝廉方正

孝廉方正。爲我朝曠典。如今竟有蚤緣奔競而得者。有人嘲之曰。何謂孝。逼得母親上了吊。何謂廉。每月常放二分錢。何謂方。渾身都是楊梅瘡。何爲正。丫頭老婆沒乾淨。

### 官場妙喻

人能出類拔萃者。無異禽中之鳳。獸中之麟。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變。此比物者充其類。非擬人者不以倫也。今之官場沐猴而冠。其卑鄙情狀。竟有與鳥獸相類者。錄之以爲官鑒。

世守農桑燕處。亦曾奮志螢窗。原期振翮鵬程。未遂名題雁塔。遵例白糜鶴祿。希圖異路揉升。分發試用蜀省。稅屋夥佳蝸居。聽鼓隨衙蜂聚。童僕前後騶從。站班人人鵠立。傳見宛似鳧趨。

揆次真如魚貫。	側坐一一鳴聽。	讓茶擎杯猿獻。	送客斜走蟹行。	散衙回寓體飲。	飯後午睡牛眠。
醒來難免蛙淫。	變童隨便雞姦。	娶一河東獅吼。	說合全仗蜂媒。	帶來幡幡螳腹。	生子權作螟蛉。
私偷婢女鼠竊。	夫婦捉姦貓捕。	抑鬱久居蠅屈。	窘迫斷釁鴻噉。	逐日蚤緣苟狗。	時時獻媚蠅營。
諂諛當道狐媚。	奔走權勢蛆鑽。	謀得酌委雀躍。	調濟善地鴛遷。	只因諸債蠅集。	潛行赴任鳩藏。
接篆如附虎翼。	入衙大發熊威。	重用刦紳蠹役。	婪賊大肆狼貪。	辦事優柔猶豫。	問案任性鴟張。
刮盡地皮犀利。	虧空倉庫鯨吞。	革職擊問犴守。	充軍邊遠鷓毆。	贖罪希圖免脫。	觸怒特旨梟首。
渺渺逝矣蝶化。	人口星散蚨飛。				

### 五大天地

一官好酒息政。貪財酷民。百姓怨恨。臨卸篆。公送德政碑。上書五大天地。官曰。此四字是何用意。令人不解。眾紳民齊聲答曰。官一到任時。金天銀地。官在內署時。花天酒地。坐堂聽斷時。昏天黑地。百姓含冤的。是恨天怨地。如今可交卸了。謝天謝地。

### 蚊蟲結拜

蚊子結拜。城中蚊子是把弟。鄉下蚊子是把兄。把兄謂把弟曰。你城中大人。珍羞適口。美味充腸。肌膚嫩而腴。爾何脩有此口福。我鄉下農夫。藜藿充飢。糠砒下嚙。血肉粗而澆。我何辜甘此澹泊。城蚊曰。我在城中。朝朝宴會。日食肥甘。甚覺饜膩。鄉蚊曰。你先帶我在城中。祇領大人恩膏。然後帶你在城外。徧嘗鄉中風味。城蚊應允。把鄉



蚊帶至大佛寺前。指哼哈二帥曰。此是大人。快去請吃。鄉蚊飛在大人身上。鑽研良久。怨之曰。你們城中這大人。倒真大。却捨不得給人吃。使我勁鑽了半天。不但毫無滋味。而且連一點血也沒有。

### 糧道觀風

糧道觀風所管衛所。都來應考。題出視其所以一章。衆衛弁相聚而嘆曰。我們各所窮的如此。道憲還要添設三所。人問何故。答曰。又添官愈窮。一弁曰。其實視其所。觀其所。察其所。所愈多。他何嘗不知道。業經標出來。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 不改父業

一烏隸驟富。使其子讀書。欲改換門楣。然其子已習父業。不改父行。一日隸兄手持羽扇而來。先生出對。叫學生對曰。大伯手中搖羽扇。學生對。家君頭上戴鵝毛。又出六字對。讀書作文臨帖。對曰。傳呈放告排衙。又出五字對。讀書宜朗。對曰。喝道要高聲。又出四字對。七篇古文。對曰。四十大板。先生有氣說。打胡說。學生說。往下站。先生說。放屁。學生說。退堂。先生哼。學生喝。

### 七字左鈞

一官坐堂。書吏呈上名單。官將軍內計開二字。讀作許聞。用硃筆一點說。帶許聞。差人稟曰。不到。官曰。要緊之人不到。自好問二案。一看名單。也有許聞。又點曰。帶許聞。差人稟曰。不到。官怒曰。屢點不到。案案上有名。定是訟

師當堂出錢。立拿到案。用硃筆判籤。將十七日七字一鈎。望左鈎去。書吏不敢明言。稟曰。筆毛不順。老爺的鈎子望左邊去了。官曰。你代我另寫。吏因籤出。總在次日。乃判十八。官笑曰。你又來考我了。打量我連八字都認不得呢。

### □ 有你沒我

浙江義烏縣出脚魚。小而肥。甲於通省。每至夏季。要送上司。用大桶多裝。連夜赴省。如此小心。猶有斃者。縣官因公上省。謁見各憲。當面致謝曰。貴縣好脚魚。可惜斃者甚多。是何緣故。縣官忙立起答曰。想是你擠我。我擠你的緣故。上司曰。大兄。有你沒我。

### □ 小班喝道

一皂隸善說笑話。老爺退堂。單留下他。叫他說笑話。把紅黑帽子摘下。不說不准他戴。皂隸回小的不敢說。老爺說。你自管說無妨。皂隸說。有兩夫婦行房。互相摸弄。夫問妻曰。你那裏是甚麼。妻曰。這是衙門。妻問夫曰。你那裏是甚麼。夫曰。他是老爺。妻曰。何不請老爺進衙門裏辦事。果然老爺進了衙門。誰知老爺辦事疲軟。剛到任。就撤了。婦人一摸。老爺不見了。問老爺那裏去了。答曰。老爺出來了。皂隸說。老爺出來了。抓起帽子戴在頭上。大聲喝道而出。

### □ 和尚嫖妓

和尚到娼家來嫖。與妓敘寒溫。談心事。正說的入港。忽聽外面有人敲門說。縣裏刑名師爺來了。和尚倉皇失措。無處可避。妓曰。你藏在床底下。等師爺走了。你再出來。和尚只好鑽在牀下。師爺打外邊走進。妓者說。爲什麼師爺永不到我家來。想是公忙。師爺說。實在有事。妓女說。我請教一事。譬如和尚宿娼。應辦何罪。答曰。不守清規。有犯淫戒。應該立決。和尚在牀底下一聞此言。戰慄恐懼。不動自搖。師爺正在談心。外面又有人敲門。說大老爺來了。師爺說。東家來哉。如何是好。妓女說。我有新草薦一牀。請師爺將草薦裹在身上。立在門後。大老爺走了。請師爺出來。師爺忙用草薦裹好。大老爺進來。妓女在旁侍立說。大老爺連日問案。實在辛苦。大老爺說。分所應爲。妓女曰。請教大老爺一事。譬如和尚宿娼。應問何罪。答曰。佛門弟子。不守清規。不過答二十。飭令還俗而已。和尚在牀下一聞此言。喜出望外。鑽出牀來說。和尚叩謝大老爺鴻恩。今日若不是大老爺親臨判斷。和尚一定叫這草包師爺要了命了。

### 化子叫城

外州縣城門。可以隨時開放。一日刑名師爺。關在城外。叫門。守門者急忙開放。甕城內有一化子。看見說。我們關在城外。斷無人肯開門。想不到刑名師爺。竟如此利害。一日化子也關在城外。叫門不開。乃誑之曰。刑名師爺來了。守門的開門一看。乃是一個化子。頭戴瓦盆。身穿草蓆。手攜乾柴。守門者責之曰。你這化子。混充什麼師爺。化子說。我怎麼不是師爺。我還是一個包火食的師爺呢。

### 犬像老爺

老爺好男風。所用鑾童不一而足。一日。署中母犬生了小狗。有一小狗。甚像老爺。其嘴臉與老爺無二。大家詫異。不解其故。請教師爺。師爺沈吟良久。恍然大悟。說是了想必是這母狗。天天吃小跟班的屎生出來的。

### 武弁看戲

武官與文官同日看戲。演七擒孟獲。武官曰。這孟獲如此蠻野。不服王化。七擒七縱。猶且不服。想不到孟子後代。竟會有這樣桀驁不馴之人。衆皆拚口而笑。一文官曰。吾兄所說極是。到底還是孔子的後代孔明。比孟獲強多了。

### 堂屬問答

一捐班不懂官話。到任後。謁見各憲。上司問曰。貴治風土何如。答曰。並無大風。更少塵土。又問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又問紳糧何如。答曰。卑職身量。足穿三尺六。又問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兩棵。紅杏不少。上憲曰。我問的是黎庶。答曰。梨樹甚多。結果子甚少。上憲曰。我不是問什麼梨杏。我是問你的小民。官忙站起。答曰。卑職小名叫狗兒。

### 貲郎納官

一貲郎納官。獻百韻詩於上憲。中一聯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君之家運。一至於此。答曰。實無此事。只圖對偶親切耳。一客謔之曰。何不說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猶得保全兩兄弟性命。

# 嘲候補道

各省捐輸道員。不一而足。在朝廷視之。爲不甚愛惜之官。在大吏棄之於投閒置散之列。故有人嘲之曰。道大莫能容。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此其善諛者也。今有人又以文嘲之錄之。以博一粲。

人能弘道。以財發身也。夫君子學以致其道。非吾所謂道也。本立而道生。何莫由斯道焉。今有人見候補道而羨慕之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此則志於道。木由其道者。或告之曰。安貧可以樂道。彼則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果能此道矣。朝聞道夕死可也。然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吾試先可離不可離之道。試用道。道之可離者也。自朝不信道。故上失其道。謂是道也。何足以臧。故望道而未之見也。特用道。乃道之不可離者也。蓋獲乎上有道。乃獨行其道。謂是道也。方可與適道。雖小道亦有可觀者也。然而道有大不相同焉。有學古之道者。堯舜之道也。從容中道者。聖人之道也。遵道而行者。君子之道也。信道不篤者。小人之道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者。楊墨之道也。此則合而言之也。卽捐道亦有各異焉。以貨殖爲捐資者。生財之道也。以借貸爲捐貲者。朋友之道也。以釵環爲捐貲者。妾婦之道也。以泰山之力爲捐貲者。夫婦之道也。以幕囊爲捐貲者。夫子之道也。以御史放觀察者。合外內之道也。以教官捐道分發者。去父母國之道也。屢擡而不還席者。此其爲廢足之道也。此則分而言之也。嗟乎。道旣不可廢。道之用亦甚廣。當道者果能幡然悔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以舉盡其道而死者之多也。豈不謂之賊道乎。况道也者。並行不悖。天下之達道也。焉有仁人在位。而不行義以達其道。徒使抱道者。興道大莫容之歎。豈不哀哉。

# 選補並嘲

妓女與嫖客死見冥王。王判妓女曰。養漢接人。方便孤老。功德最大。宜轉男身。叫你也享享男子之樂。判嫖客曰。眠花宿柳。敗化傷風。罪孽過重。應轉女身也。叫他受受妓女之苦。鬼卒稟曰。既命男女轉移。何不將嫖客之陽物。鏟下。補在妓女身上。豈不一舉兩得。王然之。正要動手。忽有要事退堂。屬左左曰。好好看守。候我回來發落。王走後。嫖客恐其要鏟。乘間脫逃。王事畢。鬼卒稟曰。候補的尙在站班候鏟的（與選同音）已經在逃。

### 京官慳吝

一京官極慳吝。赴部當差。到署要吃點心。跟班送上麵茶一碗。老爺吃了。跟班也要吃。怕老爺不肯給錢。當之衆位老爺討賞。老爺不好意思。勉強給了十二文。及至散衙。坐車回家。跟班打頂馬前行。老爺在車上罵曰。好混賬的東西。你又不是我的長輩。爲何騎馬在前。跟班趕緊勒馬來在車傍。老爺在車上又罵曰。你又不是我的同輩。因何騎馬並行。跟班趕緊勒馬來在車後。老爺又罵曰。你在車後。踢起塵土。揚了一車。可惡已極。跟班下馬請示曰。老爺到底叫小的在何處騎。老爺說。你騎不騎我管你。只要把十二文麵茶錢還了我。你愛怎麼騎就怎麼騎。

### 大人遺澤

富商某家牆垣高峻。庭院宏敞。夫偶他出。其婦獨坐燈下。五更將盡。忽聞東牆簌簌有聲。婦從窗隙窺之。見一大人在牆上穿方靴。足長數尺。自上而下。牆嶺露其小腹。陽物翹然。長徑三尺。龜頭大於盎。睪丸垂垂。如五斗米囊。臍以上則隔於窗外。不及見也。正詫愕間。旋見西牆上亦有一大人。雙鈎如橋。蓮船盈丈。膊與簷齊。現其牝戶。

翕張鼓動。若合雙箕。毛蓬蓬如亂髮。既而兩大人同至庭前。見面行平行禮。讓畢而交媾焉。其衝突之驟。如巨魚之縱大壑。其馳騁之猛。如烈馬之驅康莊。其啞啞之聲。如利刃之裂竹帛。其縱送之急。如野人之鼓風箱。淫精潑潑。墜地有聲。歷兩炊時。始畢事。各歸牆下。冉冉而滅。婦方敢大號。衆奔至。舉火燭之。庭中惟餘兩大人之所遺。洋溢盈塔。細視之。非精非血。俱不能識。逾歲。其處忽生樹數株。花開如蓋。結實如頂珠。始而白。繼而光亮。既而青如寶藍。至深秋而始紅焉。或曰。此爲五色菩提。惟佛國有之。有舊時人。述彼時商婦之所見。乃知兩大人之遺澤孔長。而菩提之蒙其餘蔭而生也。

### 後庭博金

流品之不齊難矣哉。商販布衣。捐金納粟。皆得與士大夫爭衡。然猶有可原者。彼亦潔清之子也。乃溷淆日甚。竟有由優而仕者。一主簿筮仕多年。歲逾耳順。雖係優伶出身。却亦酷好男風。然以精力衰耗之人。何其樂此不疲。想爲昔日撈梢計耳。一日奉委下鄉。館於僧寺。僧見其所攜門子俊俏。先以言調之。不肯許以金從之。事畢索金。僧曰。草草一度。那能使酬。必須同宿一宵。暢所欲言。方能厚謝。門子知爲其所欺。用指鹿爲馬之計。誑之曰。本官臥西牀。我臥東牀。其實官臥東牀也。今夜請從窗上來。可盡一夜之歡。僧喜甚。三更後僧悄然曳窗入。逕趨東牀。官方酣睡。僧輕探其臀。豐潤猶存。熟路輕車。從容而入。老簿正在夢中。覺夢魂搖曳。恍如當年爲人狎暱時也。誰知僧具甚堅。縱送太驟。老簿猛醒。危聲以號。僧知其誤。赤身而遁。簿且呼且罵曰。惡賊禿大無禮。衆咸起。詰其故。簿又不好出諸口。惟喊快拘衆僧懲治之。僧懼。請以百金爲酬。簿少之又益以錢五十貫。始允將入城。屬從者勿令堂上知。及謁見。令早知而笑謂之曰。三老官當此垂暮之年。猶能以後庭博多金。想當初妙齡時。不知如何。

高其聲價也。簿慚不能答。而其門子辭工去。

### 幫辦公事

官太太能代老爺辦公事。而性甚淫。老爺雖不能辦公事。而性好睡。一夕上牀。夫人見其合睡。卽翻身以擾之。老爺問何以不睡。夫人曰。躊躇公事耳。老爺會其意。旋與之交。夫人之願既遂。乃安眠。至天曉。老爺執其陽而嘆曰。我與他相聚一生。竟不知他有這樣本事。夫人曰。他有什麼本事。老爺曰。會幫辦公事。

### 臨陣脫逃

姑嫂與媽媽共飲。姑娘說。我們行一令。要各說一物。像一個字。帶一官名。並帶一罷官之事。姑娘說。趕麪杖像一字。在案上趕來趕去。是巡按。因趕的麪軟。巡按面軟。應罷官。嫂子說。鐵把像而字。耙了一點屎。典史官名。有屎卽是贓。應罷官。該媽媽說。想了半天。總也說不出。忽然想起說。你爹卵子。像小字。問是何官。答曰。黑松林把總。又問因何罷官。答曰。臨陣脫逃。

### 聽訟異同

廉吏有訟師。貪吏無訟師。廉吏平情押獄。而訟師雖畏其明。猶可欺之。以其方。故訟師留以有待也。貪吏不據理聽訟。而訟師雖強其詞。竟不能奪其理。故訟師去而他圖也。廉吏使無訟。貪吏亦能使無訟。登廉吏之庭。杳乎寂乎。而民自無訟。是真無訟也。無情不敢逞其訟也。登貪吏之庭。杳乎寂乎。而民無一訟。非不欲訟也。無財不敢



以爲訟也。然而爲吏者。豈能終無訟乎。兩造各有曲直。不得已而質諸公庭。官則攝齊升堂。覲顏上座。無是非。無曲直。曰打而已矣。無天理。無人情。曰痛打而已矣。故民不曰審官司。而曰打官司。官司而名之曰打。真不成爲官司也。然而彼更有說以自解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有情者不得盡其詞。大畏民志。此謂知縣。

### 望氣識官

浙省候潮門。有老僧挂榜於市曰。能望氣識人官職。於是當道諸公。微服而往。僧延之坐。候令噓氣。僧乃從旁諧審之曰。此木氣也。爲藩司。此金氣也。爲臬司。此水氣也。爲督糧道。此火氣也。爲首道也。此土氣也。爲鹽運司。言之無不脗合。忽一人噓氣久之。老僧沈吟再四。似不解其何官。曰異哉。似金氣而不秀。似木氣而不直。似水氣而不清。似火氣而不烈。似土氣而不厚。其在不儒不吏之間歟。詢之以大挑知縣而請就教者。乃知伶官間秩。皆無志氣。男子爲之。推其命數。都不在五行中也。

### 武弁拋文

一江蘇武官。最喜拋文。說話最要引經據典。升官陞見。貧無貲斧。徒步北上。人問之曰。何不乘車。答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到京召見時。值淮水漲發。上問曰。淮河水勢何如。對曰。蕩蕩懷山襄陵。上問曰。水勢如此。百姓何如。對曰。百姓如喪考妣。上大怒。馬上充發。叩首謝恩曰。惟仁人放流之。此則小臣之罪也。

### 土包作闊

京中匪類。謂之士包。每到四月開廟。穿花梢坐熟。車逛西頂。故意在人前賣弄。謂之作闊。澆風惡習。不知伊於胡底。有把弟兄三人。均要逛廟作闊。商量價錢。每人做湖縐套褲一雙。名爲套褲。會到了四月把兄作一雙玫瑰紫的。老二作一雙藕荷色的。老三作一雙油綠的。雇了一輛十三太保時樣紗窗的熟車。大家爭坐車沿。爲的是好拿套褲作臉。把兄說。不公平。咱門拈闊。拈那裏坐那裏。把兄拈中間。老二拈車沿。老三拈車箱。上了車。一搖鞭如飛似水。奔西頂而來。走在熱場人多之處。老二坐車沿盤着腿。露出藕荷色套褲來。得意洋洋。老大坐車中間。現出玫瑰紫套褲來。揚眉吐氣。惟有老三一樣出錢。坐在緊裏頭。又看不見熱鬧。又不能露出套褲來作臉。氣悶已極。對趕車的說。你這紗窗多少錢一塊。趕車的說。八百五十錢一塊。老三說。我賠你八百五十錢。用脚一踹。打紗窗上伸出腿來。大聲呼曰。你們快看油綠套褲。

### 翁嫗向火

老翁好飲。老嫗總不與之飲。一日天寒。老夫婦對面向火。嫗興發動。拉翁行房。翁以天寒不舉答之。嫗曰。有何術能使之舉。翁曰。非飲酒不可。嫗忙與之酒。且令翁上牀飲。屬曰。如舉時先要通知我。翁曰。你那老家伙也宜烤一烤。如烤熱了。也要通知我。翁遂上牀。一味痛飲。瓶已告罄。忽聞嫗語曰。熱了。翁曰。熱了再給我斟一杯。

### 妄自尊大

有妄自尊大。以人王自稱者。縣主不忍不教而誅。拘而誡之曰。宇中有四大。王居其一。汝僭稱王。有殺身之禍。本縣在王字下。與汝添一點。改爲人王。以解人疑。而戒下次。人王唯唯而退。回至家中。尋思良久。說玉字上這一

點。乃縣主所添。豈可置之下部。我今移在王字之上。以示尊崇。於是又以人主自稱。鄉里聞之。無不驚疑。聯名出首。官怒極。拖案下。以謀爲不軌。置之重典。臨刑前三日。寄信家中云。特諭鄉里衆鄉臣。孤家不日見閻君。三日以前見人主。三日以後看寡人。（與剛同音）

### 大騙小騙

都中用大話薰人謂之嘑。東城有一大嘑。西城有一小騙。這一日小騙找大騙。而難之曰。你名大騙。你能騙得動老虎。我拜你爲師。大騙說。這有何難。你不信。我們立刻找老虎去。三人同入深山。來尋虎穴。小嘑說。此處乃虎豹出沒之地。你在此等虎。我上山去。看你如何騙法。大騙卽倚山靠樹而坐。忽見一隻猛虎。咆哮而來。大騙忙回手拔小柳樹一顆。說大話騙之曰。我剛纔吃了一隻豹。沒吃飽。又找補了一隻虎。肉老塞了我的牙。用柳樹作剔牙之狀。老虎一聽。回頭就跑。逃回洞中。遇一猴子。老虎說好利害的人。喫了一虎一豹。在那裏拿柳樹剔牙。我如何敢吃他。還怕他要吃我。猴子說。你也太胆小了。我要同你看一看。到底是一個甚麼人。老虎說。我不放心。你要同去。必須把你拴在我背上。猴子應允。老虎把猴頭拴好。套在背上。猴子騎在老虎身上。來至大騙面前。大騙一見。高聲大罵說。好一個撒謊的猴兒崽子。昨日我捉住你。要當點心吃。你再三哀求。許下今日一早送虎二隻。豹二隻。供我早膳。想不到天已過午。只送了這一隻瘦山貓來。搪塞我。老虎一聽此言。說了不得。我受了猴子騙了。回頭就跑。誰知老虎跑得快。猴子捕下虎來。被樹枝牽挂。虎身上只贖了一個猴頭。老虎逃至洞中。喘息良久。回頭來找猴子。但見繩子上拴著一個猴頭。老虎大驚說。幸虧我跑得快。饒這樣還把猴子下截留下了。

### 送父上學

一人問少爺老與老太爺孰樂。答曰。作老太爺雖樂。比及兒子讀書。做了官。年已衰矣。還是作少爺最樂。老的讀書作官弄錢。都是少爺受用。其人聽罷。急趨而走。追問其故。答曰。趕緊買書。好送家父上學。

### □ 鄉人進城

鄉人進城赴席。在席上看見鹹鴨蛋。怪而問之曰。我們鄉下鴨蛋是淡的。城裏鴨蛋是鹹的。想必是醃鴨子生的。又看見桌圍椅披。嘆曰。都是你們城裏人舒服。連桌椅都是適服的。你看桌子還穿着錦緞背心呢。席散。鄉人來到街前。見一太監。手攜鶴鶉。鄉下人問曰。老太太你這小雞兒。是多少錢買的。太監怒曰。你這小子。既認不得人。又認不得貨。

### □ 鬍子漱口

一人最愛乾淨。一日上街。走在牆下。牆內有婦人撒尿。打陽溝內濺出尿水。濺在那人鞋上。大怒罵曰。是那個混賬東西。濺了我一鞋水。低頭一看。水打陽溝內出來。自想道。這水不知是贓是淨。爬在地下。望陽溝裏一看。喜曰。還好。却不是贓水。是一個鬍子嘴在那裏漱口。

### □ 南北兩謊

南北兩人均慣說謊。彼此企慕。不辭遠路相訪。恰遇中途。各敘寒溫。南人謂北人曰。聞得貴處極冷。不知其冷如何。北人曰。北方冷起來。撒尿都要帶棒兒。一撒就凍。隨凍隨敲。不熱人牆凍在一處。冬天浴堂內洗澡。竟會連

人凍在盆內。南人曰。開浴堂主人何在。答曰。未問浴堂東道主。但見盆內有冰人。北人謂南人曰。聞得尊處極熱。不知其熱如何。南人曰。南方熱起來。將生麵餅貼在牆上。立時就熟。夏日街上有人趕豬。走不甚遠。都成了燒豬。北人曰。豬已如此。人何以堪。答曰。彼豬尙且成燒烤。其人早已化灰塵。

### 大小相錯

一男人陽物甚小。欲娶一陰小者爲妻。然女物之大小。男子何由而知。或告之曰。如有買小尿盆者。其物必不大。其人從之。訪之許久。忽遇一女子。買一極小之尿盆。央媒用重聘娶之。上床後。不意女物之大。迥異乎尋常。夫問曰。尊物如此之大。因何用盆如此之小。婦人曰。我不是用盆撒水。乃用盆舀。一婦人陰戶最大。欲嫁一陽大者爲夫。然男物之大小。女子何由而知。或告之曰。如有買大口夜壺者。其物必不小。女暗服其教。託人徧訪。忽遇一男子買大口夜壺。央媒貼聘嫁之。及雲雨時。誰知男物之小。竟出於意外。婦問之曰。尊具如此之小。爲何用夜壺如此大。夫曰。我不是用夜壺撒尿。我乃用夜壺出恭。

### 豈敢豈敢

禽鳥之鳴。竟有與人言相似者。山鳥呼名林鳩喚婦。雖係物類相感。亦由人心體會而出。一和尚抱一雄雞。一尼僧抱一雌鴨。同船過渡。行至中流。雄雞誤認鴨爲雌雞。上前探毳。探畢。一看不是雞。甚覺抱愧。仰首打鳴曰。得罪娘子了。鴨亦自鳴得意。擺尾緊叫曰。豈敢豈敢。

### 合事老人

一讀書人愛管閑事。人稱之爲合事老人。一富翁家有事。請他排難解紛。恰值大雨。連日不能回家。留宿樓上。寂寞無聊。展轉不能成寐。深悔自己多事。以致受此淒涼。乃吟詩曰。是非只爲多開口。剛說了一句。忽要解手。天黑不便下樓。撕樓窗出具溺之。不意窗外有貓。見了尊具。上前一撲。連忙縮回。乃指陽物而言曰。煩惱皆因強出頭。

### 弟兄兩謊

把弟兄均愛說謊。把兄謂把弟曰。我昨日喫極大的裹餛飩。再沒有比他大的。一百觔麵。八十觔肉。二十觔菜。包了一個煮好了。用八張方桌纔放的下。二十幾個人。四面轉之吃吃。吃了一日一夜。沒吃到一半。正吃的高興。不見了兩個人。徧尋無跡。忽聽煮餛飩肚內有人說話。揭開一看。那兩人鑽在裏頭掏餛飩兒吃呢。你說太不大。把弟說。我昨日吃頂大的肉包子。那纔算得大吃。幾十人吃了三天三夜。沒見着餛飩兒。望裏緊喫。吃出一塊石碑來。上寫離餛飩子。還有三十里。你看大不大。把兄說。你這大包子。用什麼鍋蒸的。把弟說。用的是你下煮餛飩那個鍋。

### 醫莖相爭

一浪子嫖妓犯姦。拿問到官。重責六十八板。打的鮮血淋漓。呻吟痛楚之間。恍惚睡去。夢中聞醫與玉莖爭鬧。醫與玉莖曰。舒服是你。闖禍也是你。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使我受這一場毒打。萬一死了。要拉你去見閻王。審審這件公案。玉莖答曰。我不過到他門前。望一望。是你在後頭。把我一撞。撞了進去。不比你打誰。

### 五花居士

一村翁。力田致富。居家酷慕城中體統。而城中人有名有字。有別號。翁尙未有別號也。心甚恥之。謀之於村學究。究學曰。標題名甫。素所熟習。而別號未之前聞。不得已強擬幾條。呈於邨翁。翁固不識。丁。睨之茫然。舉以示城中秀才。秀才視之。不過是輔君亮臣。哲夫碩士之類。秀才曰。用爲正號尙可。若論別號。皆非也。蓋正號所以適觀。宜有富貴氣象。而別號所以見志。宜有山水風神。秀才亦擬數條。不過是雪軒菊亭。蘭舟杏江之類耳。翁仍猶豫未決。舉兩說以商之。縉紳先生。先生笑曰。鄉間學究。口角俗而不雅。城中秀才。筆墨雅而不奇。以僕視翁。非雅不足以超乎鄰里鄉黨之外。非奇不足以震於庸耳俗目之中。試爲翁擬議之。先生乃凝神壹志。若無當意者。正凭欄徙倚間。突見一花犬搖尾而來。嚙骨置欄杆之隙。以爪相搏。骨落欄外。犬探首入欄杆。字中。嚙骨而去。一觸其機。而先生之神智忽開。犬來助力。而邨翁之別號遂定。題其別號。以花翁大悅。遂自稱爲花居士云。

### 相士言痣

一人令相士相面。相畢問曰。婦人下身有痣好否。相士曰。婦痣在下身。一定作夫人。敢問何人。答曰。嫂嫂。相士詫異曰。尊嫂下身有痣。足下如何知之。答人聽人所說。相士愈詫曰。何人所說。答曰。家父。相士遂笑。問曰。令尊又何以知之。答曰。是內人說的。相士嘆曰。此等人家。亦真可謂難得者矣。

### 上下相同

人之手心。抓而不癢。足心則癢。蓋手心通心氣。心屬火。喜動。故不癢。足心通腎氣。腎屬水。喜靜。故癢。或問之曰。婦人之陰。亦通腎氣。喜動不喜靜。因何亦癢。答曰。婦人之陰。原宜靜。動則癢。生愈動則愈癢。譬如人之口。更宜靜。

不靜則言多。多言則多敗。動靜之理。上下相同。或遂悅然大悟曰。怪得人之簡默不言者。人皆謂之曰。此人甚陰。蓋本於此。

### 老民保養

兩兄弟入遊中散

聖上打江南圍。傳衆老民來見。有兩弟兄年逾百歲。鶴髮童顏。精神矍鑠。上問曰。你二人如此壯健。有何養法。二人俯首不言。上曰。赦以無罪。自管實說。二人對曰。小人別無養法。到晚間我二人同床。互相銜卵而眠。所以如此壯實。上曰。我只是你二人有別樣法。敢情是兩個。唆卵子的老頭子。

### 龜蛇轉生

真武大帝脩煉千餘年。當棄凡入聖之時。曾剖腹投五臟於水中。腸化爲蛇。肚化爲龜。所謂龜蛇二將是也。一日真武謂龜蛇云。你二人隨我多年。勤勞卓著。欲使你二人轉生下界。享受人世之福。以酬昔年辛苦。不知你二人要託生何樣人。享受何等福。烏龜說。我要託生一富貴官。衣食要豐足。珍饈要適口。嬌嬈豔麗之女。任我追歡。生殺予奪之權。由我自主。吾願足矣。又問蛇。蛇曰。全非我之所願。我惟願託生一尾龍睛魚。真武問曰。你本是水族。因何又要託生水族。蛇曰。託生龍睛魚。非爲別故。我要睜着兩隻大眼睛。看這王八小子。要怎麼樣遮騰。怎麼樣享受。

### 土地還願



土地見山神各道貧窮。山神說。何不開門管事。收些香火才好。土地說。這時候像你我這小衙門。不管事也倒罷了。山神不聽。使小鬼作祟往來行人。多有染病。還願者一時香火甚盛。土地鬼卒偶來山神廟前。見桌前遍插高燭。鼎俎滿獻三牲。廟本莊嚴。金身整肅。不勝涎羨之。至回廟見土地。述說山神何等威闊。何等興隆。我們這般清苦。何不尤而效之。小鬼等亦可稍沾重潤。土地說。我若要管事。必須大作威福。弄一分大大香火。若止寸楮辦香。何濟於事。汝等先在本境訪查。如有交好運之人。攝之使來。鬼卒在本境訪查數日。不得其人。土地說。自好越境訪查。小鬼出境。等候良久。見一騎馬人。相貌魁梧。紅光滿面。小鬼遂將此人攝至。土地用瞋睡蟲。使他睡熟。夢中屬曰。我保佑你發財。你要大大還願。其人許唱戲掛袍三牲供獻。許畢醒來。却是一夢。上馬尋大路而回。未及一年。果然貿易致富。路過土地祠。許回家再來還願。土地使小鬼坐索。迷住不放。其人曰。行路人未及製辦香楮。現有銅錢二串。供獻神前。你老人家喜歡喫何物。隨意自買。所許神戲。自好我唱。手執馬鞭。神前舞蹈。唱畢討賞。又將桌上銅錢。拿下。作為賞資。將行路蠟燭。拿出兩枝。點燃。插在小鬼臀上。將賬簿拆開。貼了土地一身。即算掛袍了願。騎馬而去。小鬼見此人已走。握住屁股。訴曰。鬼卒並未得受分文。叫我們無辜坐燭。實在難受。土地說。我本不願管事。都是爾等慫恿弄了我一身債賬。叫我何日才能還清。

### 護月善求

有作客異鄉者。每有人請入席。輒狂啖不已。同席之人甚惡之。因問曰。貴處每逢月食。如何護月。答曰。官穿公服。聚僚屬設壇擊鼓。俟其吐出始散。其人亦問同席者曰。貴鄉小相同否。答曰。敝處不然。只是善求問。如何求法。答曰。合掌稽首。對黑月而言曰。阿彌陀佛。你老人家太吃的利害了。省之點吃。留點與人看看罷。

### 偷肉偷油

一廚子往一富家治酒。偷肉藏在帽內。適爲主人窺見。有意使他拜揖。好使帽內肉跌於地下。乃對廚子曰。連日辛苦。我作揖奉謝。廚子知主人已覺。恐肉跌出。對主人曰。萬不敢當。主人拜揖。小人在這裏跪下了。廚子偷油。煉好灌在腸內。趁腸未熟。圍在腰間。用衣遮蓋。忙忙來至二門。恰遇新姑娘回門走進。腸已透熱。自好挨着疼。躲在一旁。姑奶奶一見太太。眼中落淚。太太見了姑娘。起心裏心疼。說我的心肝。你疼死我了。廚子在旁應之曰。我的大腸。你燙死我了。

### 夫妻頂嘴

小兩口吵嘴。隔壁老太太來勸說。你兩夫婦因何吵鬧。婦人說。我們當家的。實在沒良心。人家變着方法服侍他。他總說我不肯服侍。男人說。老太太不要聽他的話。自娶了他進門。服侍我的時候很少。他高興了。倒教我服侍他。婦人着急曰。我怎麼不服侍你。人家作月子一個月工夫。你倒幹了我二十九回屁股。你還說人家不服侍你呢。

### 魁星教讀

孫猴皈依佛教。猶在菩薩面前跳躍。菩薩戒之曰。你動而不靜。坐而不甯。如何修性。必須先讀書。方能變化氣質。菩薩商之於地藏菩薩。地藏王說。文昌學問甚好。何不延請。菩薩來拜文昌。求其受教。文昌說。我如何有這工

夫我薦前院魁星。他面目猙獰。學生必怕。終日把筆。書法必高。菩薩甚喜。卽求文昌請魁星上館。菩薩乃是茹素。魁星總要吃葷。又加之先生最喜跳躍。猴子見先生躍跳。更加躍跳。上行下效。終日跳躍不休。菩薩乃清淨佛地。見鬧得利害。請原薦王來講禮說。你二位薦的好先生。性情乖張。舉趾輕佻。教的徒弟益發好動了。文昌地藏一聞此言。大怒說。我們薦先生是好意。你倒派我們不是。大家爭執不休。一同上天來謁玉帝。帝見五位而責之曰。地藏王你終日與鬼打交道。渾渾沉沉。焉知請先生之事。文昌終日講陰騭。講道學。亦非薦先生之人。菩薩茹素。日食黃齋淡飯。豈是供先生之饌。魁星一手拿銀。一足踏地。終日打把式。那知教書之禮。孫猴心猿難鎖。稟性張狂。斷非讀書之輩。汝五位不要曉舌。各歸本位去罷。

### 送行笑話

一人最會說笑話。人人見了。總要他說。這日將要遠行。衆人都來公送。臨上轎。衆人攔住。要他說了笑話。方准起身。他說有一個姑娘。在臨街樓房居住。樓下有一尿池。往來人都來此處小便。姑娘在樓上偷看撒水那話。一用紙照樣畫出。用剪裁下。另藏一處。樓上住久。畫樣甚多。常常檢出把玩。這一天婆家來娶。臨上轎。將紙樣一火焚之。洒淚祝曰。從今長別。不勞你們諸位遠送。

### 蜂雀結拜

麻雀蜜蜂與蜘蛛拜把子。蜘蛛大哥。麻雀老二。蜜蜂老三。這一天蜘蛛請麻雀蜜蜂同來赴宴。酒席設在蜘蛛網上。蜘蛛吐絲繞毫。把兩兄弟纏住要吃。麻雀說。你是把兄。那有吃把弟之理。蜘蛛說。如今拜把子。不爲吃還不

拜你。麻雀說。你別吃我。我打食與你吃。蜜蜂說。你也別吃我。我唱崑腔與你聽。蛛蜘蛛念結拜之情。放了麻雀。把他去打食。放了蜜蜂。叫他唱崑腔。正唱的高興。忽然來了一個大牛蜂。被蛛蜘蛛繞住。蛛蜘蛛上來想吃。被牛蜂一鉤子。螫在肚子上。一個筋斗滾下去了。麻雀打食回來。不見了蛛蜘蛛。問蜜蜂。大把兄那裏去了。蜜蜂說。你走後。我口唱崑腔。來了一個穿黃馬褂子的朋友。在把兄肚上一髻鬚。玩了一個翻筋斗。滾在地下。摔了一個攤場倒壞。

### 要打就罵

家眷下店。姑娘到後院解手。見後槽兩個驢。一個起客。一個放勝。在那裏逐趕。店家忙來吆喝。姑娘問曰。這兩個在那裏做什麼。店家諱言之曰。一個在那裏罵。一個在那裏要打。姑娘說。你來哄我。打量我不曉得呀。店家說。我不敢明言。你因何出口傷人。姑娘說。我罵了你。你便怎麼樣。商家說。你真罵我。我就要打你了。

### 鬚鬚過人

一老爺最愛惜鬚鬚。頻頻使了鬢梳洗。了鬢年紀日見其大。老爺鬚鬚日見其白。遂命了鬢檢白的拔去了。鬢說。這鬚鬚白多黑少。莫若去黑留白。倒覺好看。連拔幾根。老爺便將拔下鬚鬚。用紙包好。交了鬢收存。了鬢說。這鬚鬚有何好處。如此珍重。老爺說。這鬚鬚怎麼不好了。鬢說。這鬚鬚最愛過人。

### 陶人生子

一陶人家小康而無子。常捨烏盆以濟人用。後果生子。因捨盆而生。即名之曰盆兒。過數年。又生一子。分娩時。

有人買盆種花。要打眼兒。卽名之曰眼兒逾歲。盆兒天亡。陶人痛哭不止。鄰人勸之曰。你何必哭。慢慢熬之罷。熬的你那眼兒。有盆兒那麼大。就好了。

### 罕譬奇喻

一老二少。三人同行。共宿逆店。飯後閑談。此少謂彼少曰。我把你好有一比。彼少曰。比作何來。彼少曰。你好比我的女人。彼少大駭。問此話從何說起。此少曰。我與你同店共宿。燈下談心。頗不寂寞。與在家無異。豈不是與我女人一般。彼少曰。我把你也有一比。好比一個驢。此少曰。比比太覺不倫。彼少曰。我與你結伴同行。一路攜手言歡。到店中竟不覺疲倦。豈不是與驢一樣。二少謂老翁曰。我二人把你也有一比。把你比作烏龜。老翁笑曰。你二位因何有此妙喻。二少曰。龜爲卜。我等少不更事。時時請教於你。猶如問卜決疑一般。你與烏龜何異。老翁說。我把你二人也有一比。二少曰。如何比老翁曰。好比我兩個兒子。二少說。比的太豈有此理。老翁說。若論我的年紀。比起來。已經甚像了。要論你二位這談吐。竟把老人家比作烏龜。你二人。豈不是兩個龜兒子。

### 這就難了

有兩人最相好。一年老。一年少。老者見少者清秀可愛。甚涎羨之。心雖動而口不敢言。然情不自禁。遂謂少年曰。我有一句話。要對你說。又不好開口。少年云。如此相契。自管請說。老者云。我要說了。你可莫惱我。我要頑你一下。少年云。這話從那裏說起。如何使得。老者又云。那麼你頑我一下。少年云。這更使不得。老者云。這就難了。

### 富翁求鬚

一富翁妻財子祿皆有。惟鬚鬚一根也無。或告之曰。拜北斗可以長鬚。富翁朝夕禮拜甚虔。夢斗姥告之曰。爾應有一部好鬚。所以不長之故。爾速到某相士處問之。富翁如其言。來訪相士。相士見而異之曰。細相尊容。原宜有鬚。已久大萌。遏於內。如錐處囊中。具不能脫穎而出者。臉皮太厚之故耳。富翁曰。眉生臉上。因何又有毛生。身下爲何孔多。上下兩歧。請問其故。相士曰。論其下。你溝子最深。溝深多茂草。論其上。你眼皮太淺。皮淺易生毛。

### 老翁四要

一老翁年過花甲。猶欲娶妾。友人勸之曰。老兄年逾耳順。精力漸衰。何必作此有名無實之事。老翁不悅曰。我老當益壯。汝何以知我有名無實。我偏要名實兼而有之。友曰。既要納寵。未識要何等人。翁曰。我不要嬌嬈幼女。只要平常少婦。一要體胖。二要拳大。三要指尖。四要有七。入個月身孕。友曰。老兄所要。令人不解。翁曰。六十非人不暖。體胖好給我發被。拳大好與我搥腿。指尖好與我搔背。要七八個月身孕者。萬一我一時高興。恐那話疲軟不舉。好教他底下伸出小手兒來望裏拉。

### 何至如此

把弟兄一路同行。夜深投宿。因店房住滿。惟樓房一間可住。此樓正在店東臥房之上。向不住人。亦無床鋪。天氣炎熱。二人裸體就樓板而眠。二鼓以後。忽聽樓下有聲。把兄爬起。見樓板有一孔。望下偷看。見是店東小夫婦交媾。看到高興之時。欲叫把弟同看。又不好出聲。只好招之以手。把弟見把兄赤條條爬在樓板上。用手相招。誤會其有聲風也。上前將那話押入簷內。把兄被窘大怒。赤身躍起。且呼且罵曰。我叫你來看人。誰叫你來頑我。正

在吵鬧。店東聞之。上樓勸曰。你二位都是好朋友。何必吵鬧。瞧我罷。把兄說。你還說。瞧你呢。要不是因爲瞧你。把弟何敢如此。我又何至如此。

### 荔裳善謔

宋荔裳先生。少負異才。生平善謔。都中有一市僧。本驟馬牙販。因善於趨附。遂成巨富。一日大啓堂構。落成。燕客。壁間處處有孔。尙未封塞。客疑而問之。答曰。此手脚眼也。蓋匠役上屋。留置手足之處。荔裳在坐。譁然曰。主人翁有妙對矣。客問何對。答曰。手脚眼恰對頭口牙。滿座絕倒。又有一人居旗藉。嘗狎一婦。恣意留戀。而吝於資給。婦却之不能。恨之切齒。強與交歡。齧其舌。急走赴衙喊冤。此人抱病幾絕。半刻方蘇。聞知婦已往。惻矣。策馬急追。意在調停。中途不及而還。荔裳聞而笑曰。駟不及舌。此之謂也。新語流傳。爲一時佳話。

### 龜蛇結拜

烏龜與長蟲結拜。龜爲兄。蛇爲弟。把兄引把弟拜見把嫂。誰知龜喜與蛇交。把弟見了把嫂。眉來眼去。彼此傳情。把兄一見。忙撒龜尿。將把弟圍住。蛇畏其尿。不敢出其圈。把兄乃放心而去。把嫂見烏龜已走。潛將把弟背出圈外。與之交。交畢仍置圈中。烏龜回見。蛇尙在圈內。甚覺得意。乃自誇曰。若不是我把長老二裝在圈子裏。我這實缺烏龜。早加王八銜了。

### 水族過年

水晶宮水族過年。同吃年酒。大家行令。都要說恭而有禮之語。更要切自己名姓。於是大家讓鯉魚上座。鯉魚說。不敢當。我這裏還禮了。又讓金魚。金魚說。我這裏請金安了。又讓鮎魚。鮎魚說。我這裏叩年喜了。又讓鯊魚。鯊魚說。我這裏磕響頭了。又讓萬魚。萬魚說。我這裏道萬福了。又讓泥鳅。泥鳅說。我這裏泥首了。又讓螃蟹。螃蟹說。我這裏旁侍了。又讓長蟲。長蟲說。我這裏長跪了。又讓團魚。團魚一時說不出。想了半天。望衆人大笑曰。我只好在這裏團拜了。

### 物大物小

兩夫妻。夫之物極小。妻之物甚大。每行事。夫將陽物放入。惟恐顧此失彼。乃上之下之。左之右之。四面衝突。雖已竭生平之力。猶未博半時之歡。夫問妻曰。貴花封幅員遼闊。予小心肆應多疏。不知娘子有點知覺否。妻曰。却未見絲毫動靜。但覺得那西北角上稍覺鬆動。那東南角上。你尙能極功鑽研。雖未能一律通暢。則微勞足錄。亦可死於薦剡矣。

### 傻子赴席

有一傻女婿。丈人請他赴席。妻囑之曰。你到我家。話要少說。無論何物。總以古字稱之。既不出醜。而且典雅。傻婿唯唯。來至丈人家中。坐下一言不發。丈人讓茶。傻婿一見茶碗。說好一個古碗。又喫飯上菜。看見菜盤。說好一個古盤。丈人大喜。說女婿不傻。丈母出來讓酒。現懷臨月身孕。蟠蟠大腹。傻婿一見。說好一個古肚。丈人出外解手。隔窗看見丈人那話。說好一個古槌。



## 瞎子吃魚

衆瞎子打平夥吃魚。錢少魚小。魚少人多。只好用大鍋攪湯。大家嘗嘗鮮味而已。瞎子沒喫過魚。活的就往鍋裏扔。小魚棚在鍋外。而衆瞎不知也。大家圍在鍋前。齊聲讚曰。好鮮湯。好鮮湯。誰知那魚在地下。蹦在瞎子脚上。呼曰。魚沒在鍋內。衆瞎嘆曰。阿彌陀佛。虧得魚在鍋外。若在鍋內。大家都要鮮死了。

## 馱子成家

一馱子成家日久。不知交合。婦人抱之使上。導之使入。馱子又驚又喜曰。想不到我這東西。竟會攢在她肚子裏去。亂幹之下。到了吃緊之際。馱子大叫曰。雀兒要撒尿。趕緊拔出。一看大驚。說了不得了。他的肚子底下。被我戳了一個窟窿。定有性命之憂。匆匆出門。見一皮匠。求其連連縫好。皮匠知其馱。遂與婦私事畢。對馱子曰。縫好了。快去看。馱子來至房中。一看大罵說。我教你用針線縫。誰教你用槩子給他糊上了。

## 懼內啣骨

把兄把弟隔牆鄰居。把兄懼內。把弟盡知。而欲勸之。謂把兄曰。把嫂持家甚嚴。有威可畏。吾兄能不望而生畏。把兄說。你還說呢。因爲你不給現銀。你嫂子所以生氣了。叫我把骨頭一塊一塊。啣在你院裏來。還要與我算賬呢。把弟說。你不是說不怕嗎。這樣婦人。如此可惡。若是叫我一句話。還未說完。把弟婦人在房中大呼曰。叫你要怎麼樣。把弟說。若是教我。我兩塊兩塊的啣。

10157958

笑林廣記



一四〇

中華民國玖拾叁年捌月拾玖日購買  
 民國93年度  
 教育部補助

飛仙天豹 昭君反和 薛公初二三集 濟活佛觀續 薛古奇觀續 薛仁貴征 彭度公山征 新紅樓 正虎遊江 五虎平 十五家掃 羅家二掃 楊龍妖 飛龍妖 平妖 蘇零小 斷花零小 蘭花零小 白水花零小 閩石花零小 說花零小 小說花零小 梅英雄佳 小英雄佳 金月再走 雲陽 慈金 國傳記史傳唐話丹緣夢記集傳傳將北樓南西南夢梅案西東集集唐喬

新式標點

# 笑林廣記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版權  
所有

二四年四月再版

原校出批 著閱版發 者者者所 程沈 世耀 爵楣 大達 圖書 供應 社 廣東路一百廿一號

本社出版 各種標點 書籍，原 託廣益書 局經售。 猥蒙 讀者嘉許， 訂購日衆， 茲爲發 展營業， 另闢本社 批發所於 廣東路一 百廿一號 • 力圖檢 配迅速， 益臻供應 完善。如 荷惠顧， 竭誠歡 迎！

國家圖書館



002855307

